

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电子版)

(笺图)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

⑪

法国卷 (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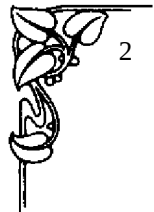
学苑音像出版社·2002 年



巴黎公社诗歌

葛莱蒙	(2)
浴血的一周	(2)
米雪尔	(6)
革命失败	(7)
欧仁·鲍狄埃	(8)
芦笛	(10)
鲍狄埃传略	(13)
国际歌	(17)
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	(21)
公社没有覆亡!	(23)
一八七一年流亡者之歌	(28)
培养一代新人	(30)
茹尔·瓦莱斯	(32)
铁匠的梦	(35)
十万大军	(38)
前进! 工人阶级	(40)
控诉和争取权利	(42)
阶级的选票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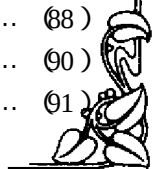




法兰西帕纳斯诗派

帕纳斯派诗歌概况	(45)
勒孔特·德·李勒	(46)
科佩	(48)
苏利—普吕多姆	(49)
埃雷迪亚	(51)
苏利·普吕多姆	(52)
致读者	(52)
灵感	(53)
疯女	(54)
献词	(55)
达娜伊特	(56)
伤口	(56)
命运	(57)
他们去哪?	(58)
救世的艺术	(59)
墓地	(59)
大胆的虔诚	(60)
祈祷	(61)
好死	(62)
大熊星座	(62)
消失的喊声	(63)
皆有或全无	(64)
搏斗	(65)
好人	(66)

迟疑	(67)
忏悔	(67)
两种眩晕	(68)
疑惑	(69)
坟墓	(70)
致康德	(70)
遥远的生活	(71)
翅膀	(72)
最后的假期	(73)
梦的真相	(73)
故乡	(74)
梦	(75)
世界之轴	(76)
轮	(76)
秋的悲哀	(77)
在深渊里	(78)
前进！	(79)
逼真如实的画	(80)
裸露的世界	(80)
约会	(81)
最初的孤独	(82)
十四行诗	(84)
爱的衰亡	(85)
大路	(86)
华尔兹	(88)
天鹅	(90)
大地与孩子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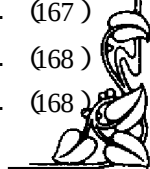
不幸的情感	93)
插条	93)
迟疑	95)
流放	96)
丑姑娘	97)
妒春	98)
三色堇	100)
竖琴与手指	101)
三月	102)
罚下地狱	104)
大海	107)
树林的夜与静	109)
鸽子与百合	109)
寻欢作乐的人们	111)
内心搏斗	114)
叹息	115)
暮年	116)
弥留之际	118)
遥远	120)
祈祷书	121)
老屋	123)
灵与肉	126)

法国象征派诗歌

象征派诗歌概况	(129)
象征派的前驱与同路人	(132)
魏尔兰	(134)
兰波	(139)
马拉梅	(145)
其他与象征派有关的诗人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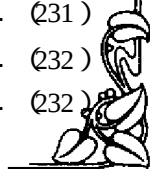
法国现当代诗歌

<i>保尔- 让·图莱</i>	(159)
自从你的日子	(159)
你从震旦回来	(160)
<i>弗朗西斯·雅姆</i>	(161)
和驴子一起去乐园的祈祷	(161)
太阳使井水	(163)
从前我爱过	(163)
<i>保尔·克洛岱尔</i>	(164)
谣曲	(165)
跋词	(166)
我在这儿	(167)
<i>瓦雷里</i>	(168)
圆柱之歌	(168)



致悬铃木——写给安德烈·丰丹纳	(172)
蛇(选译)	(176)
夏尔·佩吉	(183)
夏娃	(183)
巴黎双桨战船	(187)
马克斯·雅各布	(187)
磨房的轮子	(188)
法尔格	(188)
苍白的时刻	(189)
跋语	(190)
阿波里奈	(191)
米拉博桥	(191)
猎角	(192)
旋转的蝇群	(193)
地带	(194)
瓦莱里·拉尔博	(201)
颂歌	(201)
卡特琳·波兹	(203)
最崇高的爱	(203)
沙尔蒙	(204)
奥瓦奴拉相信	(205)
天真的屠杀	(206)
苏佩维埃尔	(206)
濒危低语	(207)
烛焰	(207)
这海的喧哗	(208)

林中	Q09)
圣琼·拜斯	Q09)
颂词	Q09)
皮埃尔·勒韦迪	Q13)
一切都是黑暗	Q13)
观看演出	Q14)
面孔溶解在水里	Q15)
暖气设备	Q16)
超脱	Q17)
花市岸边	Q18)
艾品雅	Q19)
在一个新的夜晚	Q19)
人们不能	Q19)
头对着墙	Q20)
公正	Q22)
阿拉贡	Q23)
1940 年的理查二世	Q23)
自由区	Q25)
雅克·普雷维尔	Q26)
巴尔巴娜	Q26)
罗伯尔·德斯诺斯	Q29)
不 爱没有死	Q29)
风景	Q31)
最后的诗	Q31)
弗朗西斯·蓬热	Q32)
树干	Q32)





勒内·夏尔	Q33)
索尔格	Q33)
还给他们	Q34)
安德烈·弗雷诺	Q35)
友爱	Q35)
拉图尔迪潘	Q36)
洗衣女人	Q36)
伊夫·博纳弗瓦	Q38)
这儿是祖国的地方	Q38)
战场	Q39)
I	Q39)
让和让娜	Q40)
雅克·迪潘	Q41)
埃及女人	Q41)
骨灰瓮	Q41)
让·马拉克	Q42)
塞纳河畔的巴黎	Q42)

巴黎公社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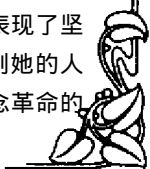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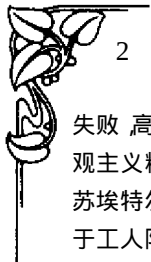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1871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于3月18日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诗歌就是公社参加者在巴黎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中以及在后来流放和囚禁中所写的诗歌。它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产物。

普法战争后期，法国人民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的诗歌，反对卖国政府与普鲁士妥协。但是由于参加这一斗争的人，除工人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左翼共和主义者，因而这些诗歌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不少诗人对阶级合作抱有幻想，对前途缺乏信心。只有一些先进分子才意识到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号召德法两国人民一致奋起，共同反对两国政府互相勾结企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阴谋。（如路易治·米雪尔：《和平示威》，拉叔赛：《我们要兄弟般友好》）

巴黎公社诗歌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创作的。在七十二天当中，许多诗人都担负着军事或政治任务，很少有时间创作，至多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和诗歌。这些诗歌大多数印成传单，在工人俱乐部中朗诵，在街头巷尾歌咏，在战壕或街垒里合唱。不少诗人在公社失败前“浴血的一周”的巷战中牺牲了。这些诗歌密切结合当时的革命实际，和公社一起战斗着。公社失败后，鲍狄埃立即写下了不朽的《国际歌》，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教训，替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未来的道路，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让·巴底斯特·葛莱蒙写了他的优秀诗作《浴血的一周》，指出反动统治阶级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长久，全体劳动人民即将起来反抗。

当社员们在狱中和流亡的时期，诗歌较以前更为发达。尽管有扫射的机枪，有凌辱、刑罚和饥饿，诗歌到处仍在茁长，充满了烈火般的热情，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例如女战士路易治·米雪尔在法庭上叱责了审判她的人之后，还写了《首都凡尔赛》、《革命失败》等诗继续抨击资产阶级，悼念革命的





失败,高呼复仇日子的来到。一些流放或流亡的革命者仍然保持着勇敢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在诗歌中回忆公社的日子,展望将来的胜利(如奥里维埃·苏埃特尔:《复活的巴黎公社》;欧仁·鲍狄埃:《巴黎公社走过这条路》等)。由于工人阶级不断的斗争,1880年反动政府终于宣布大赦,社员们回到祖国,决心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他们宣扬巴黎公社的精神和功绩,为公社辩护,驳斥资产阶级无耻的诽谤。公社的诗歌又兴盛起来,并广泛地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表现了巨大的号召力。老战士之外,又涌现了新的诗人,他们吸取了公社的血的教训,更清楚地看出历史的前进方向,战斗也更坚决了。鲍狄埃在1884年流放归来所写的《起义者》,就把科学的革命理论比作天边升起红日,继续号召以暴力彻底消灭剥削者。

巴黎公社诗歌继承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民主革命诗歌的传统,是法国无产阶级文学萌芽时期的产物。它的特色是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彻底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尽管不免带有新生事物常有的一些缺点——如有些作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缺乏了解,受到某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对“自由”的理解不很正确等,但巴黎公社诗歌的主流始终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革命文学。

葛 莱 蒙

让·巴底斯特·葛莱蒙(1836—1903)是巴黎公社委员。早年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曾因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攻击帝国,而被捕入狱。巴黎公社运动使他对阶级斗争有了明确的认识。公社失败后,他逃往英国,1880年归国,加入工人党,领导工会和社会主义活动。他以宣传家和演说家的才能著称。他的《歌曲集》发表于1885年。

○浴血的一周

献给1871年的烈士

曲调采用比埃尔·杜彭的《农民歌》



除了特务和宪兵，
路上不见别的，
只见伤心泪落的老人，
寡妇与孤儿。
巴黎分泌出苦难穷困，
连幸福的人也都战战兢兢，
一来就送军事法庭，
街道上满是血腥。

是的，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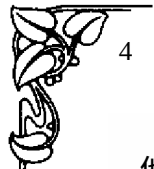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先前的市政厅的报纸，
盗贼与光棍，
侥幸的暴发户，
马屁精，获得奖章的功臣，
交易所里的人 和马路上的流氓，
下贱女人的汉子，
他们在战败者的尸体上，
象一堆虫子似的蠕行。

是的，然而……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他们逮捕,他们锁,他们枪杀,
所有的随便抓来的人:
女儿旁边的母亲,
老人怀里的小孩。
君主帝皇的走狗,
黑店里的所有的无赖,
他们的恐怖行为
替代了红旗的惩罚。

是的,然而……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把我们交给了教士,
交给了马克·麻翁·杜邦罗^①,
圣水将会到处洒,
捐助箱里装满银钱。
圣·欧斯达雪教堂和歌剧院,
明天起,欢欢喜喜,
重新展开比赛,
可是监牢里又要多关几个罪犯。

是的,然而……

这不会长久,

① 杜邦罗是奥尔良的主教,巴黎公社前后的极端反动的角色。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明天，漂亮而轻薄的姑娘，
华美的郊区妇女，
将把后膛枪和铜鼓，
挂在她们颈项上。
一切都配成三色，
当天的食菜和丝带，
而英雄潘多尔，
却叫人枪杀我们的小孩。

是的，然而……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明天，那些警察
在行人道上又活跃了，
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他们把手枪斜挂在肋下。
没有面包，没有工作，没有武器，
我们还要受这帮人统治：
那些特务和宪兵，
那些人民屠杀者和教士。

是的，然而……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难道人民永远摆不脱
接连不断的贫困？……
到什么时候穷兵黩武的人
他们还占上风？……
到什么时候那个神圣的集团
还把我们当作下贱的牲口？……
到什么时候才成立
正义和劳动的共和国？……
是的，然而……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沈宝基译)

米 雪 尔

路易丝·米雪尔(1830—1905)是巴黎公社杰出的女战士。她曾被流放到新喀利多尼亚岛上共八年之久，回国后继续斗争，又坐过几次牢。米雪尔著作很多，在诗歌、小说(如《人类的细菌》)、散文(如《回忆录》)等方面都做出一定的贡献。她的诗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她虽然没有能了解阶级斗争的全部意义，但是热爱人民，热爱工人阶级，热爱工人阶级领导的巴黎公社。

○革命失败

1871年作出凡尔赛监狱中

我们要回来的，浩浩荡荡的人群，
我们要来的，在四面八方的路上行走，
从阴影中走出来的复仇的幽灵，
我们要回来的，手紧握着手！

一切都完了！坚强的人，勇敢的人，
呀，我的朋友！他们都倒下了！
那些奴隶，那些叛徒们
和卑鄙的人已经在爬了！

呀，我的心爱者！呀，共和国！
为了你，人们流过多少血！
唱着爱国的歌曲，
死得多么痛快！

是的，我们要回来的！呀，兄弟们！
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我们要回来的！
在红色的旗帜下面
到处践踏暴君！

好象镰刀下面的草，
群众和战士都倒下了；
但是以后我们胜利的时候，



一千条生命才换上我们一条！

呀！我们报仇的日子什么时候到来？

你们，罪大恶极而心中害怕，
不高明的白色恐怖的制造者，
那时候，呸，你们安静地睡吧！

(沈宝基译)

欧仁·鲍狄埃

鲍狄埃(1816—1887)于一八一六年十月四日生在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十三岁开始在他父亲的包装作坊里当学徒。他从小热爱贝朗瑞等人的民众歌谣，自学诗律，常去工人聚集的“饮酒诗社”咏唱自己的作品。

一八三〇年七月，巴黎人民奋起推翻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少年鲍狄埃在起义者攻占卢浮宫时攀到高处，在枪弹的呼啸声中高唱他的革命歌谣《自由万岁》。而后，他作为一个绘制印花布图样的技工，相继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六月的巴黎工人起义以及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抵抗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斗争。作用诗歌宣传巴贝夫和傅立叶等人的思想，并鞭笞了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也非常憎恨剥削阶级称霸的本性，他的笔象匕首，锋芒直指欧洲“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沙皇”，在声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中作了长期的努力。

一八七一年春天，鲍狄埃冲破资本主义的牢笼，投入巴黎公社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去迎接人类黎明的曙光：

‘劳动者、诗人和画工，
我投身那火热的斗争，
要创造新世界，
为人类开辟美好的前程。’

那时，鲍狄埃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巴黎公社的委员，他并和画家库尔贝等一起领导了“巴黎美术家联合会”，亲自为该联合会起草了章程，为发展公社的革命文艺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八七一年五月下旬,梯也尔卷土重来,向巴黎猛扑,鲍狄埃参加了激烈的街垒战,最后退守第十一区,在那里跟瓦尔兰、费烈、德勒克品兹等公社委员一起,坚持度过了战斗的最后几天。巴黎公社淹没在血泊中,但是就在凡尔赛匪帮野蛮屠杀公社社员的时候,鲍狄埃在蒙马特尔的一座残破的阁楼里,透过弥漫的硝烟,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慷慨激昂地写出了气势磅礴,震撼世界的《国际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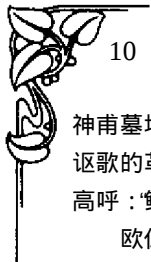
‘要扫荡一切旧制度，
起来，起来，奴隶们！
社会将要改变基础，
让贱民做天下的主人！’

《国际歌》是献给‘国际工人协会’的，是为了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总结巴黎公社伟大革命实践而作的。这是一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争取共产主义明天的响彻云霄的战歌，也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反霸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史诗。在这首诗的第五节里，鲍狄埃强烈谴责列强争霸的帝国主义战争。他号召被驱送战场的各国士兵掉转枪口，“齐向暴君宣战”，向那些“吃人生番”开火，明确提出了反霸的革命思想。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征服是最丑恶的盗窃，征服者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受他们民族的压迫，乃是最卑鄙的勒索。我希望国籍总有一天会在各族人民的公社里消失，但是，只要国籍存在，各国的独立就是不容剥夺的权利，想用武力来取消它，那是莫大的罪恶。”

鲍狄埃生前已经出版了他的《少年诗神》、《工场歌集》、《社会经济诗》、《狂人辨》、《革命歌集》、《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和《巴黎公社》等多部作品，在当时的法国文艺界，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声望，但他始终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总把自己比作一支“芦笛”，蔑视那吃人妖魔喧嚣的铜锣。他创作诗歌是为了传播真理，“撕碎那些虚伪的纸神祇”，而绝不指望被资产阶级捧为“文坛的圣贤”，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他宁做“陋巷里的传单”，因为那才是一篇“伟大节日的宣言”。

鲍狄埃一生“始终缺少面包和时间”，他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六日，巴黎劳动群众沉痛地把他的骨灰送往掩埋公社英烈的拉雪兹





神甫墓地。送葬途中,资产阶级当局派警察野蛮镇压,妄图夺取鲍狄埃终生讴歌的革命红旗。悲愤的群众同资产阶级的鹰犬展开激烈搏斗,千万人奋臂高呼:“鲍狄埃万岁!”声震整个巴黎。

欧仁·鲍狄埃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在巴黎公社英勇的战斗中用满腔热血写出的《国际歌》,已由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埃尔·狄盖特谱曲,那动人心弦的音符已传遍了五洲四海,多少年来激励着全世界广大的无产者,鼓励着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仁·鲍狄埃“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芦笛

调寄《芦笛哟,芦笛!》

我此刻的变化
多么奇异,
失却诗人的形体,
成了简单的乐器。
哪还有硕大的肚腹?
我瘦得这么纤细!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我愿赴那光荣的盛宴,
不顾豪强的鄙夷,
谁送我去聚拢游人,
在那热闹的市集?



我将为欢乐的歌舞
奏出活泼的旋律。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谦卑而又忠实的芦笛，
奏出我思想的新鲜气息。
若是竖琴和长号，我的信仰
难道能表达得这样明晰？

让那吃人的妖魔
去听那短号或铜锣。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噢！飞翔的诗神，请耐心，
听一听我这庶民的谣曲。

虽然我卑微的歌喉
声音总是那么尖细，
但即使得服终身苦役，
累死在水上监狱，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既然我有这样的遭遇，
放呀，给我的吹孔放上
振颤的葱膜——

这神灵从仙界落地。
我们将要成百地撕碎
那些虚伪的纸神祇。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万有引力的定律
——宇宙和谐的奥秘，
你呀，这缠绕芦管的箴言^①，
要贯穿在我的诗句里，
发出爆破的轰鸣，
震荡在穷苦人的耳际^②。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① 芦笛的管上一般都缠有纸带，上面写着箴言。

② 英国科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天体运行的理论。傅立叶自称是政治范畴的牛顿，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普遍统一论》，预言人类将会象宇宙受万有引力支配那样，进入一个和谐的新世界。鲍狄埃在此谈及的正是傅立叶的这种社会主义理想。

笛！ 笛！

你们——工场和田野的劳苦大众，
你们——被剥夺一切的阶级，
来呀！用不着什么邀请，
卑贱者应受到最高的礼遇^①。
来呀！拉撒路^② 和不幸的撒玛利亚妇女^③，
还有你，皈依宗教的强盗^④，也来听我这支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一八四八年

〇鲍鲍传略^⑤

调寄《朱朱歌》^⑥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据《圣经》所载，耶稣认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富人难入天国，而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易进乐园。根据此说，鲍狄埃最欢迎卑贱者来听他吟唱诗歌。

② 拉撒路系《圣经》中一个饿死在富人门坎上的乞丐。

③ 撒玛利亚是古巴勒斯坦中部一个地区。《圣经》上记载。犹太人歧视这个地区的人，不跟他们来往，但耶稣途经这里时，曾到井旁向一位撒玛利亚妇女要水喝，并明确称自己是基督。

④ 《圣经》上说，耶稣跟两个强盗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其中一个强盗死前皈依宗教。

⑤ “鲍鲍”是人民对鲍狄埃的亲昵称呼，又是“人民诗人”（poète populaire）的缩写（po-po）具有双重含义。《鲍鲍传略》是鲍狄埃的真实传略，他在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提到该诗概述了他一生的主要方面。这首诗写于一八七〇年，表达了鲍狄埃当时准备迎接革命风暴的急切心情。不久，在大地萌动的一八七一年春天，他的满腔热血都沸腾起来，投入了巴黎公社“冲天”的战斗。

⑥ 《朱朱歌》，法国民谣。



“鲍鲍！”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
没有丝毫的嘲笑。

“鲍鲍！”倘若他成为诗豪，
一定会采纳这个徽号，
欣然把它绣在帽上，
引为无上的荣耀。

瞧那鲍鲍，年迈的鲍鲍，
瞧那鲍鲍，诗人鲍老！

昔日那包装台旁的顽童，
耽于幻想，迟钝，又爱睡觉，
还是在萌芽状态，
恰如一块待雕的粗料。
他有时咀嚼着木屑，
终日悠悠而又心焦，

瞧那鲍鲍，年迈的鲍鲍，
瞧那鲍鲍，诗人鲍老！

他开始创作歌谣，
心似怒火冲天烧。
笔锋如矢，
胜似刺猬抗暴。
他总是呕心沥血，
激荡诗的狂飙！

瞧那鲍鲍，年迈的鲍鲍，
瞧那鲍鲍，诗人鲍老！

他虽靠绘画生活，
但从不墨守俗套，
他用松软的炭头勾勒时装图案，
展现出天方^①的风貌。
他那神异的想象，
冲破传统美学的教条。



瞧那鲍鲍，年迈的鲍鲍，
瞧那鲍鲍，诗人鲍老！

在大地萌动的美丽春天，
连沼泽里也歌声如潮。
他象被囚禁的野人咬破牢笼，
奔回大自然的怀抱。
他宛如云雀在麦海欢跃，
又跟着牧群在草原腾蹈。

瞧那鲍鲍，年迈的鲍鲍，
瞧那鲍鲍，诗人鲍老！

他具有那般坚定的信念，
许多人以为他真已疯癫。
每到征途的转角，
都有人向他惊呼：“当心！”
但他从不畏惧任何艰险，
高举红旗奋勇向前^②。

① 指阿拉伯花纹。因我国过去称阿拉伯半岛为“天方”。

② 鲍狄埃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和一八五一年巴黎人民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斗争。



瞧那鲍鲍 年迈的鲍鲍，
瞧那鲍鲍 诗人鲍老！

他无法无天，
藐视文坛的圣贤。
他宁做陋巷里的传单，
贴到残缺的墙垣，
因为他确信这是一篇
伟大节日的宣言。

瞧那鲍鲍 年迈的鲍鲍，
瞧那鲍鲍 诗人鲍老！

苍穹是他唯一的经典，
皓月是他心灵的灯盏。
他和自己的“诗神”^①攀谈，
在那崇高理想的启示下创作诗篇。
铿锵的音节表达了他崇仰的真理，
热烈地预言着光辉的明天。

瞧那鲍鲍 年迈的鲍鲍，
瞧那鲍鲍 诗人鲍老！

他心中不曾滋生烦恼，
象大树无虫 枝叶繁茂。
瞧！他虽已鬓发斑白，
玩起弹球来兴致依然很高。



① 指鲍狄埃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理想。

而今他在去世之前，
已把自己的碑文拟好。

墓志铭

宛如芦笛、簧鼓和竹哨，
他葬化于斗争的风暴。
这里安息着鲍鲍，
诗翁鲍鲍。
这里安息着鲍鲍，
诗人鲍老。

一八七〇年

《国际歌》^①

起来！人间地狱^②的囚徒！
起来！饥饿的苦力们！
理性在火山口轰鸣，
终于爆发冲天的雷霆。
要扫荡一切旧制度，
起来，起来，奴隶们！
社会将要改变基础，

① 《国际歌》初稿是欧仁·鲍狄埃一八七一年六月在巴黎蒙马特尔郊区的一座破陋阁楼里写出的，后经作者修改定稿，于一八八七年发表在他的《革命歌集》里。

② 本诗一开始就呈现十九世纪欧美产业劳动的悲惨景象：工人在灼热的冶炉旁日夜挣扎，如同在地狱的烈火中忍受煎熬。



让贱民^① 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国际”^② 的理想，
人类一定会实现！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莫信上帝、圣皇、护民官^③。
生产者，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颁布解放全人类的宣言。
为使盗贼吐出他们侵吞的财产，
为让精神冲破地牢的黑暗，
我们要自己掌炉鼓风，
趁热打铁不离砧！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国际”的理想，
人类一定会现实！

国家压迫，法律欺诈，

① 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时，资产阶级诬蔑无产者是“贱民”，劳动者因而自称“贱民”，作为一种自豪的反抗。后有咏唱诗人布维埃的《贱民之歌》，在巴黎公社的革命群众中颇为流行。

②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

③ 鲍狄埃在此列出三类“救世主”：上帝、圣皇、护民官。“护民官”系沿用罗马旧官名，指那种自称“代表民众”，声言“拯救社会”的政客。

苛税把不幸者的血浆吮啜。
富翁不承担任何义务，
穷人的权利竟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在监护下受够了痛苦，
平等需要新法度来把她维护，
她高呼：“‘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同样，‘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①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国际’的理想，
人类一定会实现！

那些矿山和铁路大王，
穷奢极侈暴露丑相。
他们难道不是别无所事——
专门施展盘剥劳动者的伎俩？
劳动创造的财富都熔成金锭，
装进盗匪的保险箱。
而今人民决意彻底追赃，
物归原主，理所应当！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国际’的理想，

^① 引自《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人类一定会实现！

帝王用硝烟来迷惑我们^①，
但人民之间要和平，齐向暴君宣战！
让我们拒绝为他们冲杀，
干脆枪托朝天^②，队伍解散！
如果这伙吃人生番，
硬逼着我们充当英雄好汉，
他们不久就将知道，
士兵的枪口也会向将军调转。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国际’的理想，
人类一定会实现！

工人们，农民们，
我们是劳动者的大军，
地球只属于勤奋的人^③，
绝不容寄生虫安身。
多少乌鸦和秃鹫^④
啄食着我们的血内！

① 指各国统治阶级为了争霸世界，对士兵进行思想麻醉，如授勋等，以此诱惑他们去灰炮灰。

② 枪托朝天”(mettre la crosse en l'air)，此处是士兵罢战的举动。

③ ‘勤奋的人’(l'homme)，欧洲人文主义的概念，跟‘有闲者’(l'oisif)相对而言。

④ 法兰西文学艺术作品中习惯采用‘乌鸦’和‘秃鹫’啄食人肉的形象来暗喻剥削者的贪婪暴戾。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光辉的太阳照耀千秋！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国际’的理想，
人类一定会实现！

一八七一年六月于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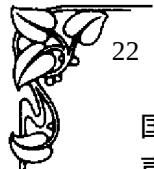
○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①

尽管生活这样贫困，
同志们，让我们欢聚一堂，
为公社的伟大节日举杯，
一同纵情歌唱。

那是人民的节日，
万众一心冲出敌人的罗网。
今天，大地为之激动，
砌石还记得它曾被垒在街巷。
让我们重温这一宝贵的记忆，
三月十八日运动
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是人类明天的序曲。

① 本诗系鲍狄埃在一八八七年为纪念巴黎公社十六周年而作。





国民自卫军战士在怒吼，
声讨卖国的参谋部，
激愤的“三十个苏”^①毅然行动，
被夺走的大炮重归原主。
反动政府仓皇逃窜，
借着夜幕的庇护。
挣脱枷锁的巴黎，
感到它孕育的新世界已躁动于母腹。

一向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
那天从大街小巷涌出。
赤臂的工人执行专政的任务，
英名威震巴黎城府。
无产者的代表
组成庄严的中央委员会
同国民议会対垒，
显示了主人翁的风度。

市政厅前凯歌高奏，
劳动群众纷纷聚集。
巴黎象孩子般欢天喜地，
在这里宣告公社成立。
礼炮为人民的觉醒雷鸣，
轰击惨败的资产阶级。
人潮在阳光下荡着波澜，

① 当时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津贴是每天三十个苏，这里系指战士本人。

洋溢着浓厚的诗意。

那是生机勃勃的芽月^①，
春光明媚的早上，
火红的公社战旗
把劳动人民的眼睛照亮，
给他们的破衣洒满金光，
又把蓝色的天际燃得辉煌，
象地狱一般黑暗的矿坑底层
也射进了红旗的光芒。

尽管生活这样贫困，
同志们，让我们欢聚一堂，
为伟大的公社节日举杯，
一同纵情歌唱。

公社没有覆亡！^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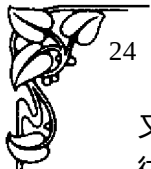
献给“流血周”的幸存者
敌人镇压公社，
用霰弹炮和沙斯波枪^③，

① 芽月是一七九三年制定的法兰西共和历第七月，相当于公历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到四月十九日——二十二日。

② 本诗最早发表在《社会问题》杂志一八八五年第四期上，全诗九段，用事实雄辩地证明公社没有覆亡。

③ 这是法国人沙斯波（1833—1905）发明的一种步枪，当时在法国军队中采用。





又把红旗裹在她身上，
往深坑里埋葬。
那伙肥猪般的屠伯，
自恃豪强。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象用镰刀刈草，
又象把苹果纷纷打落在地上，
凡尔赛人至少把十万群众
残杀在屠场。
可是，你瞧！屠戮了十万人
也没能够奏效。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他们枪杀了瓦尔兰^①、
弗路朗斯^②、杜瓦尔^③、米里埃尔^④、



① 瓦尔兰 (1839—1871) 装订工人，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领导人，巴黎公社最后一任军事代表，领导保卫公社的街垒战，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被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

② 弗路朗斯 (1841—1871)，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一八七一年四月指挥公社军队挺进凡尔赛时牺牲。

③ 杜瓦尔 (1841—1871)，铸工，第一国际会员，公社著名军事将领，在率部队向凡尔赛进军中英勇牺牲。

④ 米里埃尔 (1817—1871)，制桶工人出身，因揭露梯也尔政府和支持公社而被凡尔赛匪徒枪杀。

费烈、里果^①和多尼·穆瓦兰^②，
血沃公墓的土壤。

他们以为截断了公社的臂膀，
抽干了她动脉的血浆。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他们以为自己的强盗行径
不会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响，
公然将受伤的公社战士
杀死在急救站的床上，
鲜血浸透褥单，
在门坎下流淌。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费加罗报》^③的文化警察
是一伙贩卖无耻谰言的奸商。
他们将满嘴诽谤的毒汁，
喷在公社英烈的坟地上。
吐着硝镬水的

① 里果 (1846—1871) 公社公安委员，于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

② 多尼·穆瓦兰 (1832—1871) 支持公社的一位医生，被凡尔赛分子枪杀。

③ 《费加罗报》法国资产阶级报纸，创刊于 1854 年。



是那些小仲马^① 和杜刚^②。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威胁达摩克利斯^③ 的利斧，
而今正在他们头顶飞晃。

在安葬瓦莱斯^④ 的那天，
他们惊呆异常。

事实上护送逝者的人群
意气高昂！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表明，
公社并没有覆亡！

他们数着银币说：

“现在已没有骚动的迹象。”

但是十五年后的今天，
被镇压者揭竿再起，
让红旗在艳阳下高高飘扬，



① 小仲马 (1824—1895) 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茶花女》的作者。

② 马克西姆·杜刚 (1822—1894)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巴黎的痉挛》等书，恶毒诽谤巴黎公社。

③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的人物。一天他猛然看见自己头顶上晃着一把利剑，吓得魂不附体。因法文“épée de Damoclès”（达摩克利斯的利剑）不能入诗，故鲍狄埃在这里把“épée”（利剑）改成“hache”（利斧）。

④ 茹尔·瓦莱斯 (1832—1885) 法国作家，公社教育委员，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凡尔赛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瓦莱斯于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去世，十六日送往拉雪兹神甫墓地安葬，沿途致哀的群众达十万人之多。

傲视着德鲁莱特^① 及其一帮。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表明，
公社并没有覆亡！

在贫困的岁月中，
我们庆祝公社的伟大节日，
妇女们捧着鲜花，
在那欢乐的宴会上。
瞧见我们频频祝酒，
警棍们感到万分沮丧。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表明，
公社并没有覆亡！

亲爱的战士们，这一切都表明，
皮肤黧黑的玛丽亚娜^②
有惊人的胆量。
要让“公社万岁”的呼声
永远震响。
这一切都向叛徒们表明，
革命正朝着胜利的方向，
他们这伙恶棍不久就会感到
公社并没有覆亡！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德鲁莱特 (1846—1914) 法国资产阶级诗人及政客，当时狂热鼓吹沙文主义。

② 玛丽亚娜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一八八六年五月于巴黎

〇一八七一年流亡者之歌^①

给我的朋友欧仁·夏特兰

一八七一年——奇迹的纪元！

但是，奸雄梯也尔骤然卷土重来，
称霸法兰西的凡尔赛人，
暴虐地放逐了巴黎公社社员。
噢！象蜂群般被轰散的年青诗歌呵！
而今屠杀已经结束，快返回你们的摇篮！
归来吧，红色的诗歌，
擦干血迹的巴黎正忍受着饥饿的熬煎。

高飞吧！高飞吧！象云雀迎着朝阳，
在晴朗的天空里翱翔。
噢！诗歌，为劳动者新的觉醒，
你们要纵情欢唱。
劳动大众断然拒绝剥削者的勒索，
用锋利的钢镰把自己武装。
归来吧，正义的诗歌，
“平等”要把她的丰收颂扬。

你们从何处归来？从伦敦？从日内瓦？

① 一八八〇年，公社流亡者趁“大赦”纷纷返回祖国。鲍狄埃写了这首诗给公社诗人欧仁·夏特兰，催促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吹响社会革命的号角。

谁确知那苦难的异邦？
 那梦想的诗人——蹉跎光阴的被镇压者，
 能否把这一切细说端详？
 在山谷中无心停步采花，
 彻骨的寒雾逼他急奔前方。
 归来吧，命运坎坷的诗歌，
 来为受尽痛苦的流亡者倾诉衷肠！

你们来给这浮华的世界
 制定新纪元的宪章，
 人间成为平等的大学校，
 公社繁荣在衣阿华州^①的沃壤。
 来呀，拿起拉伯雷^②
 痛打教士的铁蒺藜棒，
 归来吧，美丽的诗歌，
 高卢精神^③要鞭笞萨戈家族^④那群魔王。

呵！归来歌唱生命之爱
 ——那温暖宇宙的内核力量^⑤，
 森林因而郁郁葱葱，

① 衣阿华州 美国农业区。一八五二年，伊加利亚主义者在那里建立衣阿华公社，后来流亡美国的一些巴黎公社参加者也到那里入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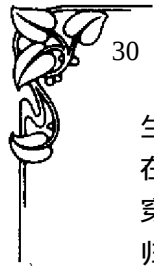
② 弗朗索瓦·拉伯雷（约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揭露教会的伪善和中世纪哲学的腐朽。

③ 高卢精神 法国古时称高卢。这里的高卢精神是指抗暴力，争取自由解放的战斗精神。

④ 萨戈家族 法国十九世纪的工业家族。

⑤ 根据希腊神话，“爱”是聚合宇宙万物的一种精神力量。





生灵因而血气方刚。
在垂柳荫庇的绿草地上，
穿过幽深的花廊，
归来吧，温柔的诗歌，
把热恋的情侣们引向青苔生长的地方！

呵！归来吧！科学的太阳正在升起，
我们有了精神武装和歼敌的力量。
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使罢工波澜起伏，
资产阶级休想再把我们推到那垣墙^①。
是呵！扑向酷虐的金融贵族和食人的雇主，
冲上生死搏斗的战场！
归来吧，高尚的诗歌，
社会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

○培养一代新人 ^②

给“咏唱诗社”的波蒂·彼埃尔

妇女呀妇女，行动吧！

① 凡尔赛分子屠杀公社社员时，先强令他们站到墙根，然后开枪射击。

② 一八四九年，鲍狄埃在《狂人辨》一诗中说：

“地球——我们的慈母，
确在准备把新人类分娩。”

他并指出“真正的人尚待降生”。经过巴黎公社革命，鲍狄埃从“小纵火者”的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看到这些革命顽童正是他所预言的“新社会的儿女”。所以，他刚从美国返回巴黎，就动笔写了这首歌谣，激励劳动妇女努力培养“小公社社员”来继承革命事业。

超过慈母绮葛妮^①，
为我们培养公社小社员，
激励你们性情迟钝的伴侣。



人类受到腐蚀，
要吐故纳新才有生气。
世上有谁比这伙老残的白痴
思想更为空虚？
够了！为堆霉烂的垃圾，
让我们来培育新社会的儿女。

锈死的破枪
不能再射击，
参议员——该死的草包，
你们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价值？
滚开吧！迂腐的头脑，
一切让健康的“小纵火犯”^②来治理。

让他们降生吧！大地在萌动，
战胜者吓得魂不附体。
“未来”紧握住它的旗帜
——那面鲜艳的红旗。
公社小社员的摇篮，
沐浴在红旗的光辉里。

① 绮葛妮 法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位多子女的妇女。
② 凡尔赛分子污蔑保卫巴黎公社的少年儿童是“小纵火犯”。



妇女呀妇女，行动吧！
 超过慈母绮葛妮。
 为我们培养公社小社员，
 激励你们性情迟钝的伴侣。

流亡归来吧，一八八〇年于巴黎

○茹尔·瓦莱斯^①

巴黎和他诀别了。
 历经伟大时日的巴黎呀，
 那群众的心声
 火焰般热烈。
 十万觉醒的人们
 送他去墓地，
 这位受苦人的代表，
 被枪杀者的使节^②。

劳动群众忠于他们的理想，
 今天更加紧密团结，



① 一八八五年二月十六日，巴黎十万群众为瓦莱斯送葬，高呼“公社万岁！”鲍狄埃用此诗描述了这一悲壮的场景，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和为公社流尽鲜血的英雄。

② 一八八一年，巴黎市议会选举时，瓦莱斯拒绝当候选人。他在巴黎《公民报》上声明：“我对议会最缺乏热情。”“我是那种不愿从大门，而愿从进攻议会者的肩上跳窗而入的人。”“我将是被枪杀者的使节。”瓦莱斯的这一立场是与当时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相冲突的。他所表现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性在当时曾受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批判。

在为《起义者》^①送葬时，
“公社万岁”的呼声经久不息。
红旗飘飘，
展示着民众的胜利，
祭奠这位受苦人的代表，
被枪杀者的使节。

因为你们敬仰
革命的思想家和播种者，
你们这些穿工装，穿短衫的劳动群众，
热爱对人民满腔热忱的豪杰。
在你们被监禁的岁月里，
是他把希望和光明送进牢狱，
这位受苦人的代表，
被枪杀者的使节。

被机枪扫裂头颅，
被残酷杀戮的社员，
街垒的女护士，“女纵火犯”，
瞧！那是你们的使节！
瞧！被镇压，被践踏的
瓦尔兰、杜瓦尔和米里埃尔，
这些受苦人的代表，

① 《起义者》是瓦莱斯三部曲《雅克·万特拉》的最后一部，叙述作者参加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经历。瓦莱斯在这部小说结尾时写道：“如果人民再被逐于街巷，在交战中陷于绝境，我还会跟他们在一起的。我望着天际，感到巴黎坐落在那里。天空呈现出不调和的蓝色，聚集着浓密的红云，仿佛是浸在血泊中的特大工装。”



被枪杀者的使节。

心灵受摧残的孩子们，
来为《万特拉》^①
组成送葬的行列。
来呀！家庭和学校的受害者，
他曾鞭笞过家长和学监，
抽得那伙暴君遍身是血^②。
这位受苦人的代表，
被枪杀者的使节。



这位文豪赤裸地
揭露社会的罪恶，
他轻视习俗，崇尚自然，
那伤心的呜咽，泪水湿透的微笑，
那欢乐和愤怒，
他体验了生活的一切。
这位受苦人的代表，
被枪杀者的使节。

俾斯麦及其仆从
没能把“国际”消灭^③，

① 《万特拉》是瓦莱斯三部曲《雅克·万特拉》中的主人翁，实即作者自己。

② 瓦莱斯在三部曲《雅克·万特拉》的前两部作品《孩提》和《高中毕业生》里揭露了资产阶级奴化教育对少年儿童的摧残。

③ 一八七三年，在俾斯麦倡议下，德国、沙俄和奥匈帝国缔结了共同镇压第一国际，防止“欧洲动荡”的三国同盟。

今天德意志把社会主义的花圈
敬献给瓦莱斯这位英烈^①。
你们，大腹便便的资产者，
他反对的就是你们一小撮，
这位受苦人的代表，
被枪杀者的使节。



当战斗的时刻来临，
凶残的资产阶级将会听到
那熊熊的革命烈火
在大地喧腾激越！
被剥削者呵！
让你们点燃的烈焰来火化
这位受苦人的代表，
被枪杀者的使节。

一八八五年二月于巴黎

○铁匠的梦^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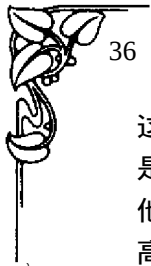
给茹尔·盖德公民（人民之路）

铁匠累折腰，困伏在铁砧上，
梦里炉火又旺，
一个巨人从火中跃出说：
“醒醒吧，铁匠！”

① 一八八五年二月，德国社会主义者派代表团参加瓦莱斯的葬礼，敬献了花圈。

② 本诗写于1884年，献给法国工人党马克思主义派领导人茹尔·盖德。





这巨人披着红鬃狮皮大氅，
是赫丘里的模样。
他的铁血犹如湛蓝的溪水，
高举重锤的赤臂充满力量。

“我是劳动”，他说，“昔日的汗水
还在我腰脊流淌。
我用岩石筑起金字塔，
征服者踩过我的肩膀。
我曾是贱民，伊洛特^①的奴隶，
曾被扔进喂养食肉海鳗的大缸^②，
还被农奴主残酷捆在他的领地。
一七八九年，^③我听见‘自由’的声浪！……

自由？否！无名的主人逐日付工资，
把雇佣枷锁套在我身上。
我依然是当牛做马的贱民，
心中感不到爱情，眼里看不见亮光。

谋生原来全靠腰杆和臂膀，
但在进步的幌子下，
剥削者利用机器，
高速度压榨我的血浆。

- ① 古希腊斯马达的国有奴隶。
② 古罗马奴隶主勃里翁曾把奴隶扔进大缸里喂海鳗。
③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这制度奴化着男人、女人和儿童，
难道如今还不该宣判它死亡？
我全靠自己救自己，
定要扼死那吃人的魔王。

我为议会的耻辱付了那么多款项，
再不愿选犹大^① 去那里喧嚷。
我对‘资本’说：‘我们要弄清楚，
你归我所有，因为是劳动把你开创。’

在你手中，我活着受尽掠夺，
竞争是血腥的伎俩，
因此，我要夺回庞大的机器，
工具应归工人来执掌。

一个目标，一股力量。
这力量就在我身上。
受难的巴黎曾宣告公社成立，
使劳动者的血液闪烁神圣的光芒。

五月的被镇压者，愿你们血沃大地！
英烈啊！当总动员的号角吹响，
你们要奋起为联合的人民高举红旗，
让它在欧美两大洲飘扬！

① 犹大，《圣经》里为三十块银币出卖耶稣的叛徒。



你呀,我的伙伴,要用理智、
进步、科学和平等把思想武装。
自己当家做主,胜过帝王!
噢!劳动者呀,要成为人类的榜样。”

○十万大军^①

给艾尔耐斯特·罗什公民^②

我们社会主义者
在巴黎原有四万人，
这次德卡慈维尔城大罢工^③，
激动了众人的心。
今天，我们的京都
向惊愕的泰纳赫迪^④之流宣布，
我们的队伍
已是十万大军！

代表着被践踏的公理，
十万人声讨你们的罪行，
十万英勇的战士，
准备在大搏斗中冲锋陷阵。
你们再不能象屠宰羊群，

① 这首诗是在一八八六年德卡慈维尔城工人大罢工之后写的。

② 泰尔耐斯特·罗什，法国社会主义者，曾任《不妥协报》编辑。

③ 德卡兹维尔是法国一座采煤和冶铁的工业城市。

④ 泰纳赫迪是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一个残酷虐待穷苦孤女的劣绅。

把我们杀绝斩尽。

我们的队伍

已是十大军！

搬出老叛徒托伦来吧^①，

还有你们的德鲁来特和那伙警棍，

拉来你们的德拉马尔什^②

加里费和卡尔圣^③，

而我们浩荡的队伍在继续前进！

你们的屠夫是螳臂挡车，

我们的队伍

已是十万大军！

俾斯麦用酒灌醉堕落的人，

快向你们这位先知乞灵，

用这个象秃蝙蝠似的阿提拉^④

来遏制激荡的风云。

我们要在一切地方与你们对抗，

无论在巴黎，还是在柏林。

我们的队伍

已是十万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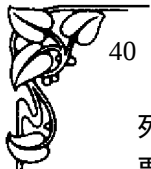
① 托伦原系第一国际委员，因公开投靠资产阶级，反对巴黎公社而被“国际”开除。

② 德拉马尔什，法国十五世纪的御用文人。

③ 加里费和卡尔圣均为残酷镇压公社的刽子手。

④ 阿提拉（406—453），匈奴帝国国王，曾攻入高卢和意大利，西罗马帝国被迫向他乞和。





列奥·塞^① 不是张开钱口袋，
要把我们活剥生吞？
罗切尔德^② 不是想把我们装进私囊，
再覆盖上一面纱巾？
你们这伙克罗伊斯^③，这伙强盗，
审判你们的日期已经临近。

我们的队伍
已是十万大军！



○前进！工人阶级^④

献给各派联合的世界革命党

号 召

前进！矿山，冶铁作坊，
工地和制造厂。
各行各业的伙伴，
蒙难的饥民，
被贫困卖给资产阶级的，
受牟利者盘剥的人。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前进！

① 列奥·塞 (1826—1896)，法国经济学家，一八七一年任塞纳省省长，后曾两度任法国财政部长。

② 罗切尔德家族，法国的大金融家族。

③ 克罗伊斯，公元前小亚细亚的一个豪富的国王。

④ 本诗曾由彼埃尔·狄盖特谱曲。

来呀 ,孩子 ,来呀 ,妇女 ,
寒楼的憔悴者惨遭蹂躏 ,
受苦人要求他们应有的权利 ,
饮泣者制定出他们的纲领 ,
土地、工具和原料
都应属于人民。

前进 ! 工人阶级 ,
工人阶级 ,前进 !

雇农、扶犁的、打谷的、
伐木者和种葡萄的人 ,
高利贷的魔掌
已向你们投下阴影。
大规模的农业经营
把小土地和茅舍兼并。

前进 ! 工人阶级 ,
工人阶级 ,前进 !

市场的 ,店铺的和零售的商贩 ,
你们陷于破产的绝境。
一个妖魔张开血盆大口 ,
要把你们吞噬殆尽。
“金融贵族 ” ,
乃是这大鲨鱼的浑名。

前进 ! 工人阶级 ,
工人阶级 ,前进 !



控诉和争取权利

饥饿的奴隶 地球属于我们。

我们长年劳动，

儿世纪积累的财富

全被人掠夺干净。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人类彻底翻身。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 前进！

蒸汽机日夜喷出腾腾的烟云，

一切都集中于一小撮人的掌心。

我们的双臂已疲惫不堪。

怎么办？是忍饥挨饿，

还是充斥他们的苦役营，

在那杀人的机器下丧命？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 前进！

怎么？我们集体的力量，

和你这腾腾的蒸汽，

难道都是为个人致富，

填满寄生阶级的肚腹？

夺回你们的蜂房呀，生气勃勃的蜂群！

工蚁应做自己巢穴的主人。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 前进！

雇主的枪炮已千百次证明
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面对资产阶级的堡垒，
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阵营！
艺术家！还有你呀，学者，跟随我们！
我们的铁锤锤击出光明。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前进！

巴贝夫^①在一七九三年后大声疾呼，
克洛瓦一鲁斯又把黑纱旗高擎^②
六月^③是令人哀恸欲绝的日子，
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墙上又溅出血痕^④。
我们灾难日深，
所谓的进步……乃是坟茔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前进！

阶级的选票

累酸臂膀的苦力呵，
难道你们相信
雇主会把你们背上的重负减轻？
妥协令人愤慨，

① 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者，具有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

② 克洛瓦一鲁斯是里昂的工人区，一八三一年，里昂丝织工人举着志哀的黑纱旗，在这里发动武装起义。

③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反抗资产阶级政府。

④ 指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被梯也尔血腥镇压。



我们选举时要把阶级界线划清，
撇开那些循规蹈矩的人。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前进！

同志们，行动吧！
我们的选票要显出造反精神。
统治者若敲响镇压的警钟，
巴黎又会遍布街垒，硝烟滚滚，
疯狂挣扎的反动政权
总是玩火自焚。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前进！

公社呵，我们将继承你的事业，
投入伟大的斗争，
争取人人丰衣足食，
人类幸福生活的美景！
红旗呵，迎风招展吧！
全世界人民向你致敬。

前进！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前进！

法兰西帕纳斯诗派

帕纳斯派诗歌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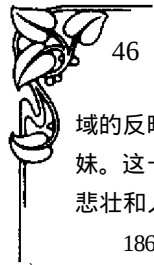
巴黎的出版商勒迈尔于 1855、1871、1876 年刊行三本当代诗歌合集,取名《当代帕纳斯山》(Le Parnasse contemporain)。帕纳斯山在希腊境内,古代曾是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太阳神阿波罗和诗神缪斯的圣地。据希腊后期传说,帕纳斯山为缪斯所居,因而也是诗人取得灵感的地方。在《当代帕纳斯山》发表作品的诗人大致上有一种共同的艺术倾向,因而他们代表的诗风、形成的流派就被称为“帕纳斯派”。

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戈蒂耶可以视作帕纳斯派的先驱。另一位诗人,泰奥多尔·德·邦维尔 (Thé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 对这个流派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邦维尔认为美就是形式的完美,他的早期作品《女像石柱集》(Les Cariatides, 1842)、《钟乳石集》(Les Stalactites, 1846) 已经显示他对希腊雕塑的醉心和对诗歌技巧的关注。他的代表作《倚巧短歌集》(Les Odes funambulesques, 1857) 刻意追求词藻的华美、节奏的和谐、韵脚的铿锵, 1872 年发表《法国诗歌格律简论》(Petit Traité de prosodie française), 提出“韵脚便是诗歌的一切”。

帕纳斯派首先是对浪漫派诗歌的一种反拨。浪漫派诗歌往往感情泛滥,诗人在读者面前把自己最隐秘的感情暴露无遗,甚至夸大其辞。这种“陈列”感情的做法,帕纳斯派认为是对感情本身的一种亵渎。他们要求诗人从主观世界转入客观世界,用对外在世界的精心描绘代替内心世界的展览。诗人应该“不动感情”,至少应该把个人感情隐藏在客观事物的背后,或者用人类的共同感情代替作者的特殊感情。浪漫派推崇中世纪和外国文学,帕纳斯派则要求回归古希腊、罗马文学。相应地,浪漫派诗歌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松散,帕纳斯派则提倡严格的诗律。

帕纳斯派同时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科学思潮和实证主义哲学在诗歌领域





域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帕纳斯派诗歌与自然主义小说是孪生姊妹。这一派诗人企图把自然科学、历史学和哲学引入诗歌,以宇宙同生命的悲壮和人类的集体命运作为诗歌题材。

1866年出版的第一册《当代帕纳斯山》收入三十七位诗人的作品,其中有已成名的戈蒂耶、邦维尔、勒孔特·德·李勒、波德莱尔,也有当时声名不彰的埃雷迪亚、科佩、絮利-普律多姆马拉梅、魏尔兰。由于战事,1869年编定的第二册诗集到1871年才得以出版,收入以勒孔特·德·李勒为首的五十六位诗人的作品。第三册1876年问世,收入六十三家的诗作。帕纳斯派的阵容相当庞杂,戈蒂耶和邦维尔属于前辈,波德莱尔自成一家,马拉梅和魏尔兰日后成为象征派运动的主将。其他人一度在勒孔特·德·李勒周围形成一个营垒,在追求诗歌形式完美的共同前提下在不同程度上各自体现帕纳斯派的某一或某些特征,并不整齐划一。

1881年絮利-普律多姆进入法兰西学士院,1886年勒孔特·德·李勒也当选为学士院院士,填补雨果的空缺。这两件事标志帕纳斯派在文坛取得正统地位。十九世纪末的法国教科书中,帕纳斯派作品占据相当可观的篇幅。但是象征派诗歌在帕纳斯派鼎盛时期已经诞生,日益壮大,最终取而代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帕纳斯派的势力完全消匿,从此成为一个文学史名词,在教科书里也不再占有重要位置。

勒孔特·德·李勒

勒孔特·德·李勒(Charles Leconte de Lisle, 1818—1894)出生于法国属地,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他的父亲原籍布列塔尼,在军队里当过外科医生,退役后在岛上经营甘蔗园。勒孔特·德·李勒在留尼汪岛念完中学,转到法国本土学习法律,接触到拉梅耐神甫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和神秘色彩的人道主义思想。1845年勒孔特·德·李勒定居巴黎,接近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的小团体,为他们的刊物《法朗吉》撰稿。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他以为他素所服膺的雅典共和国的理想即将实现,因为对他来说古希腊人正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临时政府派他到布列塔尼去筹备选举,他却发动请愿,要求解放黑奴。他的家庭在留尼汪岛上使用黑奴种植甘蔗,不满他的作为,断绝了对他的经

济接济。二月革命后继起的六月起义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勒孔特·德·李勒一度入狱。他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对社会主义理论大感失望。1851年十二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后，他更认为世事不可为，遁入艺术王国寻求安慰。他一面潜心研究希腊文史、拉马克的进化论、佛教与印度教经典，一面从事创作，以渊博的学识入诗。他在1852年出版的《古代诗集》(Poèmes antiques)序言中声称：“拿个人做题材和在这个题材上翻来覆去变花样，已使人们感到疲倦……向公众披露心灵的焦虑和同样苦涩的心灵的快乐，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虚荣心的表现和亵渎行为。”对每星期六晚上在他家聚会的青年诗人们，他宣传诗人应离开喧嚣的广场，回到自己的斗室，在离群索居中实现艺术和学问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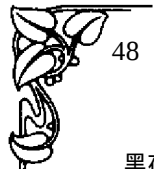
悲观主义和斯多噶主义贯穿勒孔特·德·李勒的全部作品。他对人类文明史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文明、宗教甚至神祇和个人一样都难逃一死。因此他不象浪漫派那样玩味个人的感伤，而是企图以客观的态度叙述人类的苦难，提倡正视痛苦，勇敢地承担痛苦。

李勒的第一部诗集《古代诗集》主要取材于古希腊传说。第二部诗集《蛮荒诗集》(Poèmes barbares, 1862)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类历史在不同地域经历的各个时期，圣经、古埃及文明、荷马史诗、伊斯兰教、印度教、中世纪的西班牙、波利尼西亚岛民的原始信仰、北欧和凯尔特神话，莫不成为他的题材和灵感来源。如《夏尔马尔的心》(Le Cœur de Hjalmar)取材于北欧传说，写一位战士临死前要求啄食尸体的乌鸦把他的心衔真诚，带给他远方的情人。诗的结尾，战士召唤狼群前来喝干他的血，想象自己死后升天：

阳光下我将坐在众神之间微笑
年轻、英武、自由、玉身无瑕。

生物界的弱肉强食似乎印证他的悲观主义。勒孔特·德·李勒尤喜描绘猛兽恶兽，如狮、虎、豹、狼、兀鹰、秃鹫，他对这些动物的体态、习性和生活环境的精确描写，足见他丰富的博物知识。以著名的《兀鹰的睡眠》(Le Sommeil du condor)为例，该诗写一头兀鹰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顶峰上栖息。最后八行：





黑夜茫茫,南十字星座
在天际点亮一线光明。
他因快乐而喘息,抖擞羽毛,
挺直光秃、强壮的头颈,
拍打山顶的寒雪腾空而起,
随着沙哑的叫声升到风力不及的高处,
远离黑暗的地球和芸芸众生,
敞开双翅在冰冻的空气中睡去。



第二帝国覆灭后,1872年李勒被任命为参议院图书馆馆长,1873年任参议员,1886年当选为学士院院士。晚年作品有诗剧《复仇女神》(Les Erinnyes, 1873)、《悲剧诗集》(Poèmes tragiques, 1884)等,遗作编成《绝唱集》(Derniers Poèmes, 1895)。他曾把荷马史诗译成法文。

科 佩

弗朗索瓦·科佩(Francois Coppée, 1842—1904)曾被十九世纪末的官方批评家誉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当然是过誉,但是他当时确实拥有大量读者。这位诗人出身平民,先后在国防部和参议院图书馆供职,最后任法兰西剧院的档案保管员,业余从事创作。他的作品在帕纳斯派中独树一帜,也许不算正宗。如果说勒孔特·德·李勒喜欢从古代异域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寻找题材,科佩则着重发掘巴黎平民散文式生活中的诗意。他认为“最普通的事物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也有一种新鲜的风韵”,所以他常以生活中熟悉的细节入诗。下班路上看到群鸟归巢,他把那一片聒噪比做“大油锅里炸着食物”,外出旅行,巴黎最使他怀念的是“白杨树树干晾着衣服的绳子”。他这样写巴黎郊区:

我喜欢半城半乡的街区,
尤其在夏天晚上,当温暖、

浓烈的花香弥漫空中：
我也爱露天舞会上突然
迸发的爽朗笑声，波尔卡，
开酒瓶塞子的打闹声，
白木桌子上大酒杯的碰撞，
以及混在这一片笑语声
和幽暗的树丛里悄悄的风声里
一架笨重的秋千的吱吱嘎嘎声。



科佩的主要诗集有《亲切的生活》(Les Intimités, 1868)、《卑微者》(Les Humbles, 1872)、《散步与内景》(Promenades et Intérieurs, 1875)。他于1884年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苏利—普吕多姆

苏利—普吕多姆(Sully—Prudhomme, 1839—1907)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他学过科学，一度在有名的克娄索铁厂当工程师，后来为补足自己的教育，又去学法律，在巴黎定居。得到一笔优厚的遗产后，他便献身文学创作。在帕纳斯派诗人中，他的诗风也不是很典型的。根据勒孔特·德·李勒的诗学，诗人理应不慕荣华，不为美色所动，远离尘世，闭门琢句，并在诗作中排除个人的感情。苏利—普吕多姆却写上流社会的沙龙生活，咏叹感情的脆弱和人生的孤独，如《短长诗集》(Stances et Poèmes, 1865)、《考验》(Les Épreuves, 1866)、《内心生活》(La Vie intérieure, 1866)、《孤独》(Les Solitudes, 1869)、《徒劳的温情》(Les Vaines Tendresses, 1875)。这类诗的代表，是风靡一时的《碎瓶》(Le Vase brisé) (见《短长诗集》)写一只瓷瓶被美人的扇子轻轻一击，产生一道裂痕，裂痕逐渐扩散，瓶中的水流失，瓶中的花枯死。瓶子已经破碎，但表面上仍保持完好，如同情人的心，受伤以后，永难愈合。在这首诗里，诗人对瓷瓶的碎裂过程有精细的刻画，这一点是帕纳斯派的风格。但是诗中的感伤情绪和碎瓶的象征意义又使诗人不同于典型的帕纳斯派。又如诗集《内心生活》中的《眼睛》(Les Yeux)，这首诗把情人的眼睛，碧眼珠或者黑眸子，比做星



辰。星辰昼隐夜现,眼睛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活着睁开,死后闭上。既然星辰的光芒在白昼只是消隐,那么坟墓里的眼睛应该仍有目光,它们能看到尘世看不见的无边曙色。又如《银河》(La Voie lactée)以天文学知识为依据,体现精确的心理观察,抒发人生的孤独感。诗人假设天上的星星与他对话:

“我们姊妹似乎挨得很近，
其实彼此相隔路程迢遥。
任何一人发出的温柔的幽光，
在她自己的国土都无人知晓。

她的火焰射出亲切的热流
在冷漠的太空终将消逝。”
我对她们说：“我了解你们！
因为你们与人的灵魂相似，

和你们一样，每个发光的灵魂
离开她的姊妹似近实远。
怀着永恒的无法排遣的孤寂
我们也在黑夜中默默地自燃。”



作为帕纳斯派诗,如同李勒以史学、神话学、宗教学入诗一样,絮利—普律多姆企图以自然科学入诗。他把拉丁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第一部译成法文,轮到他自己用诗来描写避雷针、气压计或解释数学定理时,却不见佳。他另一个倾向是写作阐发伦理学和哲学概念的长诗,如《正义》(La Justice, 1878)、《幸福》(Le Bonheur, 1888),认为正义的理想有赖于人类征服自然,而幸福是努力的结果。这种体裁自然很难成功。他对科技成就满怀热情,对人类的进步抱有坚定的信念。1875年4月,三个法国人在巴黎搭乘“中天”号气球上升到8600米高空进行科学观察,几个小时以后,气球降落地面,三名乘客仅有一名生还。絮利—普律多姆以此为题材写了《中天》(Le Zénith, 1876),歌颂两位死者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把他们看作人类克服阻力,不

断上升、进步的象征。

1881年,絮利—普律多姆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01年他获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赞扬他的诗作表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完美的艺术造诣以及心与智两种素质的宝贵结合”。

埃雷迪亚

把帕纳斯派美学理想推向极致的是埃雷迪亚(José - Maria de Hérédia, 1842—1905)。他生于古巴,父亲是古巴人,母亲是法国人。他早年就到法国求学,毕业于文献学院,成为研究古代手抄本的专家。三册《当代帕纳斯山》里都有他的作品。1893年,他把千锤百炼的全部诗作——一百多首十四行诗——结集出版,取名《战利品集》(Les Trophées)。次年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01年任规模居全国第二位的军械库图书馆的馆长。除了创作,他从西班牙文翻译了《新西班牙征服信史》和历险故事《修女阿菲雷兹》,编定了安德烈·舍尼埃的《牧歌集》新版本,并为这一版本写了功力很深的序言。

十四行诗的格律特别严谨。为了在有限的长度内容纳尽可能多的内容,诗人必须付出刻苦、耐心的劳动。正因为这一点,埃雷迪亚选择十四行诗做表现形式。至于内容,主要是咏史:希腊、罗马、蛮族、中世纪、文艺复兴,间或写到东方和热带,也有一些咏物诗。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业绩,叱咤风云的帝王和倾国倾城的美人统统成为过去,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惟独诗人、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使这些事件得以在人类的记忆中永远保存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每一首诗是艺术从时间那里夺得的战利品。

埃雷迪亚不是平铺直叙历史事件(十四行诗有限的篇幅也不允许他这么做),而是着意刻画这个事件中最关键的时刻和场景。他的诗色彩绚丽,结尾尤见功力,往往象电影的特写镜头,推出一个巨大、鲜明的形象。代表作如写罗马大将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勒俄帕特拉的故事的一组三首十四行诗:《西德努斯河》(Le Cydnus)、《战地黄昏》(Soir de bataille)、《安东尼与克勒俄帕特拉》(Antoine et Cléopâtre),堪与莎士比亚写同一故事的著名剧本媲美。西得努斯河在西里西亚,克勒俄帕特拉溯河而上,在河口城镇达苏首次会晤安东尼。她展露迷人的笑容,伸出琥珀色的双臂,紫色的王袍在皮肤上投下玫瑰色的



反光。最后三行：

她的双眸没有见到自身命运的预兆：
在她身边，两位圣子，欲望与死亡，
摘落的玫瑰花瓣在暗黑的水面上漂荡。

《战地黄昏》写安东尼与巴特人的一场恶战。巴特人的弓箭队万矢齐发，罗马士兵死伤枕藉。危急之际，一个身披紫袍、头顶钢盔，周身箭矢猥集，伤口淌着鲜血的人影在号角声里，在漫天烽火中勒住坐骑，出现在疆场上：“血迹斑斑的皇帝”安东尼。第三首写安东尼与克勒俄帕特拉的爱恋场面。最后三行，当克勒俄帕特拉委转于安东尼怀抱中的时候：

钟情的皇帝就向她俯下身軀，
在闪烁金光的星眸中他瞥见
战舰在茫茫大海中四散逃窜。

这个结句暗示安东尼已预感到，他将在一场海战中被对手屋大维击败。埃雷迪亚写咏物诗也用类似的手法。《珊瑚礁》(Le Récif de corail)先是描写寂静的海底世界，然后写一条大鱼在珊瑚丛间巡游，最后：

突然它摆动火一般艳丽的尾鳍：
于是这阴郁 静止的蓝色晶体
传遍黄金、螺钿和翡翠的颤栗。

苏利·普吕多母诗选

○致 读 者

我在路边把这些花儿采摘，
好运和厄运把我抛在那里，



可我不敢献出散乱的回忆；
我把它结成诗集，或许更惹人喜爱。

泪流滴滴的玫瑰尚未凋谢；
我给漆黑的目光安上了思维，
还有湖中的植物，新生的麦穗，
沉思的睡莲，我的生活将是诗中的一切。

读者，你的生活也是如此，因为人
在这点上都大同小异，或灾或福，
他们不惑而思，因爱而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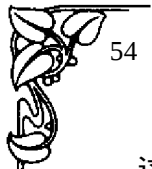
幻想至少化去他们二十个冬春，
最后有一天，大家都想站起，
想在消失之前播下点东西。

灵感

一只色彩奇异的孤鸟
落在一个女孩肩上，可是
她拔去它艳丽的羽毛，
制造了痛苦，用鸟的整件彩衣。

柔软的绒毛，还带着身体的温热，
残忍的嘴吐出微风把它吹散。
这鸟，就是我的心，那女孩，犯了罪恶，
是我提起来就禁不住要流泪的女伴。





这游戏使她快活 ,而我却心情沉痛 ,
我伤心地望着心中的美
被她取乐 ,吹上苍茫的天空。

她爱扬起头 ,用口中的气息
摇晃我的梦 ,我就是所谓的诗人。
愿这气息吹不着我的梦 ,我什么也不再是。

○ 痴 女

她到处流浪 ,向四周的小孩
要她在德国曾经见过的花 ,
一朵纤细、灰暗的山花 ,
芳香扑鼻 ,如爱情的表白。

她曾去德国旅行 ,从那儿回来起
不治的记忆忧郁症就烦扰着她 ,
也许她在德国见到的那朵花
伴有一种奇异、致命的魔力。

她说 ,亲着花冠 ,能猜到另一个世界 ,
闻着它神奇的芬芳 ,眼前出现一个天庭 ,
还说 ,从中能感到某人幸福可爱的心灵。

许多人都去寻找她要的这朵花 ,
可这种花太少 ,德国又太大 ;

而她却惋惜着花香 ,离开了人间。

献词

请作一次密谈 ,与我的这些诗 ;
原谅我这所有的诗句 ,为了名声
我歌唱爱情而没提你的名字 ,
我写得更多的是别人的灵魂。

可这些诗对别人毫无价值 :
诗中的温情只向你倾诉 ;
别人难以见到我爱的女子 ,
因为我没说 ,你又很清楚。

你深夜哭泣之时 ,白色的蜡烛
把柔光投入微火将熄的壁炉 ,
它只在暗处闪烁 ,天亮就消失。

像蜡烛一样 ,柔似那幽幽的烛火 ,
这些诗 ,只为你灵魂的黑夜而作 ,
一被别人读到 ,它就苍白失色。



○达娜伊特^①

四个女孩 ,全都一手叉腰 ,一手提瓮 ,
卡莉蒂 ,阿弥莫娜 ,阿加威和戴阿诺 ,
她们成了奴隶 ,怎么也干不完活 ,
整天从井边跑往漏水的酒桶。

唉 !粗陶磨肿了白嫩的肩膀 ,
无力的手臂累得提不起陶罐 :
“洞穴啊 ,我们日夜把你啜饮的坏蛋 ,
你无法止住的渴要我们怎样 ?”

她们跌倒了 ,空桶吓坏了她们的心 ;
可最年轻的妹妹 ,不那么哀伤 ,
她唱起歌 ,恢复了姐姐的勇气和力量。
这就是我们幻想的成果和天命 :
它们老是跌倒 ,年轻的希冀
总对它们说 :“姐姐们 ,让我们重新开始 !”

○伤口

士兵被枪击中 ,大叫一声栽倒 ;
人们把他抬走 ,香脂消毒了伤口 ;

① 希腊神话中埃及国王达娜奥斯五十个女儿的总称 ,她们在婚礼之夜统统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除了一个女儿之外。为此 ,她们被罚入地狱 ,每天往无底的酒桶里装水。“达那伊特的酒桶”现在已成了一句成语 ,意为“做劳而无功的事”。

有天 ,伤口愈合了 ,士兵放心行走 ,
一个明朗的晴天 ,他相信伤口已愈。

可是 ,一当潮湿阴暗的天气回复 ,
他就感到了旧日的痛苦在啮咬 ;
于是 ,他觉得伤并未完全治好 ,
铁的纪念品躺在他受伤的胁部。

同样 ,随着我思想的天气变换 ,
我灵魂中旧日受过伤的地方 ,
我所害怕的忧虑也在慢慢回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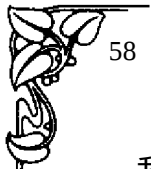
一滴泪 ,一首悲歌 ,书中的一个字 ,
我乐于生存其间的碧天之云 ,
都使我感到心中旧愁的牙齿。

○ 命 运

要是我在丑一些的眼睛下懂得爱情
该有多好 ! 那我就不会这么长久地
在世上忍受这唯一刀枪不入的辛酸回忆 ,
它离得再远 ,对我来说也是记忆犹新。

唉 ! 我怎能吹得灭这淡蓝的眼睛
像吹一支蜡烛 ? 它在我孤独的心中亮闪 ;
我不能够安心地度过一个夜晚 ,
哪怕披上坟墓漆黑的阴影。





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像大家一样，
首先爱的是人品，而不是折磨人的惊艳！
这美貌超出了欲望的界限和心的力量！

我本来可以自由随心地爱；
可我的情人，我已选择的情人，
我无法再替换，就像姐妹。

○他们去哪？

那些为爱情而死的人不会上天堂：
他们再没有黑夜、溪涧和小路，
他们不会尝到，在神圣的住处，
一种能使人忘记吻的甜蜜的蜜甜。

他们也不会下地狱，无穷无尽：
因为他们烤灼在鲜红的唇上，
魔鬼的指甲，挖他们的胸膛，
更挖他们残忍的蔑视和不治的疑心。

他们去哪？怎样的剧痛和狂欢，
如果墓中的心全都同样，
比得上他们尝过的快乐和苦难？

既然他们在人间就有了地狱和天堂，
有不断的恐惧和无穷的渴盼，

他们死后 ,将魂飞魄散 ,彻底消亡。

○救世的艺术

如果除了天空与大海没有别的蓝色 ,
除了麦穗别无金黄 除了玫瑰别无粉红 ,
如果说美只存在于冷漠无情的东西中 ,
那么 ,欣赏的乐趣就决不会苦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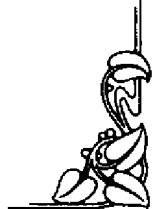
可有了海洋、田野、天空与玫瑰 ,
痛苦地诱人的东西也随之而来 ;
目光、微笑的妩媚和优美的姿态
深深地钻进灵魂 ,女人啊 ! 它们太昂贵。

我们爱你 ,痛苦由此而无终无止 :
因为和谐地创造了美的上帝 ,
也用单方面的叹息创造了爱。

可我愿意 ,以神圣的艺术为盔甲
看看嘴唇、眼睛和金色的头发 ,
就像是看玫瑰、大海、天空和麦。

○墓 地

他们对我说 :“秘密是强者的标记 :
你没有尊重你生活中的悲伤 ,
安然欢快的眼里毫无痛苦的迹象。”





啊！我的坦白使我付出了多少努力！

为了拯救短暂可爱的形体，
渎神的保尸者，把勇敢的手
伸入死者内脏，慌张，却不内疚，
高明地把香料放了进去。

我也用悲哀为自己创造了一门艺术
我的诗，比没药和甘松草更能防腐，
将为我保存充满爱情的青春；

我在心底为青春挖着墓坟，
为了青春的新鲜我曾想把墓关闭，
为了让它长存我本应违心地把墓开启。

○大胆的虔诚

上帝啊，如果在某个偏僻的地方，
我喝羊奶一个人独自长大，
没有人管，心麻木，唇结巴，
思想和眼费力地辨认光芒，

那我就能自由地投身你的怀抱，
享受被学习剥夺的巨大欢乐；
如果信仰宗教，好奇而不狂热，
我就不会失去宁静和骄傲。

可它们都猛烈地追击我的魂灵。
在你到来的那天，它们使我失明，
只在我心中摇动隐约的火光。

你道路的两边筑了那么多圣墙，
以至我，毁坏脚边的一切也难见到你，
以至我的虔诚变得与渎圣无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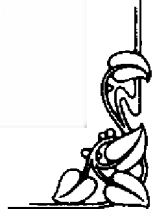
○祈 祷

我很想祈祷，我满怀哀怨，
残酷的理智要我忍受悲伤。
基督徒修女恳求的誓愿，
殉教者的鲜血，圣人的榜样。

我爱的需求，我的泪和巨大的悔恨，
这些，都不能使我重获信仰。
我的忧虑渎神而又神圣：
我的怀疑咒骂着心中欲望的上苍。

可我想祈祷，我太孤独了。
我如今把双膝跪在地上：
我在等你，主啊，主啊，你在何方？

我枉然地合上双掌，额压着《圣经》，
重温我的嘴勉强能拼读的“信经”
眼前的一切我都感觉不到。这真可怕。



○好死

《对话录》^① 把一道天光掷入灵魂。
可没有什么比《福音书》^② 更甜蜜人心。
它给脆弱的理智涂上海料使之永存，
它像奶一样轻轻流淌，发出没药的芳馨。

在它纯净的教谕中什么都没得到证明；
一切令人欢欣：广施圣油的行善人，
宽容卑贱的臣民的英雄气概和德行，
迎向耳光的脸颊，朝痛苦敞开的灵魂。

据说弥留者在这本好书中获得信仰：
当理智枯萎时，它使人陶醉和平静，
垂死者在那儿找到慷慨的支持和安宁。

教士，你使我抗拒你的额头汗水淋漓；
我弱得无当生疑，也许，我将不那么哀伤地
走向冥世，带着基督徒的希望。

○大熊星座

大熊星座，瀚海中的群鸟，

①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文艺著作。
② 讲述耶稣生平、教义的宗教著作，共四部。

早在牧人游荡于加尔代^① 之前，
 早在不安的灵魂进驻肉体之前，
 早在它被观望之前，它就熠熠闪耀。

从此，数不清的活人凝视着
 它盲目泼洒的遥远之光；
 在每个人的眼里它都不一样，
 大熊星座将照亮最后一个死者。

你不像是信徒，信徒对此感到震惊，
 哦，无法改变真确、单调的脸，
 就像插在黑被单上的七枚金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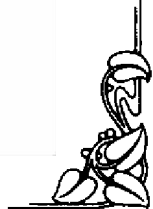
你明显的迟钝和冰冷的光线
 与那信仰不符，最先使我审视
 我自己晚祷的人，就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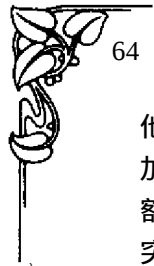
○消失的喊声

一个距今很远的人出现在我眼前：
 这是个建造高大的金字塔的苦力，
 小伙子在那些胆怯者中间消失，
 为克奥伯斯^② 堆积的花岗岩把他们压扁。

① 即古国巴比伦。

② 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前 2600 年他让人建造了几赛尔最大的金字塔。





他弯着腰 ,背负重石 ,膝盖在颤抖 ,
加上暑气逼人 ,他累得站立不稳 ;
额胀得通红 ,显出一条条皱纹 ,
突然 ,他大叫一声 ,像棵大树折断。

这喊声使阴森森的天发抖 ,使空气战栗 ,
它飞啊 ,升啊 ,来到繁星中间 ,
占星家在星海中看到命运凄惨的游戏。

它飞 ,它升 ,寻找着上帝和正义 ,
三千年了 ,在这巨大的建筑下面 ,
克奥柏斯枕着荣耀熟睡 ,永不变质。

○皆有或全无

我有两个愿望 ,它们颇为相像 ,
条条缕缕的苦衣 绒毛细细的玫瑰 :
玫瑰要永远不会枯萎 ,
苦衣要折磨人 ,死死不放。

因为暂时的安慰只能激起痛苦 ,
最微的不安是最大的不幸 ,
如果要高高兴兴地度过一生 ,
宁愿真痛苦 ,不要假幸福 !

要末清廉的苦行 ,要末放纵的狂欢 !
畏惧钱财 ,保持内心纯洁 ,



或尽情地享受 心安理得。

可纯洁或卑鄙 我都感到伊沙依^① 的木炭
和心怀敌意的女人极可爱的吻
轮番地惩罚和奉承我的唇。

○搏斗

每天晚上 我都被一种新的怀疑折磨，
我向这怪物挑战 我肯定 我否认……
纠缠着我的思想 这陌生的恶魔，
在我失眠之时更显得吓人。

静静地 眼睛圆睁 没有火烛，
我想抱住这个巨人 永不放松，
在我狭窄的床上 欢乐已被驱逐，
我搏斗着 却动不了 如在墓中。

有时 母亲过来 提灯照我，
看见我大汗淋漓 便对我说：
“孩子 你不舒服？为什么不睡？”

我被她替人担忧的善良感动，
一手放在额头 一手放在前胸，
答道：“奴妈 我今晚和上帝搏斗。”

① 公元前八世纪犹太四大预言者中的第一个。



○好人

这是个随和的好人,身体欠佳,
他一边认真地擦着眼镜,
一边用格言把神的本质概括,
格言明了得使人大为震惊。

这温顺的好人爽直地指出,
善与恶都是古人的废话,
简易的木偶戏中灵活的人物,
人的手根据需要把线牵拉。

他虔诚地敬仰神圣的《圣经》,
他不愿从中见到反自然的神灵;
对此,犹太教激烈地反对。

远离犹太教,他擦着眼镜,
帮助学者去数天上的星星。
这是个和蔼的人,斯宾诺莎^①的巴鲁施^②。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唯物主义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上帝由无数属性组成,人只能认识其中之二:广延与思维。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人要是相信自己那就错了,最明智的是试图了解我们的行为如何被确定。

② 巴鲁施:《圣经》中的先知热拉米之信徒,

○迟 疑

数不清的太阳啊 ,你们和我一样 ,
甚至比我更无知 ,你们不清楚
你们运动规律的缘由 ,听从摆布 ,
任意挥霍染黄深谷的颤抖的光芒。

刚盛开的玫瑰 ,你也是 ,什么都不知道 ,
睡莲、花朵和树木 ,你们一无所知 !
不可见的世界和我看到的人世
全然不知我不明白的计划和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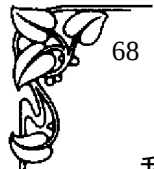
到处都是无知 ,神明 ,不会在人世 ,
也不会 in 黑暗的原子中站起身
大喊 :“我来了 ,我就是神 !”

奇异的真实 ,难以设想 ,
对心和脑来说它都是个障碍 ,
愿宇宙 ,一切在不知中成为上帝 !

○忏 悔

我的一桩大罪步步紧跟着我 ,
抱怨自己在怯懦的神秘中变老 ;
内疚的牙齿使它无法缄口沉默 ,
当我不留心时 ,它独自大声喊叫。





我想在一个善良的占有者胸中
把感到厌烦的沉重秘密摆脱，
为找到黑夜，我在地上挖了个洞，
在那儿向上帝轻声忏悔我的错。



幸福啊，教士的手宽恕了的凶犯；
他行凶杀人的血已经擦干，
那黑暗之时的血他再也不会看见！

我向上帝坦白了所有罪过，没隐瞒一点；
大地长出了荆棘，在我说话的地方，
我从不知道是否已被原谅。

○两种眩晕

旅游者，站在最高的山巅，
透过蔽眼遮目的玫瑰色雾气，
用害怕这个巨大的探深器
测量着颤抖的膝下无底的深涧。

鲁莽的牺牲品，为了这一看我受害匪浅，
我站在理智的高处，目瞪口呆地
探测这骗人的世界无尽的深底，
结果，内心的深渊处处跟在我身边。

深渊各不相同，可我们的不安却一样，

巨大的空茫吸引着游者使他吃惊；
上帝激起的恐惧在我心中闪过道道光亮！

可他，他的眩晕不能使任何人吃惊；
他苍白，他颤栗，人们觉得这很正常；
而我，像个疯子，不知什么原因。

○ 疑 惑

白色的真理躺在深深的井底。
大家从不注意或小心地避开；
而我，独自在那里冒险，由于凄愁的爱，
我穿过最黑的夜爬到井里。

我尽可能把绳子拖长；
我把它一直放到了头，我四顾，
眼珠惊慌，我伸出双臂摸触，
什么都没看见、没触到，我在悠晃。

而它却在那里，我听见它在呼气；
我像个永恒的钟摆，被它的引力所吸，
我来来回回，徒劳地在暗中触摸。

难道我不能延长这飘荡的绳索，
也不能重见欢快地诱我的日光？
难道我该在恐惧中一辈子地摇晃？



○坟墓

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亡 ,而他
却从沉睡中惊醒。一阵战栗滚过他麻木的全身 ;
他叫喊 ,没人 ! 他震耳欲聋的咒骂声
似乎从奇异的天花板上重新落下。

黑暗造成了巨大的空白 ,
他在那独自谛听 ,转动着由于阴影
和越来越强烈的恐怖而麻木的眼睛 ,
他狂乱地摸索着无边的浓黑。

没人 ! 他想站起来 ,无力而缓慢 ,
可他的脚 ,他的头和他的腰 ,
可怕啊 ! 同时撞上了六块木板。

睡吧 ,别再朝空高支起你的身 ,
活埋的滋味要是你不想尝到 ,
我的魂呀 ,不要跳也不要出声。

○致康德

我愿做着梦 ,不停地与你 ,康德 ,
逃离现实贪婪、冰冷的地面 :
对于被它激起的灵魂 ,梦的表现
总那么公正出色 ,热情好客。

你说过 ,这世界说到头不过是一梦一场 ,
是思考者抓不到的幽灵 ,
是理想显露 ,永无穷尽 ,
残酷而不可靠的表象。

每个感官做一个梦 和谐、芳馨 ,
有味、有色、美丽 ,整个外表是个梦 ;
人把自己发明的身体给了这些空幻的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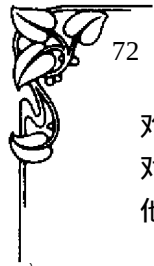
激动的我 ,对动人的缘由毫无知晓 ;
我命名了天空 ,眩晕的却是我自己 ,
我拥有的真实之物自己都难以感到。

○遥远的生活

那些没有出生的人 ,明天的人们 ,
隐约听到 ,如同一阵阵闷响 ,
铁锤的猛击 ,盔甲的碰撞 ,
以及路上所有的脚步声。

听波涛的柔声 ,头顶参天大树 ,
这嘈杂对他们来说仿佛是丰富的宴席 ;
当他们在成熟的处女腹中躁动时 ,
他们早已乞讨过生命和明白无疑的幸福。





难道没有一个返回阴间的死人
对他们说这赞歌由无数喊叫组成，
他们正安宁地睡在张开大口的地狱上方。

为让这些既无泪、又无笑的幸运儿，
没有欲望，在他们虚无的四周
倾听原子那可咒的旋风轻轻作响？

○翅 膀

上天啊，你可以作证，那时我还很小，
当我莽撞地提出想要一对翅膀：
垂涎永恒的天穹，在如此低矮的地方，
我的愿望并未把你得胜的宁静打搅。

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我觉得死神已到，
纯净的天！我把崭新的季节渴望，
这也是你的错，因为你把我们召唤，
用你壮丽的蓝天，用空中飞翔的小鸟！

既然现在已精疲力竭，战败而归，我承认
世界太大，我无法全放入我的灵魂，
你为什么要报复那无力的爱情？

哪个妒忌的天使，带着恶意的欢欣，
在我后背插上了他那双巨大的翅膀，
翅膀不停地扑动，一直压在我的身上。

○最后的假期

幸福啊 ,七岁就离开人间的小孩 ,
还没到心该为享乐而滴血的年龄 ,
他死于虚弱 ,圆睁着眼睛 ,
看着金色的橙树下变蓝的地中海 !

曾被拴在功课上的灵魂 ,人们再也无法摆布 ,
能自由地消失 ,他觉得非常高兴。
再没有老师了 ! 是他让别人听命 ,
母亲似乎成了大姐 ,为他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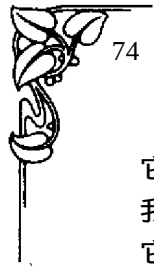
他击败了强者 ,就用他的虚弱 ;
他得到了渴望的东西 ,在人们给他之前 ,
他的苍白宽恕了他 ,在人家原谅他之前。

心无内疚 ,惹人喜欢 ,顽皮 ,懒惰 ,
他是用眼睛尾随着飞逝的船只 ,
在一天夜里 ,做着旅行的美梦咽的气。

○梦的真相

梦 ,生自睡袋的阴险的蛇 ,
在我的双臂缠上讨好的绳 ,
用唾沫把媚药涂上我的唇 ,
还用它变幻的颜色 ,逗我开心。





它从我的枕底爬出 ,从那时起 ,
我流动的血便像火热的熔岩忽被凝住 ;
它的盘结迫我为俘 ,它的目光沦为我奴 ,
我仿佛看到别人在借用我的身体。

可我不久就明白了它温存的恶意 ;
我在它的重压下徒劳地蜷起 ,
我重新跌倒 ,无法将它摆脱。

它的牙在找我的心 ,又翻又咬 ;
我死了 ,完全被残缺的梦所困惑。
“沉重的怪物啊 ,你是谁 ?”—— “烦恼。”

故乡

来吧 ! 不要一人孤行在嫉妒的小路 ,
要沿着众人来往的大道阔步兼程 ;
人只有成群才能强大、善良和公正 ;
众人一道才算完整 ,任何个人都有不足。

死者擅自把你变成他们的继承人 ;
故乡把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扔进模型 ,
它的名字往往使高傲的激情
像波浪一般 ,从胸口向眼睛涌奔。

来吧 ! 广场上吹过一阵大风 ,

来吧！英雄豪气散在空气当中，
成功地抖落忧郁的颓丧。

让心灵之风吹刮吧，吹过你的竖琴，
你的诗将像小旗一样飘个不停，
又像是鼓，在心中咚咚敲响。



梦中，农夫对我说：“做你自己的面包，
我不再养你了，去播种去耕地。”
织布工对我说：“你自己做裤裁衣。”
泥瓦匠对我说：“快用手拿起砖刀。”

孤独的我，被各行各业的人抛弃，
我到处受到他们无情的诅咒，
当我乞求上天巨大的怜悯的时候，
我发觉我的路上站着几只狮子。

我睁开眼睛，不知黎明是否当真：
勇敢的伙伴们吹着口哨站在梯上，
农田已被播种，纺机隆隆作响。

我感到了幸福，认识到在这个世界里
谁也不能自吹能把别人脱离；
从那天起，我爱上了一切人。



○世界之轴

阿特拉斯^① 头顶世界 ,双手叉腰 ,
大汗淋漓 ,眉头紧皱 ,鼻孔里
流出鲜血 ,他哭着 ,呻吟叹息 ,
粗硬的长须靠着宽阔的胸凹。

“起来！制造犁铧、马衔和撬棒！”
他喊道 ,朝那些被工作愁倒的人；
“兽类、森林、田野和海水会使你们，
被征服者 ,把安稳的众神反抗。”

“他们把最重的担子压在我的身上；
难道你们的灵魂竟如此贫乏、怯懦，
当我为你们受苦时 ,你们却在闲逛？”

“竖起高耸的山岳或巨大的城市，
以便与众神匹敌 ,使我坚强的双膝
无休止的繁重劳动不至于一无所获。”

○轮

轮子的发明者 ,陌生的半人半神，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普罗米修斯的兄弟。他反抗主神宙斯 ,攻打奥林匹斯山 ,失败后被罚用头和手在世界极西处顶住天。

你首先把柔软坚硬的槭树折弯，
制造了这古老的作品，世代相传，
这美丽的圆圈中间有颗星辰！

由于俄耳甫斯^① 和你，由于竖琴和轴心，
沉重的大理石也能穿越宇宙，
我们看见被重量滞留在原地的石头
像沙上的水一样流动前行。

当大地因响亮的滚动而呻吟，
最杰出的骏马在地狱里把你崇敬，
它们想起曾经快步拉动的大车。
可奥林匹斯^② 的车轮是多么缓慢！
你看，它在颤抖，它在逃窜，
火烫火烫，由于你没想到的快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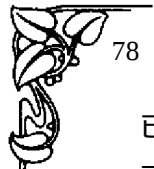
○秋的悲哀

炊烟袅袅的屋顶勉强使之欢乐的双眼，
被秋天耕地的犁沟刺得疲倦不堪，
拱形的天空完整无遗地整个儿显现，
用一个光秃秃的圆圈着单调的平原。

① 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曾随伊阿宋航海去取金羊毛，一路上借助音乐战胜了不少困难。妻子死后，他追回阴间，冥王被其琴声感动，答应让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在路上不得四顾。当他走到地面时，想回头看看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妻子又回到了阴间。

② 众神居住处，太阳神阿波罗每天驾着大车从东奔到西，给世界带来光明。





已流逝的岁月漫长得令人惊奇，
一片原始森林都应该已经形成，
响亮清越的鸟鸣在那儿颤栗，
和着光亮的树叶在风中唱出的歌。

灿烂的阳光下面，悲哀的诗人
又向造成这块荒凉平地的胳膊追问，
阳光犹如星点的绿色森林之夜。

诗人们哭着，在徒劳无益的叹息中，
忘记了出产面包的忧郁的犁沟，面包
丰富了他们梦比别人美丽的大脑。

○在深渊里

深深的海底使潜水员的眼睛兴奋：
神秘的春天，五彩的伊甸园，
不停地开花，默默地战颤，
战颤开花在清风中，蓝色深渊的微风。

数不清的闲逛者，蓝天的巨鸟，
在活泼的植物的拥抱中，
在雾蒙蒙如苍白黎明的日子里，
呼吸着海洋的气息，挣脱草木的缠绕。

远离海浪的地方，有根大而沉的缆绳，
为灵魂连结两个世界的桥梁，

座落在一张藻类和珍珠细沙床上。

因为人类昨天想从天上获取的雷电，
如今已被沉入深深的海底，
成了听从人类神圣语言的信使。

○前 进！

这确实是真的！大地老成这样！
啊！讲讲它如何找到了坚硬的轮廓，
混沌初开的迷雾，大地与日光的拚搏，
上升的草地，宇宙间的海洋。

可怕的长翅蛇，沉重的庞然物，
纯洁的空气，蓝天，玫瑰，夏娃，爱情，
整个世界，不回头，向前进，
地皮数着它缓慢而肯定的脚步！

告诉我，尤其要告诉我世界毫不疲倦，
它向往着，从遥远的过去之深渊，
到未来之美的无法确定的终极。

啊，好奇而冷酷的学者，你已掀起
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尚有余热的襁褓，
你至少要证实这理想，如你感觉不到！



○逼真如实的画

她走了！可出于忠贞的爱，我要把她
完整地留在虔诚的肖像画里，
逼真如实的肖像画，什么都不拉下：
她的缺陷（这也同样可爱），她的美丽。

画完了！无情的画布上，
画家理想中的人在微笑：
我要的就是她，与真的一模一样，
那种美只有在她身上才能见到。

可是，太阳啊，最熟悉她的朋友，
当我们在一起时，请把最纯的光
照入她的心，以便在她眼中闪亮，

艺术家，你的手既不寻找也不发抖，
来吧，来到镜前，我给你印上
使我爱上她的每一缕阳光。

○裸露的世界

化学家四周放着曲颈长瓶，
小瓶小炉和奇怪的蛇形管，
他认真地探研力的无穷变幻，

巧妙地把确定好的约会强加给它们。

他安排它们极其隐秘的爱情，
猜测和晃动它们秘密的诱饵，
让它们结合，让它们突然分手，
成功地操纵它们盲目的天命。

智者啊，你能看见完全裸露的力，
教教我如何在你的曲颈瓶底，
透过色彩，读懂世界的内部。

行行好，把我带进这黑暗的帝国：
我渴望的，正是现实无遮掩的本我；
它的外表很表，但充满痛苦。

约会

天色已晚，天文学家在夜间坚持工作，
他登上塔顶，在寂静无声的天上
寻找着金岛。头被黑夜淹没，
他无终止地看着晨曦发白的远方。

星球一个个飞逝，如被颠起的种子；
厚厚地聚集着的星云闪烁耀眼；
他紧盯着他所跟踪的那颗狂乱的星体，
督促着它，对它说：“千年后再见。”



星体会回来的。它丝毫骗不了
永恒的科学,哪怕一分半秒;
某些人将过世,但人类在等待星体。

人类多变然而肯定的目光在放哨,
尽管星体回来时他们已经云消,
但真理,将独自在高塔是监视。

○最初的孤独

人们看见几个小家伙
总在阴郁的学校里哭泣;
别人在翻筋斗做游戏,
他们却呆在操场角落。

鞋总擦得那么亮,
罩衫熨烫得很平,
裤子也总是笔挺;
一副娇嫩听话样。

强壮者叫他们小妞,
狡猾者叫他们傻瓜;
他们交出玩具,那么听话,
日后不会去做买卖。

最胆小的人也戏弄他们,
馋鬼成了他们的朋友,



同学们都以为他们富有，
因为他们对钱物不在乎。

他们在老师的眼皮下颤抖，
老师的影子给他们带来不幸。
这些小孩本来不该出生，
童年对他们来说太为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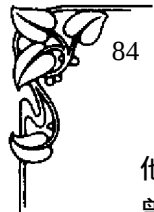
啊！完不成作业，
听不懂功课！
被惩罚被训斥，
遭受种种耻辱！

一切都使他们惊恐遭殃，
白天是钟声，夜里，
当老师终于离校时，
是大宿舍的凄凉。

颤巍巍的幽光
照着铁床上的被褥；
沉睡者尖厉的呼噜
像冬天坟墓上的寒风。

当别人昏昏睡着，
在梦中坐牢进监，
他们想着星期天，
想家，醒了一宵。





他们想起小的时候，
曾深埋在晃荡的摇篮里，
舒舒服服地酣睡，有时，
母亲把他们从床上抱起。

母亲们啊，已故的罪人，
你们离他们万里迢迢！
这些出生了的生灵
缺少难言的照料。

人们给了他们衬衫，
和他们必需的被子：
除了你们，别人送的东西
不能给他们以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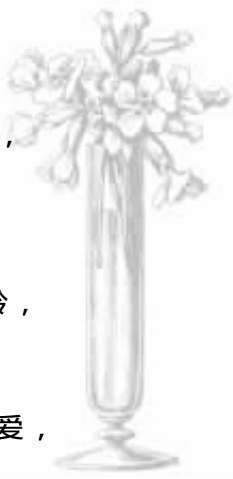
可你们多么狠心，
他们不会把你们忘记，
小脑袋埋在枕底，
他们呜呜地哭个不停。



○十四行诗

二十岁的男子最傲慢挑剔：
他不屑一顾最先遇到的女孩，
却钟情最美的人儿！满怀真心的狂喜，
他把昨日才生的愿望当作了情爱。

不久 ,他便开始尝到了苦头 ,
大眼睛迷人的魅力慢慢衰减 ,
其它姑娘 ,却用曾被蔑视的内秀 ,
把最隐秘最珍贵的宝藏显现。



人们从来只知道改变不幸 :
到了相信只能爱一个姑娘的年龄 ,
他已从她那儿学会了受难。

而后 ,当他发现许多姑娘都很可爱 ,
他却觉得挑选情人已为时太晚 ,
他的心啊已无力再度张开。

○爱的衰亡

秋天临终的叹息 ,掠过湖边
畏寒的灯芯草 ,
叹息中 ,飘来一阵微响 :是凄愁的水面
在与柳树交谈。

柳树说 :“瞧 ,我多忧郁 ! 我的绿叶飘落
铺满你冰冷明净的水面 ;
我旧日的伴侣呀 ,今天 ,你就当我
已逝之春的坟墓吧。”

柳叶轻飘 ,将把褐水染黄。



水答道：“我苍白的情人啊，
别这样让你的叶子一张张
慢慢落下；

“这种吻使我痛苦，真的，就像是
沉重的船桨的击打；
它给我的颤栗，如同一个伤口
不断地扩大。

“开始，只是一点，后来成了一个洞，
颤抖着增大；
岸上的花儿全都感到了
脚边的哭泣。

“让罕见漫长的颤栗折磨我吧！
为什么要一点点把我遗忘？
请把你全部的别吻，残忍地
一次摇落在你的情人身上！”

大路

这是条大路，椴树种在两边。
那么高、那么宽、那么暗，甚至大白天
孩子们也不敢在那儿独行。
那里的夏天冷得与严冬无异；
不知是什么睡眠加重了空气，
什么哀伤加厚了阴影。

椴树很古很老，垂叶张张
内搭起穹、外筑起墙，
形状如旧，丝毫未改。
斑驳的黑树皮远离裂开的树干：
它们就像，一只臂向一只臂伸展，
巨大的蜡烛台。

可是在上方，它们用一张张叶子
制造了夜，晴天，路上的硬沙里，
没一块石头闪亮，
雨天，几乎听不到绿色的穹顶
沙沙作响，孤单的雨水时续时停，
一滴滴落在地上。

丛深处，有座围着栅栏的寺庙，
其木头已被青苔腐烂，被圣洁的葡萄
和青藤折弯压断，
可恶的爱神笑着，仍用断指
指着远处旧日的一颗颗心，
心已被石箭所伤。
人们随时都能感到那儿夜的神秘，
在冷冰冰的雕像四周，人们相信看到
情火在双双飞行。
回忆的精灵在那里平静地哭泣；
就是在那，虽然岁月已久、早已别世，
灵魂仍在约会亲近。



那是一切在那儿相爱、以及四月里
年轻的爱神在棚架的玫瑰底
所呼唤的人之灵魂；
这些可怜的死者不停地向他奔去；
不再有昔日的嘴唇，他们前来
在永恒的嘴上亲吻。

○华尔兹

轻纱薄绸的浪里
舞伴们苍白、无言，
他们载着，地板弯曲，
明亮的灯光闪耀，
照花他们半闭的眼。

我想起曾在不列颠见过的
古老的礁石，海浪昼夜不分
在那儿汹涌、回旋、冲击，
伴着同样的涛声。

缓慢的华尔兹藏着爱情
忧郁的表白，心灵举翅
在那儿轻轻滑行；
如同不断的逃逝，
如同无尽的回归。

我想起曾在不列颠见过的
古老的礁石，海浪昼夜不分
在那儿汹涌、回旋、冲击，
伴着同样的涛声。

小伙子感觉到自己的青春，
圣洁的少女说：“我在恋爱？”
他们的嘴唇，不停地交换
甜蜜短暂的许诺，用一个
永远不会再来的吻。

我想起曾在不列颠见过的
古老的礁石，海浪昼夜不分
在那儿汹涌、回旋、冲击，
伴着同样的涛声。

音乐渐弱，华尔兹停止，
苍白的灯光已经暗淡，
镜子心慌意乱，嘤嘤哭泣。
剩下的只有浓厚的黑暗，
所有的舞伴都已消失。

我想起曾在不列颠见过的
古老的礁石，海浪昼夜不分
在那儿汹涌、回旋、冲击，
伴着同样的涛声。



○天 鹅

幽深宁静的碧湖光滑如镜，
天鹅划着巨蹼在水中滑行，
无声无息。它两胁的羽绒
犹如春雪在阳光下消融；
可它的巨翅，在微风中颤抖，
坚定，洁白，如一艘慢船。
美丽的颈脖，俯视着芦苇，
忽而伸得长长，潜入湖水，
忽而优雅地弯曲，如一株植物，
它把黑喙藏进耀眼的颈脖。
有时，它慢慢地蜿蜒前行，
沿着阴暗宁静的松树林，
厚厚的水草发丝般拖在身后，
它划着水，缓慢而闲悠。
为永不复返的岁月哭泣的幽泉，
诗人倾听内心的洞穴，都使它兴奋；
它懒洋洋地游着，柳叶一片
无声地擦过它的素肩。
有时，它远远避开幽暗的丛树，
优美地，从深蓝的岸边游出，
为了祝捷它所赞赏的白色，
它选中了阳光辉映的水泽。
而后，当湖水与湖岸朦胧不清，
当一切都变成模模糊糊的幽灵，

当菖兰和灯芯草纹丝不动，
雨蛙清朗的叫声响彻天空，
当一道长长的红光把天际染黄，
黄莺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这飞禽，在映照着乳白和紫红、
美丽的夜色的灰蒙蒙湖中，
如同钻石其中的一个银瓶
翅包着头，沉睡在两重天空之间。

○大地与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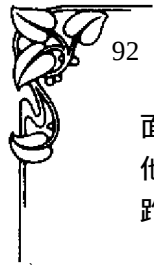
小时候，当人们在地上蹒跚学步，
灵魂与眼睛纯洁美丽，
可长大后，对行走其上的大地，
人们却几乎不屑一顾。

我已感到忘记了大地，
有时，大脑疲惫的思想者，
我后悔，我又加入
低我一头的孩子当中。

他们离开了母奶，
用迟疑的小脚
去认识大地，用双手
去按摸世上的一切。

他们勇敢无畏地





面对着凶恶的家狗；
他们看着每一只走兽
跑进深深的草里。

他们听青草“滋滋”长高，
唯有他们能闻到草的香味；
他们紧盯着一块块青苔，
凝视着一粒粒黄沙。

花儿吻着他们的唇，
他们的唇与花一般高，
人们擦拭他们的泪水，
擦去的却常常是晨露。

过去，我也曾看见大地
向我伸出手臂，凑过嘴唇！
自从我想探清它的奥秘，
我便再也见不着它的影。

从此，对我来说，
它再无秘密，只有新奇；
当我见到大地之美，
我感到心更为孤寂。

当我放下架子，任性地
弯下腰扮作孩童，
我纠缠着这个



再不愿抚爱我的奶妈。

○不幸的情感

我安错了心 我爱他人之子；
他装出一副乖样 想占我的便宜，
 这小叛逆！我知道；
他母亲 当我去时 猜我的用意，
喊来儿子 觉得我是为孩子而去，
 可她从不恨我。

孩子用他尖细柔软的声音
 (小孩有两种声音) 带着表情，
 讲着自己不懂的寓言；
然后 让我在黄沙上给士兵排队，
缠着我 这可爱的纠缠 使我感到有种难言的欢乐。

我在那每次都受骗上当 我希望
凭我的和善我应该能当爸爸：
 他不是说很爱我吗？
可突然 真正的父亲来到 真倒霉！
孩子跑着 拍着手 搂他 抱他，
 可怜的叔叔一钱不值。

○插 条

当原野披上绿装，



当天空把道路染黄，
当美丽的鲜花开放，
吸引着嘴唇和手。

阳春五月，有个青年小伙，
在窗口放了一盆玫瑰；
他任其生长、开花，
既不去看，也不浇水。

刚好有几个妙龄姑娘
经过这美丽的玫瑰，
她们互相开着玩笑，
摘下花朵把胸衣点缀。

她们的手使秋天提前来临，
遭殃的玫瑰早早地送了命，
它失去了所有的花朵，
窗户也失去了欢欣；

以致有一天，年青小伙
挨家挨户敲门，喊道：
“但愿你们当中有人
把笑着摘去的花朵还我！”

可大门一直紧紧关闭。
最后，终于有人开门：
“啊！来吧，”一个少女
手指玫瑰，笑着说：

‘我决非拿来打扮自己，
而是为抢救最后的枝丫，
瞧！我做了这根插条，
以便在更美的日子里还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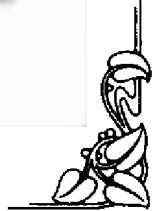
○迟 疑

我想对她说些什么，
却又不敢；
语言会暴露我的隐衷，
哪怕说得很轻。

这异乎寻常的羞怯
因何缘由？
应该说，我决定开口……
但我默然。

十八岁时，我觉得表白
没这么艰难；
很久以来我的嘴唇
就已不那么勇敢。

我觉得自己爱她，但又怕
自作多情；
甚至我眼中的泪水



也可能撒谎。

因为我会白白地哭泣，
诚意真心，
在我心中悲泣的也许是
旧日的爱情。



○流 放

我同情那些流亡他乡的不幸者，
情人的爱与美被他们抛在身后；
幸福啊，那些有情侣伴随流亡荒漠的人：
他们与妻子一道把家乡带走。

在依然向他们微笑的明眸里，
他们重新找到了故乡的阳光，
在圣洁的额头，找回了祖先的田地，
被遗弃的百合也重新开放。

已离开的天空在异地跟着他们；
因为情人已经在心中在嘴上，
留下了远方的太阳忠诚的反光，
把旧日的黑液当作了新床。

我毫不同情那些什么都没失去、
难忘的回忆使他们两眼欢欣、
双手喷香的人！在爱人的怀里，

一切都得到了偿还 季节、土地和家庭。

我同情那些真正的流亡者，
他们抛弃了美丽的土地上拥有的一切！
然而，我更同情的是那些
虽在故乡却无情侣为他们哭泣的人。

啊，他们在自己家里，日日夜夜，
寻找这需要的人，亲爱的爱人！
越不离家越感到孤独，是的，
流放在故乡，是最糟的流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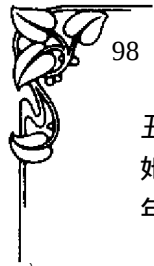
蓝天、空气，圣洁的百合、
祖先的田园，治不好他的创伤！
家乡土地上温柔的爱情
只能使爱人离他的心更遥远渺茫。

○丑 姑 娘

女人啊，你们在亵渎爱情，偶然她。
只要有一个反抗者蔑视你们的权威。
啊！最大的侮辱，是这权势
默默地忍受一个年轻女子
被大自然母亲剥夺荣耀与权利，美！

在看她的眼里，爱情决不会闪现；
她可以离开母亲，平平安安。





丑姑娘！人们只轻蔑地瞧她一眼；
她的丑甚至使她没有任何欲望，
年轻的小伙怎么会愿意把她陪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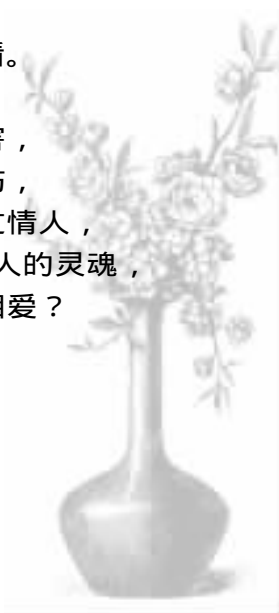
小伙子们自命不凡，放荡粗暴。
丑陋的姑娘！小伙子们怎么会要？
他们用恶毒的语言把她辱骂，
结婚舞会上，他们让一个中学生
把她从角落里拉出来取笑。

可怜的姑娘！她知道自己年轻；
她是美人的姐妹，同为幸福而生，
她把脸蛋看作是心灵的敌人，
在习惯的恭维当中，最多
有个好心的老头说她头发好看。

自从漂亮的脸蛋使我深受其害，
我便想在你身边医治我的创伤，
孩子啊，你懂得爱，却从未有过情人，
你是天使，你只是个不会折磨人的灵魂，
为什么我还太年轻不能与你相爱？

妒 春

春天啊，最令人向往
最为短暂的季节，
请你长留在我的身旁！
你拥有我的心上，



我在等她！

你的蓝天对我毫无笑容，
我看见她那是在隆冬；
这昙花一现的情密意，
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
 我只享用一次。

我的幸福只是一星火花，
在舞会上一现即逝；
冬天过去了，我失去了她；
这就是为什么，普天同庆的节日

 你使我哀伤。

当我离开她时我害怕你。
我怕一朵桔黄色的花
落在她心中，邀请她
把雏菊细细观察；
 多么危险！

这颗心什么都还不知，
它是你甜柔的温暖所孵，
它猜测预感着它的黎明；
它向让所有鲜花开放的你
 慢慢张开。

你的呼吸使她感到惊奇，
她听着空气温馨的劝告；



五月的空气我最害怕，
我觉得，冬天尚未来到，
我就完全失去她。

○三 色 堇

有天晚上，大脑不停地开动，
累得我一身疲惫，
我昏昏睡去，一个花蕾
出现在我的梦中。

那是一朵叫做三色堇的花；
它含苞欲放，而我
却感到将由此死去：
我所有的生命都转给了它。

这交换听不到看不见：
随着它的一片片花瓣
驱散出生时的黑暗，
我的力量也慢慢消减。

它黑绒绒的大眼
张开得如此缓慢，
以致我觉得我的苦难
历经了数不清的世纪。

“花儿呀，快开，想见你盛开的热望

把我折磨得精疲力竭；
愿你静止深幽的目光
在你的倩眼中完美的闪亮！”



可当它的眼皮
展开最后一道皱纹，
我已昏昏沉沉
熟睡在漆黑的夜里。

○竖琴与手指

缪斯女神低着头僵立全身，
她不再歌唱，竖琴烦恼得直叹，
抱怨指头不再把它拨弹，
说：“你今天怎么这样麻木不仁？”

“玫瑰色的手指，没有你我一事无成，
醒来吧，空气如此沉重，与你低谈
实在是难，因为没有你，我的琴弦
将像紧闭的嘴唇，默然无声。

“向我扑来吧，如同阳光下
和风吹得花儿轻轻摇摆；
掏出我的喊声如同撕裂亚麻，
或者像泪水一样慢慢向我流来。

“否则，假如你看不起我让我什么不做，



用我的琴架去框牛的四方脑门；
除了这手指的吻，你还要我靠什么吻
生活？这手指为它们自己制造了我。”

“竖琴啊，我们又能怎么办？
是我们和谐，是我们狂喜萎靡？
难道我们没有觉得，天才的奴隶，
我们所有的颤栗都与沉睡的心相关？

“他是上帝，手忍受着他无常的性情：
有时，他没等我们疲倦就把我们背叛，
有时，他狂热无情，久久地拨动琴弦，
拨得弦断，拨得我们鲜血淋淋！

“不断地求他，无论你要什么歌曲，
因为只有他才能决定歌曲的命运：
没有夏天的微风哪来树叶的呢喃，
没有心灵的呼吸哪有手指的绝技！”

〇三 月

三月，当冬去春归，
当复苏的乡村
如同康复的病人，
那最初的微笑十分珍贵。

当天空仍布满寒气，

夹带着零乱的雪花，
当清凉的正午阴云低挂，
披着黎明的白衣。

当温和的空气
液化大理石般的死水；
当树顶的嫩叶
悬挂着蓝色的雾气。

当女人变得更加漂亮，
由于纯真的日光，
由于我们的爱情苏醒，
(她的羞涩在爱情中更新。)

啊！难道我不该抓住
这飞逝的宝贵时光？
它是岁月中的早晨，
是人们渴望的青春。

可我凄愁地把它品尝。
像只猫头鹰，当东方发亮，
转动着充满黑夜的大眼，
惧怕伤害它们的光线。

就这样，走出冬天的悲哀，
我张开大眼，它们仍沉醉在
书本黑暗、徒劳的梦中，



大自然给我带来苦痛。

○罚下地狱

星期天,一群群令人奇怪的小市民
乱糟糟闹哄哄地涌向画廊,
他们少见多怪,每年都来艺术市场
徒劳地欢娱他们瞎子般的眼睛。
就这样站在美的面前,毫不激动,
这些被称为群氓的贱人,爱慕虚荣,
他们两眼无神,嘴巴大张,
像一群对着太阳咩咩的羊。

然而在那边,有个充满智慧,
消瘦的沉思者,穿着旧大衣,
站在公园的角落独自沉思。
他抱着臂膀,用痛苦的目光
盯着沿花坛矗立的塑像,
不幸的人!他感到伤口增大,
痛苦带来的阴影加深;
因为他本人曾握过雕刀,
有过雕塑家蓝白色的梦想。
可不久,贫困就把冰冷的尸布
盖在他热情的希望和崇高的理想之上;
而那些与他为敌的人却活得舒适幸福。

他能强过他们吗?也许。可这无关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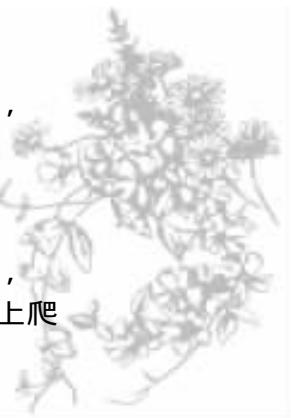
受荣誉激励和鼓舞的大师啊，
你生就一个丰富的大脑，手指灵巧，
可怜可怜那些赞赏过你的人吧，
唉！他们如此爱你，以致于
不冒风险紧跟你就活不下去！
大师啊，贱民们数着他们的伤亡者
才知道你是多么的强壮。
然而，在和谐明亮的地方，
你借天才之风作巨大的飞行，
他们却看着你翱翔的蓝天，
跌落在下地狱的艺术家粗糙的路面。

那人与你一样，有过创造的欢乐，
在他圣洁之手缓慢的抚摸下，
神奇地出现了美丽光滑的胸，
他尊敬地模仿在简略的草图中
所预感到的精美绝伦的人体；
当他塑造左胸，感到里面有颗心时，
谁也没有他颤抖得那么兴奋骄傲。
可在这众神的游戏里他是个败者；
他一无所有：贫困会把艺术家扼杀。
醉欢之后，是悲惨的时刻，
年轻的妻子，在画坊的墙角，
操心着艺术使人忘记的面包，
她轮番看着一个个苍白的小孩，
和被孩子的父亲变得美妙的土块，
她咒骂着粘土的不育贫瘠，





想念她已离开的肥沃土地。
啊！工作得不到酬报的剧痛，
拿笔杆子的评论家无知的嘲弄，
同行中敌人的妒忌或蔑视，
这些痛苦把整颗心泡入其中！
看看爱妻眼中无声的责难，
你会感到有一种渎神般的不安，
要知道人们是疯子、叛徒，为往上爬
会把自己的责任踩在脚下。



他逃离了画坊，这英勇而可怜的人，
在一个店铺的深处数着别人的金钱。
他创造性的拳头为高傲的大理石而生，
如今却在灰暗的纸上画着卑鄙的数字。
但愿他的堕落，能使他不再清醒，
能把他的心一直烧成灰烬，
完全死去，躺在墓中，被人遗忘！
可他熄灭的火并未彻底埋葬。
一块想成为雕像的石头跟着他：
假如他不让它成活，它就要把他杀死。
它用遥远的呼吸激动他的手指，
在残酷的梦中，这石头好像有了模样；
似乎完美无缺、跳个不停的形状，
轻声嘀咕：“你看见了我，却没塑造我！”
如同命定的内疚，它适时而来，
一切都成了它的基石，直至柜台。
是她！他悲梦中的维纳斯，美丽，

高贵,无可挑剔,每年都在这里,
拉着他,在所有姐妹中占一席之地,
她终于制服了行家妒忌冷酷的目光!
她胜利了!而他,世界将重新把他承认,
他离升了,他已感到成了神,不再是人,
荣耀的月桂颤抖着戴在他的头上!

可狂欢如梦,美梦短暂,
接踵而来的是多么可怕的深渊!
瞧!他突然测量起从荣誉到死亡
那数不尽的阶梯,用无情肯定的目光!
他发现自己渺小,因为曾自觉高大!
他哭了。可严肃认真的妻子
看他昏厥过去,心想自己是母亲,
便过来习惯地拉他的手,责备他:
“我已经告诉过你,一个月来,
你一直这样苍白、忧伤、疲惫!”
她用许多普通却无可辩驳的理由
挑他剧烈痛苦的刺头,
拉他离开理想,像拉酒鬼离酒。

○大 海

大海发出巨大的吟呻,
蜷曲着身子又叫又喊,
它像一个怀孕的巨人,
怎么也生不下孩子,



疼痛得在地上打滚。

它滚圆的身子站起来，
又失望地倒下。

可它也有休息的时刻：
那时，它在蓝天下做梦，
镜子般平静、光滑。

它的脚抚摸着一个个王国，
它的手高举着一艘艘大船：
只要有一丝风它就微笑，
缆绳是琴弦，
桅楼是摇篮。

它对水手说：“原谅我，
如果我的痛苦伤害了你；
唉！其实我心肠很好，
可我吃尽苦头，找不到
强壮得足以帮助我的人！”

接着，它又胀起来，瘪下去，
在深深的海底抱怨；
像它一样，有颗不幸的巨魂，
拥有痛苦的力量，
自身的宏伟使其孤孤单单！

○树林的夜与静

这不再是黑夜，也不再是静寂，
因为每种孤独都有其隐衷：
在被睡梦带入树林的眼中，
树林也有其静和暗的方式。

声音之魂仿佛在寂静中漫游，
光亮在浓夜中渗透。其奥秘
丰富多义：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
根据自己的回忆去解释、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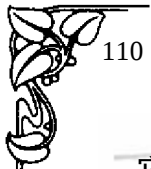
树林之夜诞生了思想的黎明；
它的寂静如同睡鸟能展翅飞行，
这对于诗歌来说实在是大有好处。

在树林中，心轻而易举地献出：
树林之夜让看它的目光变得深沉，
它的寂静组成了爱情的呢喃。

○鸽子与百合

女人啊，这只动着红颈的鸽子，
你微张的嘴把它亲吻，
它从未感到过嘴唇这样频繁地
把它易颤的轻喙湿润。





它从未听说过你低声地告诉它
那些激动的名字，
从未看到过这么好的米从你手中落下，
在进餐之时。

它从未感到过你的心在颤抖，
当你热情地摸它的翅膀；
从未感到过它的羽毛在你的叹息中打战，
你的泪水在羽毛上流淌。

你让它在柳枝上焦急地等待，像个牢囚，
它鼓起喉咙，
徒劳地用，用温柔的悲泣向你哀求：
你却从来不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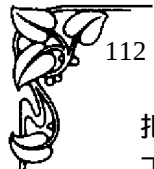
鲜花在春天做梦的花瓶里
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浇灌；
你的唇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地
吻过纯洁庄重的百合花。

女人啊，什么新的爱情或旧的回忆，
什么坟墓或摇篮，
使得你对你的百合对你的鸽子
又产生了崇高的情感？

○寻欢作乐的人们

天真的诗人，动笔之前皱眉苦思，
此刻，他正惊讶那些引人发笑的玩艺。
有时，他扭头退出戏院，当他看到
一个蹩脚的文字游戏
便把那些闲懒的观众逗得哈哈大笑，
在那帮大腹便便的欢笑者中，
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孤独，
以至于，眼花目眩，头昏脑胀，
可能的话他不等剧终便悄悄退场。
终于能自由呼吸了，他转动眼睛，
看着黯蓝辽阔的天上一颗颗星星。
啊，走出剧院后，夜更令人陶醉，
多好啊，看着乌黑而缓慢的塞纳河
在旧桥下默默地流动它起伏的河水，
灯光在水面上拖着长长的颤影，
就像是墓中的尸布上银色的泪！
这悲哀，使人忘却了那些讨厌的狂欢。
唉！依然圣洁的欢乐如今安在？
什么邪恶玷污了我们身上高卢的血统？
我们何时才能再有过去那真诚的笑容？
荒诞的酒神节仿佛就在今天；
面罩肮脏的闹剧在平庸的舞台上上演；
低劣的方言在可爱、卓越的人们当中
恬不知耻地与法兰西语言争雄；





把人嘴变成兽嘴、翻来覆去的歌曲；
下流的故事，反映丑恶的镜子；
喋喋不休的嚼舌，恼怒变平庸为风趣；
讲囚犯的戏剧，写小偷的片断，
良心在罩衫下跳动的痛苦之人；
看了会使妻子堕落的滑稽剧，
冒犯丈夫，可笑而大逆不道；
下流节目，女人的肉体标上卖价，
如同货摊上展开的藏红花，
巧妙地引诱贪婪的色鬼；
搭布景的滑稽戏，拙劣的笑料，
靠灌醉观众的目光来避免倒彩；
荷马的竖琴被用来弹奏低级曲调；
短暂的爱情所拥有的一切可咒的玩艺，
这爱情将要堕落，从即兴变成职业：
就是这些乐得众人哈哈大笑！

愚蠢啊，许多人崇拜的永恒的金犊，
你容易吸引他们，沦他们为奴，
你如同枷锁无声地使他们臣服，
喜爱暴力的恶魔，你惯施伎俩，
常常讥笑自由严肃的思想，
统治吧！但愿有一天，你也会轮到
当被人蔑视的小丑，当玩具，当笑料！
愿理智的鞭子在你身上炸响，愿理智
露出欢笑，愿它也能无情地站起；
愿它能反击那些愚的嘲笑，

愿它把你的巨丑和拙笨
剥光衣服在阳光下暴露。
莫里哀^① ,站起来吧! 还有你 阿里斯托芬^② !
让我们前进! 让粗俗的民众听听
理想的赞歌 ,这赞歌在苦笑深处 ,
在巨笑深处 ,正义的思想迅捷坦诚的碰撞
像铁块一样在这巨笑中当当作响 ;
在理智的
美丽的欢
在他们壮

○失 望

腐水是面镜子
比清水更为逼真 ;
外景用色彩盖住了污底 ,
使腐水变得很美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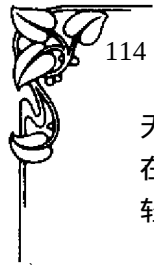
黎明、鸽子和乌云
清楚地在那儿暗出 ,
蓝天的恢宏辽阔
似乎没减一毫一分。

游蛇和蚂蟥 ,

① 莫里哀 (1622—1673) ,十七世纪法国著名古典主义剧作家。

② 阿里斯托芬 (前 445—前 386) ,古希腊著名喜剧作家





无数看不清的小虫，
在这肮脏的水面上
轻轻地游来荡去。

来自上面的反光
遮住了它们，骗人的光芒
使眼睛产生了幻觉，
似乎蓝色的巨谷在张开。

天空透过可怕的脏物
熠熠闪耀，无遮无皱，
它把脏物变成星星
然后在星星下面穹起。

可是，试图伸向星星
想在星上面停歇的嘴，
感到前面有个怪物
要抓住它的唇。

理想就这样映照在
一个无耻的情人眼里，
灵魂就这样沉入其中，
只感到现实的丑恶。

○内心搏斗

心啊，你将成为爱情永恒的粮食？

意志对你有什么用场，
如果不是为了让你的痛苦完全消失，
最后在平和中，比本性更强烈，
让你坐在驯服的欲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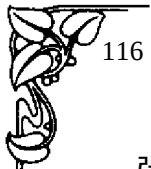
如同一个斗兽者，搏斗之后，
让老虎服服贴贴，
坐在虎背，用流血的拳头
把它摁在地上，强迫它害怕
被它咬过的那个人？

就像这独处铁笼的斗兽者，
只能求助于自己，
因为无人与他一起遭此危险，
谁也不懂怪物同他讲的
心照不宣的语言，
同样，在受欲望驱使的搏斗中，
心啊，别指望他人！
别在牙齿下等待他人的援救！
不败即胜。

○叹 息

从未见过她、听她讲过话，
也从未高喊过她的名和姓，
可忠诚地，一直在等她，
永远爱她。





张开的双臂 ,等累了 ,
又空空地合上 ,
可还是 ,一直伸向她 ,
永远爱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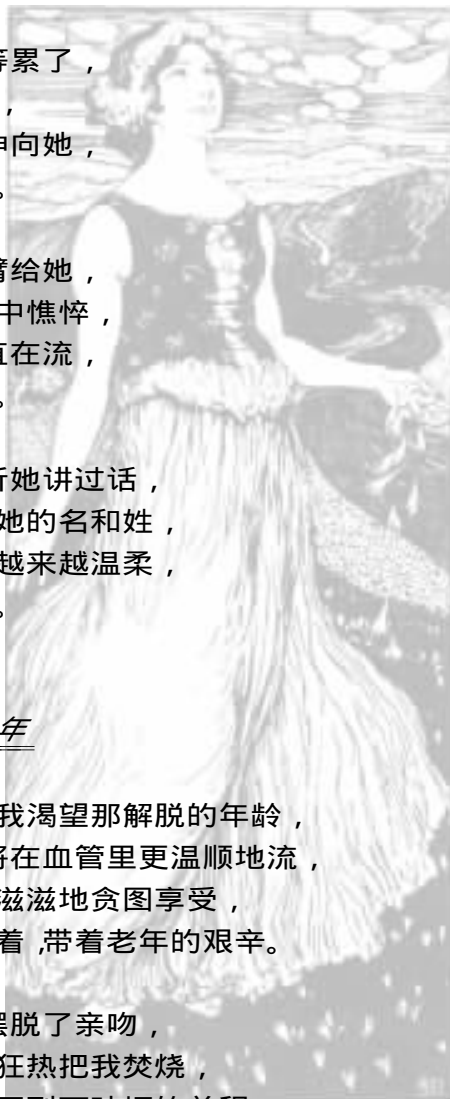
啊 ,只能够伸臂给她 ,
只能够在泪水中憔悴 ,
可这泪啊 ,一直在流 ,
永远爱她。

从未见过她、听她讲过话 ,
也从未高喊过她的名和姓 ,
可这爱呀总是越来越温柔 ,
永远爱她。

○暮 年

让光阴飞逝 !我渴望那解脱的年龄 ,
那时 ,我的血将在血管里更温顺地流 ,
我也再不会乐滋滋地贪图享受 ,
我将悄悄地活着 ,带着老年的艰辛。

当爱情 ,从此摆脱了亲吻 ,
再不用邪恶的狂热把我焚烧 ,
在我身上再找不到可破坏的前程 ,



让我随心所欲地享有温存！

幸福啊那些来到我路上的孩童！
我可以把他们的学校搬到草丛；
幸福啊那些被我握住手的年轻人！
如他们愿意，我知道如何安慰他们。

我不会说：“这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因为最美好的时光是旧日的青春；
可我将接近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以让我复活的灵魂再有一点热量；

让我老而不衰，让我永远记住
心儿颤抖的年龄所感到的东西，
美，荣誉和不会屈服的法律，
让我像自由人那样思考，直到进坟墓。

女人啊！当欲望在我身上绝迹，
我就像从胸口拔出一把尖刀，
那时，我将看到，美貌
不过是你身上漂亮的外壳。

愿我在暮年，能沉思人生，
能这样安坐，最终摆脱痛苦，
就像人们在山顶看着河流道路
巨大的拐角和痛苦的褶皱。



○弥留之际

将在我弥留之际帮助我的人啊，
什么也别地我说；
让我听一点和谐悦耳的音乐，
我将死得快活。

音乐能给人以欢乐和欣喜，
驱除哀伤；
抚慰我的痛苦吧，求求你，
别对他说话。

我讨厌说话，讨厌听那些
可能虚假的语言，
我喜欢音乐，不愿费神理解，
只需感受：

旋律挟带着灵魂
毫不费力
把我从谵妄送到梦幻，
从梦送到死。

将在我弥留之际帮助我的人啊，
什么也别对我说。
为了减轻痛苦，一点儿音乐
就会使我好受得多。

去寻找我可怜的妈妈，
她在野外放羊，
我执意想听，请你们告诉她，
在坟墓边上。



想听她低声哼一曲
古老的小调，
单纯、朴实、甜蜜的小曲，
轻得几乎听不到。

你们会找到她的：乡野之人
寿命很长；
而我却生活在一个人人命短、
难以活久的地方。

让我和她呆在一起，就我们俩：
我们的心融为一体；
她把手放在我的额上，
颤着声把歌唱起。
也许，只有她一个人
永远爱我，
我将踏着她古老的歌声，
走向童年。

以便在我最后的弥留时分，
不会感到心将裂开，



以便不再去想,以便垂死的人们
都像初生的婴孩。

将在我弥留之际帮助我的人啊,
什么都别对我说;
让我听一点和谐悦耳的音乐,
我将死得快活。

○ 遥 远

梦中总是出现的纯洁崭新的幸福,
得到满足的情侣只能享受一时。
他们没有激情的嘴唇不笑也不泣;
温情的小窝变成了埋葬柔情的坟墓。

因为得到满足的眼睛对美感到厌烦,
发誓永远崇敬的嘴唇常常上当,
爱之春的百合,一旦被人碰伤,
便会在其它百合开花的地方片片飘散。

我接受远离她独自生活的痛苦,
我无声然而却又那么忠诚的敬意,
在心中不会遭到任何厌倦的惩处;

我的敬意像面纱把她的美遮住,
我爱她,却无贪欲,就像爱星星,
她属于永恒,我怀着这样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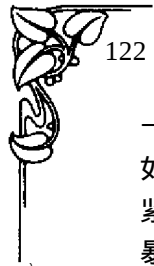
○祈 祷 书

这是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的祈祷书，
岁月的锈斑已把书面染黄，
虔诚的手指磨去了书中的纹章，
小巧精美的书，羊皮纸涂着银粉，
那是古代金银钿工的绝招之一，
手的大胆或胆怯一看便知。在书中，
我发现了这朵枯萎的花。

这朵花看来已岁月漫长，
夹在液痕浓深的羊皮书中：
或许它已有三百岁，这有何妨？
它一切尚存，只少了一点朱红，
甚至枯萎之前就已飘落的花粉
只闪耀一天，路过的蝴蝶
一拍翅带走了它；

花儿没失去心中的雌蕊，
也没掉一片柔弱的花瓣；
在最后的朝露干枯之处，
书面还像波浪起伏不平；
只有死亡吻过它，在摘它的时候，
但死亡小心翼翼，只黯淡了它的色彩，
没使它变形。





一种犹郁而微妙的香气，
如同慢慢上升的回忆，
紧闭的珠宝箱里秘密的芬芳，
暴露了这神秘之花古老的身世；
岁月似乎散发出物体的气息，
已逝的爱情带着小路的馥郁，
小路上，风扫玫瑰。

也许，在黑夜阴暗轻盈的空气中，
有颗心像一团火，在旧书扣四周，
跳动着试图开辟一条通道；也许，
它每天晚上都在等待念经的时刻，
希望有只手来翻动书页，
希望能知道它的礼物，那朵花，
是否已荡然无存。

唉！放心吧，前往巴维^①作战、
再也没有回来的骑士；
或者你，像人一样爱着的书页，
你低声表露圣母经中的爱情：
这朵不知死于谁眼皮下的花朵，
三百年来一直躺在那儿，
躺在你当初夹放它的地方。

① 意大利地名，1524年2月24日，弗朗索瓦一世在那儿被西班牙人击败俘虏。

○老 屋

我不喜欢新屋，
它的面孔冷漠；
旧屋却像寡妇，
一边回忆一边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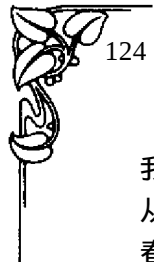
旧墙上的裂痕
像老人脸上的皱纹；
映着绿光的玻璃窗
像一道忧郁善良的目光！

旧屋的门十分好客，
因为门栅已经陈旧；
旧屋的墙大家熟悉，
由于接待过他们。

钥匙在锁孔里生锈，
因为心灵再无秘密；
岁月使金箔失去光泽，
却使众多的肖像变得相像。

肖像里有亲切的声音，
老祖宗的灵魂
在大床的旧帐里呼吸，
推出一道道波纹；





我爱被烟炆熏黑的壁炉，
从那儿能听见屋外
春燕的呢喃
或冬天的雨声；

我爱上楼的木梯，
台阶又宽又矮，
已被踩得凹陷，
共有几步，脚最明白；

我爱斜梁已弯的屋顶；
木板蛀空的顶楼
让不复存在的森林
在屋顶下梦思悠悠。

我特别喜欢
火炉旺旺的大厅里，
支撑着整座房屋的
那唯一的横梁：

一动不动，劳苦艰辛，
它像以前一样，
为依然相信它的
不安者和欢笑者勇撑屋顶。

它没在重负下折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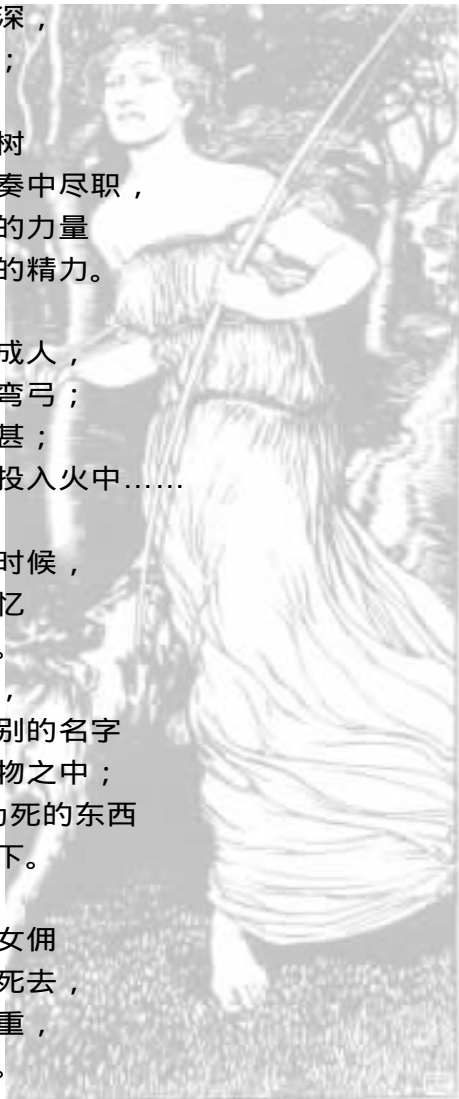
尽管它裂开的腰
已感到伤口渐深，
已经被虫蛀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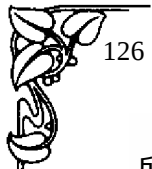
壮实勇敢的橡树
仍在摇篮的节奏中尽职，
它用人所未知的力量
集中了它最后的精力。

孩子们已长大成人，
可横梁却有点弯弓；
它将弯曲得更甚；
忘恩者将把它投入火中……

当横梁烧尽的时候，
对它功绩的回忆
也将随烟飘走。
它会完全灭迹，
它将冠以种种别的名子
散布在各类残物之中；
真的死了，因为死的东西
什么都不会留下。

它像被榨干的女佣
在孤寂中郁郁死去，
它不被人们看重，
完完全全消失。





所以,当旧屋的残片,
被扔进炉火的时候,
沉思者感到自己的灵魂
也在木柴的蓝火中焚烧。

灵魂与肉

幸福啊肉做的嘴唇!
它们的蜜吻能互相应答;
幸福啊充满空气的胸膛!
它们的叹息能互相混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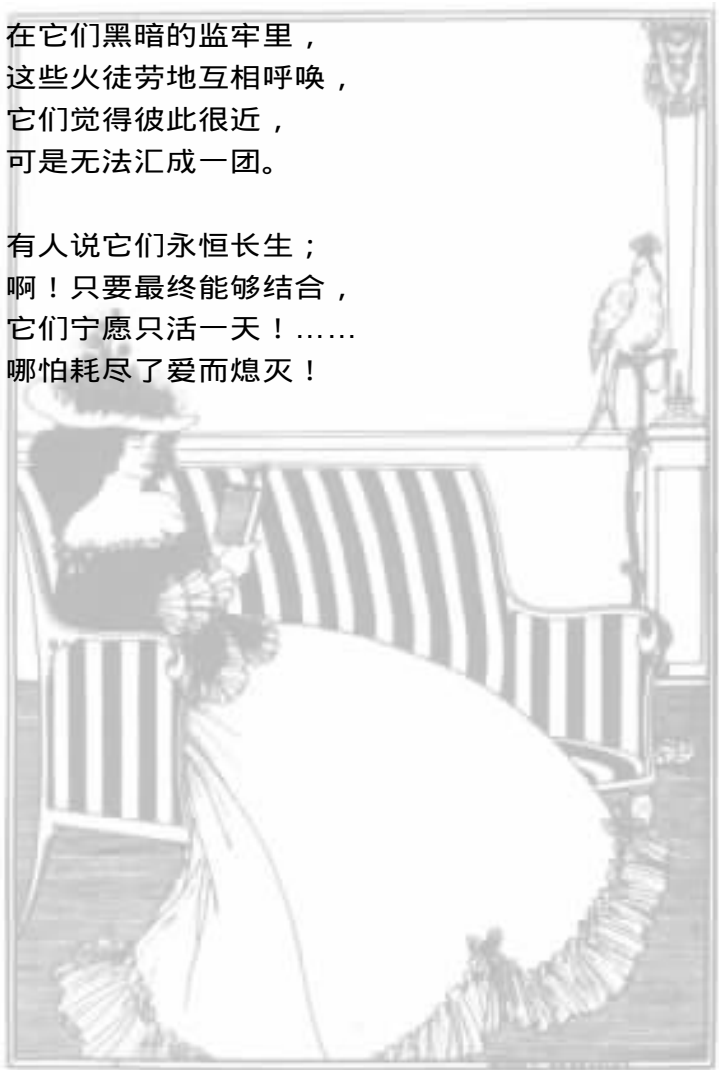
幸福啊血液流通的心脏!
它们的跳动能互相听到;
幸福啊手臂!它们能
互相伸出、占有和缠绕。

眼和手也很幸福!
眼能观望手能触碰。
人的身体真是幸福,
睡时安宁死时灭迹。

可灵魂啊真可抱怨!
它们从不能互相接触:
就像是厚玻璃下面
熊熊燃烧的烈火。

在它们黑暗的监牢里，
这些火徒劳地互相呼唤，
它们觉得彼此很近，
可是无法汇成一团。

有人说它们永恒长生；
啊！只要最终能够结合，
它们宁愿只活一天！……
哪怕耗尽了爱而熄灭！



法国象征派诗歌

象征派诗歌概况

普法战争后,第二帝国覆灭,法国国力一度不振,政局动荡,各方面的情况都令人失望。一些敏感的资产阶级青年文人想起史称“颓废时代”的罗马帝国晚期的颓唐光景,感慨自己也生逢末世。他们既不能适应社会,便对社会现实采取拒绝态度。他们特别鄙夷第二帝国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潮,把实证主义哲学、生硬的自然主义和帕纳斯派诗学都看作是这种功利主义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的表现。八十年代初,他们组成一些文社,用各种方式自我陶醉,追求稀奇的感官刺激,分析自己最细微、最隐秘的心理活动,发现“内心的墓地”。文学批评界认为这些人身上带着“世纪末的病态”,称他们为“颓废派”。他们干脆把这个称号接过来,1885年创办了颓废者杂志。1883年秋天,已经有点名望的魏尔兰在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评论,介绍当时不为公众所知的科比叶、兰波和马拉梅。次年这一组文章结集出版,题为《厄运诗人》(Les Poètes maudits)。公众开始瞩目诗坛出现的这一新倾向。1884年,小说家于斯曼(Huysmans)发表一部奇怪的小说《叛逆》(À rebours),其中的主人公台才生特感到周围社会俗不可耐,便在巴黎郊区租下一所别墅,用奢侈的家具、暖房里的琪花瑶草、醇酒和香水为自己安排一个“人工的天堂”。他的书架上除了罗马帝国颓废时代作家的著作,就是波德莱尔、魏尔兰和马拉梅的诗集。这部小说风行一时。波德莱尔、魏尔兰和这以前还不怎么出名的马拉梅于是成为颓废派文学青年的导师。他们继承并浓化了波德莱尔的忧郁,欣赏魏尔兰纤细的感觉,羡慕马拉梅对神秘境界的向往。至于兰波,他当时还不为人知。魏尔兰常在拉丁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高谈阔论,马拉梅每星期二在罗马街的寓所接见文学青年。他们虔诚地听取大师的议论。马拉梅有一次用比较浅显的话说明自己的主张:“诗歌系用恢复到根本节奏的人类语言来表达人生各种面貌的神秘意义,它就这样使我们在人世的居留获得真实性,成为我





们唯一的精神使命。”

1885年,勒内·吉尔(René Ghil)在杂志上发表用散文诗形式写成的《文论》(Le Traité du verbe)。作者认为仅仅观察自然不能达到真理和把握生命,作家应该根据个人的构想(Vision)重新组合杂呈在我们眼底的各项因素,赋予它们一种象征意义。1886年《文论》出单行本,冠以马拉梅的《前言》。马拉梅发挥同一观点,提出诗人写作是为了达到“纯粹概念”,或曰理念(l'Idée)。如他写一朵花,决不是为了描写花本身,而是为了在他笔下出现在一切花束里都找不到的那朵花,那个“笑盈盈的、高傲的理念”。同年9月,莫雷阿斯在《费加罗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介绍被称为颓废派的诗人和散文家们的情况,解释新兴的艺术运动的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正式提出象征主义这个名称,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宣言书。莫雷阿斯认为,浪漫主义和帕纳斯派都已落伍,自然主义有它的欠缺,一种新的艺术运动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期待已久的新兴艺术运动刚刚问世,便受到新闻界的攻击,被加上颓废派的恶名。他建议应该用“象征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艺术上的创造精神在当前的倾向”,在他看来,波德莱尔是这一运动的先驱;马拉梅赋予了它以神秘意义,魏尔兰则为其砸烂了在诗歌格律方面的枷锁。莫雷阿斯继续写道:“象征主义诗歌是说教、夸张、虚情假意和客观描摹的敌人,它要使理念具有触摸得到的形貌,不过,创造这种形貌并非写诗的目的,其目的在于表达理念,而形貌则处于从属地位。……故而,自然景物,人的活动,种种具体的现象都不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象征主义艺术中,它们仅仅是一些可以感知的外表而已,其使命在于表示它们与原始理念之间神秘的相似性”。

1890年,莫里斯(Morice)发表《即将来临的文学》,这篇论文对于象征主义的重要性,被誉为相当于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之于浪漫主义运动。作者认为艺术比任何一种哲学、任何一种宗教更能达到世界的本质。象征诗人为了与自然融洽一致,必须摆脱社会生活对他的羁绊,在自己身上创造一种特殊状态,一种孤独境界,以便“倾听上帝的声音”。灵感不是不可捉摸的,而是诗人为了超越自身而作的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为了把读者带进一个崭新的天地,诗人应使用暗示手法:“暗示可以办到直接表现办不到的事情。暗示是灵魂与自然的应和关系和亲和作用的语言,暗示不去表现事物的反光,它深入事物内部,成为它们自己的声音。暗示绝非千篇一律的,它在本质上是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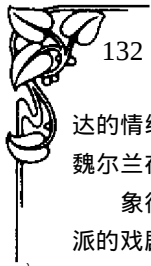
古常新的 因为它要说出来的是隐藏的、未被解释的、不能表达的东西”。这些观点显然与马拉梅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象征派诗学认为现实世界本身并不重要,在现实世界背后另有一个更具本质性的世界。用理智不能达到这另一个世界,诗人只有用象征暗示它的存在。人与宇宙万物之间存在应和关系,或曰亲和力、同一性,每一种景物都对应于某种心态。这不是说景随情迁,人喜则景物怡然,人忧则景物凄惨。而是说景物有独立意义,或忧郁,或愉快,或平静,或激昂。诗人若要传达一种心态,最好去描写相应于这种心态的景物,不必明说。这样他就找到了象征。象征与隐喻不同,隐喻从抽象概念出发,用形象使抽象概念具体化。象征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具体事物出发,达到一个理念(如马拉梅),或进入一种神秘境界(如兰波)。起象征作用的,不仅是一个形象,而是整个作品。

象征派诗人推崇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在那首有名的十四行诗《位和》中揭示宇宙万物皆有灵性,自然的各种面貌和人的各种心态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五官的感觉亦可以相通。象征派诗学在这个基础上追求“通感”。兰波在《母音》(Voyelles)十四行诗中赋予每个母音一种颜色:A黑色,E白色,I红色,U绿色,O蓝色。勒内·吉尔更进一步,通过实验确定母音、颜色、乐器、感情之间的对应关系。A黑色,悲哀沉郁,相当于大风琴,E白色,表示崇高,相当于竖琴,I蓝色(与兰波的提示不同),热情奔放,相当于小提琴,U绿色,快乐纯洁,相当于笛子,O红色(又与兰波的提示不同),灿烂辉煌,相当于铜管乐。象征派的这种对应法不失为一种创造,但如果把它作为规则加以绝对化,那么,写诗就会象是作曲,为表现某一特定情绪只需要多使用包含与该情绪相对应的母音的单词,这就有把诗歌化为语音学练习的危险。

技巧上,象征派诗学重视内在的旋律(mélodie),而不是外加的节奏(rythme)。整齐划一的偶数节奏适合表现明确的思想,所以古典主义诗人偏爱滞重的十二级音亚历山大体。惟有变化多端、飘忽灵动的旋律才能表达朦胧的情致,因此象征派诗歌特别强调音乐性,由此产生七、十一、十三级音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对诗律是一大解放。与不动感情地描写客观世界的帕纳斯派不同,象征派着意发掘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个内心世界与他们理想中的超现实世界又是重合的。与痛哭流涕,如痴若狂的浪漫派不同,象征派表





达的情绪是委婉、飘渺的,往往是一种不可明言,甚至找不到原因的哀愁,如魏尔兰在《我心中在哭泣……》那首小诗里所写的。

象征主义运动在十九世纪末风靡全欧。除了象征派诗歌,还产生了象征派的戏剧和小说。不过和其他文学运动或流派一样,其成员在创作理论和实践上虽有相通之处,更多地是从一些共同点出发,各人朝不同方向进行探索。到后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还会出现分化。二十世纪的后期象征派大师瓦雷里回顾这一运动时声称:“人们称之为象征主义的那个东西,可以归结为若干诗人团体(他们彼此敌对)的一种共同意愿:把音乐从诗那里夺走的东西索取回来。”就是说他认为音乐性是象征主义的最大特点。至于什么是象征,象征主义的作家们却并没有作过清楚的说明。

象征派的前驱与同路人

象征派汇成一股文学巨流之前,几位短命诗人的创作已有象征派的倾向。象征主义运动和继起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把他们从公众的冷淡和遗忘中发掘出来,使他们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

科比叶(Tristan Corbière, 1845—1875)是布列塔尼一个航海家兼冒险小说作家的儿子,学过绘画,体弱多病,但是喜欢海洋生活,1869年曾航海到意大利。他在意大利看到的不是美,而是贫穷、肮脏、懒惰。1871年到巴黎小住,过着酒色之徒的放荡生活。1873年得到他父亲的资助,自费出版诗集《黄色之恋》(Les Amours jaunes),印3500册,当时无人问津。十一年后,一个布列塔尼同乡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这本书,拿给魏尔兰看。魏尔兰大为赞赏,随即在杂志上撰文向公众介绍(收入《厄运诗人》的第一篇论文),从此科比叶得到死后的声名。《黄色之恋》的题材庞杂,除了对航海生活的追忆,对人生一切都出之不恭,冷嘲热讽。形式上,节奏多变化,多用粗话、咒骂入诗,或用第二人称直接诉诸读者。下面是他对埃得那火山的印象:“你又是冷笑又咳嗽,想必/吐出老年人病歪歪的爱/岩浆在你长癌的乳房/一层硬皮底下滚动……”

拉弗格(Jules Laforgue, 1860—1887),生于南美洲乌拉圭的首府蒙得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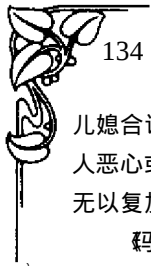
亚,他的父亲是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区人,在南美洲当教师和银行职员,母亲是布列塔尼人。拉弗格幼年丧母,随父亲到巴黎上中学。中学毕业考试落后,一面当零杂工,一面写诗,并参加新派艺术家的聚会。1881年,作家布热介绍他到柏林当普鲁士王后奥古斯塔的法语侍读,工作之余,他浸淫于叔本华、哈特曼的哲学著作,染上悲观厌世思想。1886年在柏林结识英国女教师雷娅·李,两个相爱。拉弗格辞去宫廷职务后,1887年初在伦敦与李结婚,婚后六个月,即因肺病在巴黎逝世。生前发表《怨歌集》(Les Complaintes, 1885)、《月亮圣母赞颂》(L'Imitation de Notre-Dame de la Lune, 1886)等。遗作甚多,死后结集出版。

或许因为他身患当时是不治之症的肺病,自知不久于人世,所以经常想到死亡,想到自己死后大地上的生活却一切照旧。于是为了安慰自己或者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想到地球上、宇宙间的生命有一天也要死绝的。受叔本华的影响,他的作品有怀疑、敌视女性的倾向,但是 he 对自己的爱人又不乏柔情。他也有布列塔尼血统,自认与科比叶有灵犀相通之处。他最喜爱的题材是月亮,如《外省月亮怨歌》(Complainte de la lune en province)、《上弦月连祷词》(Litanyes des premiers quartiers de l'écluse)等,他常从古代民歌、神话和史诗中汲取灵感,抒发感伤的情怀,诉说他人生的倦意。这些诗有很强的音乐性。他与古斯塔夫·卡恩(Gustave Kahn)同为每行长短不等、任意押韵或根本不押韵的自由诗体的创始人。

洛特雷亚蒙(Lautréamont, 1846—1870)原名伊齐多尔·迪卡斯(Isidore Ducasse),同样生于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同样死于肺病。他的父亲是法国领事馆职员。十四岁时他回法国上中学,1867年来到巴黎。他潜心阅读法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以及拜伦、但丁、拉伯雷等人的作品。由于生活孤独,精神不大正常。

他的作品《马尔佗萝之歌》(Chants de Maldoror, 1869)用散文写成,富节奏感,宜于朗诵,个别段落达到诗的境界,整体可以视作散文诗。它仿照但丁《神曲》的格式,分为六部分或六“唱”,叙述者马尔佗萝自认童年时代患先天性精神病,又说常做不可思议的噩梦。整部作品充斥疯狂、恐怖、匪夷所思的场面,如虱子繁殖成灾,人们唆使狗强奸一名少女后再把她开膛剖腹,母亲与





儿媳合谋吊死自己的儿子后再用刮胡子刀片损伤他的尸体……通过这些令人恶心或发指的描写,我们看到作者对人生的憎恶,对人间丑恶的诅咒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马尔佗萝之歌》出版后,一直无人问津,洛特雷亚蒙死时默默无闻。1910年法国作家拉博发现并赞扬了这部作品。本世纪二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运动兴起时,因为《马尔佗萝之歌》的创作方法(潜意识活动、梦境、疯狂)与他们信奉的原则暗合,超现实主义者们对它赞不绝口,洛特雷亚蒙也因而出名。

魏尔兰

保尔·魏尔兰(Paul Verlaine, 1844—1896)生于法国北部城市麦茨。他的父亲当时是驻军的工兵上尉,家道殷实,生性软弱,因系中年得子,对这个孩子特别宠爱。1851年,魏尔兰上尉辞职到巴黎定居,保尔得以在巴黎上学。他的学业平平,1862年通过中学毕业会考。那个时期他已经开始酗酒,也写点诗。他本想搞文学,但是父母要求他继续学习,以便能在社会上自立。魏尔兰于是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功课不重,课余经常光顾拉丁区常有文人聚会的咖啡馆。他的父亲发现他荒疏学业,无意上进,就让他进一家保险公司当练习生,1864年又为他在市政府谋得一个抄写员的职位。同年年底,他加入一个帕纳斯派文学团体。1865年,他的父亲去世。母亲的性格更加软弱,根本管束不了他。

1865年,魏尔兰的朋友克查维埃·德·里卡创办《艺术》杂志,魏尔兰在这家杂志上发表诗作和评论。由于经费不足,《艺术》出了十期后即停刊,改为一种不定期的诗刊,这就是有名的《当代帕纳斯》。魏尔兰在1886年结集的第一册《当代帕纳斯》上发表八首诗,后来收入同一年由同一个出版家阿尔丰斯·勒迈尔出版的《憾伤诗集》(Poèmes saturniens),由魏尔兰的表姐出资印刷。这本诗集当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八十年代魏尔兰成名后,人们发现尽管诗人早年有意模仿波德莱尔与李勒,他本人的声音已经显露。如名篇《秋歌》(Chanson d'automne),韵律上追随邦维尔,抒写的却是魏尔兰特有的那种不可名状的哀愁:

秋之提琴

弦弦声声
如怨泣，
音调漫长
令我神伤
慵无力。

窒息难言
容颜惨淡
钟声鸣，
念我追念
似水年华
泪沾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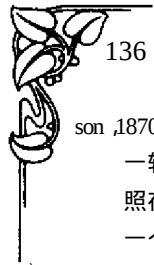
我遂出门
恶风袭人
行趑趄，
忽东忽西
飘零无依
似落叶。



魏尔兰随后放弃帕纳斯派风格，转向十八世纪艺术寻求灵感。当时在龚古尔兄弟的推动下，十八世纪艺术成为一时的风尚。魏尔兰特别醉心华多（Watteau, 1684—1721）的作品，华多的画大部分以上流社会贵族仕女的游乐生活为题材，画面轻松柔和，色彩精致华丽，但在主人公表面上的无忧无虑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安。魏尔兰把他的第二部诗集题作《戏装游乐图》（Les Fêtes galantes, 1869），用音乐性很强的诗句准确体现了华多作品的情调。

1869年6月，魏尔兰的一位音乐家朋友把自己的妹妹玛蒂尔德·莫台介绍给他。诗人对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女一见钟情，取得女方家长同意后开始追求她，不断写诗寄给他，同时在生活上开始检点，节制饮酒，希望用纯洁的爱情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净化自己的灵魂。同年9月魏尔兰与玛蒂尔德订婚，1870年8月结婚。这个时期写的诗编成《美好的歌》（La Bonne Chan-





son, 1870), 调子比较欢快、明朗。如《一轮明月》(La Lune blanche...):

一轮明月,
照在林中;
一个声音,
来自枝丛。
枝荫底下,
是我情人。

一塘池水,
如同明镜,
水中映出,
黑柳剪影。
风儿唏嘘,
梦游其时。

一片宁静,
广袤温柔,
如从天降,
满天星斗,
染红苍穹,
其美无穷。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巴黎被普军围困期间,魏尔兰在国民自卫军服役,经常需要在城墙上值夜,重又开始酗酒,家庭生活因此产生裂痕。巴黎公社期间,旧政府人员纷纷辞职或怠工,魏尔兰留了下来,担任新闻检查工作。公社失败后他虽未受到追究,但被解雇。他从此搬到岳父家居住,夫妻之间愈加不和。

1871年8月底,魏尔兰收到外省少年诗人兰波的来信。9月,他邀请兰波到巴黎来。兰波的到来象一股旋风,搅得魏尔兰岳家这个谨小慎微的资产者家庭不得安宁。兰波狂飚般的性格对意志薄弱的魏尔兰产生了巨大的吸

引力,以致 1872 年 7 月魏尔兰抛下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兰波出走,他们结为同性恋人,旅居伦敦和布鲁塞尔,虽然时有龃龉,毕竟难分难舍。这个期间,玛蒂尔德提出分居诉讼。1873 年 7 月,魏尔兰与兰波吵了一架后,只身从伦敦来到布鲁塞尔。他给玛蒂尔德写信,希望她能来会晤,重归于好,否则他就要自杀。玛蒂尔德置之不理,倒是他的母亲赶来照料他。魏尔兰又给兰波发电报,要他到布鲁塞来。兰波来后,两人又在一起喝酒、吵架。兰波感到腻烦,表示要离开魏尔兰。7 月 10 日,魏尔兰失去自制,向兰波开了两枪,其中一枪击中兰波的手腕,但伤势不重。魏尔兰和他母亲把兰波领到医院包扎后,当天晚上送他上火车。在火车站,魏尔兰又有行凶的表示,于是兰波叫来警察。虽然兰波声明放弃任何法律行动,布鲁塞尔法院还是判决魏尔兰两年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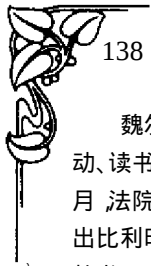
魏尔兰与兰波同居期间(1872—1873)写的诗,收入《无题浪漫曲》(Romances sans paroles, 1874)。这部诗集由三部分组成:《被遗忘的曲调》、《比利时风景》和《水彩画》,是魏尔兰创作的高峰。诗集的标题可能受到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无题钢琴同的启发。魏尔兰有意找回古代歌曲,“被遗忘的曲调”的旋律,所以这些诗篇特别富于音乐性;同时在兰波的影响下,诗律更自由,诗句更富暗示性。例如那首有名的《我心中在哭泣……》(Il pleure dans mon cœur...):

我心中在哭泣
如雨洒向街头,
潜入我心坎的
该是何种烦忧?

.....

我无爱也无仇
却有万般痛苦:
人间愁苦莫过
没来由的痛苦!





魏尔兰在蒙斯监狱服刑,没有条件再酗酒。他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读书、学习英语。监狱的神甫常来看望他,引导他皈依天主教。1874年4月,法院判决玛蒂尔德与他分居。1875年1月,他提前获释,出狱后即被驱逐出比利时国境。他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与兰波见过一面,嗣后在英国的小城镇教书。1877年,他在法国勒台尔一家教会学校教书,重又开始酗酒,并对他的学生吕西安·雷蒂诺阿产生一种超过师生之情的感情。1880年,他买下一座农庄,与雷蒂诺阿一家人同居。同年底,他自费出版《智慧集》(Sagesse)。

《智慧集》共收诗四十七首,其中一部分是在蒙斯监狱里写的,以诗人的宗教渴望与皈依为主要内容。魏尔兰真诚地追悔往日的行径,盼望恢复正常生活,祈求上帝给予拯救与安慰。但是集中三分之一的诗篇与宗教毫不相干,就是在歌颂宗教信仰,带有强烈神秘主义色彩的诗篇里,读者仍能隐约感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骚动、困扰。

1882年,魏尔兰因经营亏损,卖掉他的农庄,回到巴黎定居。1883年4月,吕西安·雷蒂诺阿死于伤寒。同年8月起,他在《吕台斯》杂志上连续发表《厄运诗人》,介绍科比叶、兰波和马拉梅,为即将兴起的象征主义运动准备了舆论,也为作者本人赢得了声名。同年11月,他作于1874年的《诗艺》(L'Art poétique)一诗在《现代巴黎》杂志上发表,引起批评家的瞩目。这首诗可以视作魏尔兰的创作宣言。诗人开宗明义强调:音乐在一切之先,因此应该优先采用奇数缀音的诗句,因为它“更朦胧,更容易在空气中溶解”。诗人还应该选用意义不明确的词,因为“没有比灰色的歌更讨人喜欢的”,这好比“面纱后面美丽的眼睛,正午颤动的阳光和秋夜闪烁的繁星”。他提倡“不着颜色,只分深浅”,因为只有色调上深浅不同的差异能使梦和梦融合,笛声与号角声联姻……雄辩不可取,应当扭断它的脖子,押韵不必太讲究。诗的结尾,魏尔兰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音乐。诗句应该从灵魂中逸出,飞向另一个天空和另一些爱情,应该在寒颤的晨风中飘散……“而其他一切不过是矫揉造作”。这些主张,与帕纳斯派富丽的色彩和铿锵的脚韵针锋相对。

1885年年初《昔集》(Jadis et naguère)问世,内收《诗艺》。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是近作,大部分是不同时期的旧作,最早的写于诗人认识兰波以前。

魏尔兰虽已成名,但饮酒有增无减。他荡尽家产,还因为殴打并威胁要

杀死自己的母亲坐了一个月牢。他患有酗酒引起的多种疾病,经常住院。1886年1月,他的母亲去世。从此无人照料他的生活,他变得更为潦倒。1890年,他与几个妓女姘居。1893年,他在荷兰、比利时、洛林和英国作巡回讲演。1894年8月,他得到教育部首次拨给的五百法郎救济金。同月,他被选为“诗国王子”,接替刚死去的勒孔特·德·李勒。1896年1月,魏尔兰死在一个情妇的家里。他的朋友,巴黎有名的文人们为他送葬,并集资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五年以后,纪念碑在卢森堡公园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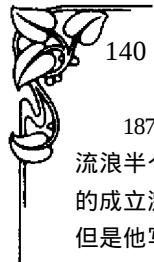
魏尔兰晚年常为稿费而写作。这些作品内容庞杂,有的露骨地宣扬肉欲,艺术上也比较粗糙。这个时期较重要的诗集有《平行集》(Parallèlement, 1889)。作者自谓基督教对来世的追求和异教对尘世享乐的沉溺平行不悖,同是他讴歌的对象,实际上显然后者压倒前者。

兰波

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出生于法国北部亚登省的小城夏尔维尔。父亲是行伍出身的步兵上尉,母亲是富裕的农家女。母亲没有受过教育,性格严厉,见解狭隘,对子女的态度近乎专横,所以亚瑟心里从小就埋下反抗的种子。

兰波在故乡上中学,成绩出类拔萃,特别擅长用拉丁文写诗。中学最后一年,他在修辞学教师伊桑巴的鼓励下,开始作法文诗投寄报刊杂志。1870年,外省一家杂志登了他一首诗。少年诗人于是信心十足,写信给当时享盛名的邦维尔,并附上三首诗,希望能在《当代帕纳斯》上发表。但是邦维尔没有录用他的作品。兰波在外省小城感到窒息,向往巴黎的广阔天地。1870年8月底他首次离家出走,乘火车到巴黎。普法战争已经爆发,首都戒备森严。兰波无票搭车,形迹可疑,一下车即被扣押,关在拘留所里。他的老师伊桑巴把他保出来,先让他在杜埃自己的熟人家里小住,然后把他送回夏尔维尔。兰波的母亲因此对他的管教更加严厉,促使兰波再次出走,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流浪,后来又回到杜埃。两次居住杜埃期间,他把自己写的二十多首诗抄在大张纸上,送给当地一位诗人保尔·德梅尼。11月,他回到夏尔维尔家里。这一年冬天他在市立图书馆里勤奋地阅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历史著作、小说和有关魔法的著作。





1871年2月,兰波第三次出走,坐火车到巴黎。他身无分文,在首都街头流浪半个月,终因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穿过敌军防线,步行还乡。巴黎公社的成立激起他的热情。5月23日或24日他是否在巴黎,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他写过几首诗歌颂公社是没有疑问的。

同年5月13日和15日,兰波写了两封在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信。第一封寄给伊桑巴,兰波声称要做诗人,要通过一切感觉的错乱达到未知的境界。第二封信寄给保尔·德梅尼,兰波在信里发挥上一封信的论点,提出全新的诗学理论,涉及诗的评价,诗人及其作用和诗的语言。兰波回顾诗史,赞扬古希腊诗,认为那时候“诗和琴都是行动的节奏”。但是从古希腊以后直到浪漫派,只有文人,按格律做诗的人,没有真正的诗人。兰波提出一句乍看起来十分古怪的名言:“因为我是另外一个人。”研究者对这句话做过许多诠释,但是兰波紧接着说的话或许最说明问题:“如果黄铜一觉醒来变成小号,那完全不是它的过失。这对我是很明显的:我在旁边观看我自己的思想绽放,我注视它,倾听它,我拉一下琴弓,交响尔在深处骚动,或者一跃登台。”为了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诗人应该经历“长期的、巨大的、有步骤的全部感官的错轨”,变成“慧眼”(voyant)。这样,他才能达到“未知的境界”。诗人要尝遍人间毒药,只留下毒药的精华。“他肩负人性,甚至兽性”,他应该让别人感觉到、触摸到、听到他的发明,如果他在那里带回来的东西是有形状的,他给人家的也是有形状的,如果是没有形状的,他给的也是没有形状的。为此,诗人需要创造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应该是“从心灵到心灵的,有声、有色、有香,概括一切”。信的最后,兰波对浪漫派诗人做出具体评价。早期浪漫派诗人,如雨果、拉马丁,有时不自觉地变成“慧眼”,但是他们采用的形式太旧。后期浪漫派,如戈蒂耶、勒孔特·德·李勒、邦维尔,颇具慧眼。最具慧眼的是波德莱尔,不过他生活在艺术气氛太浓的圈子里,他的诗歌的形式备受推重,但与内容不相称,发明未知的事物需要新的形式。至于新兴的帕纳斯派只有两名诗人生具慧眼,其中有魏尔兰。

这封信,被文学史家称为“慧眼人的信”。我们看到,青年兰波把写诗当作认识、进入未知世界的手段,这个未知世界对他来说比现实世界更重要,甚至更真实。

一位朋友有意把兰波介绍给魏尔兰。兰波欣然同意,写了一封长信给魏

尔兰,后来又寄去几首诗。魏尔兰给他一封热情的回信,邀请他到巴黎来。9月底,兰波抵达巴黎,起先住在魏尔兰的岳家。他孤僻、暴烈的性格招致主人的反感,只得搬走在魏尔兰的朋友们家里轮流借宿,同时参加一个文人俱乐部的定期聚会。

兰波带给巴黎诗人们的见面礼是有名的《醉船》(Bateauivire)。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有个规矩,帮工若要升为师傅,必须独立制作一件精品。《醉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一件精品,得到巴黎诗人们的普遍赞赏,使兰波与他们平起平坐。全诗二十五节,共一百行,采用古典的亚历山大体。也许是他暂时还不想惊世骇俗,所以没有把自己在“慧眼人的信”中提出的理论全部付之实践。但是从内容到技巧,这首诗对于迄今为止的诗歌已有若干革新,并且预示着兰波本人日后诗风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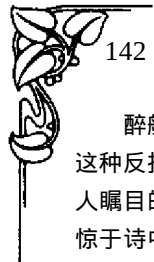
《醉船》用拟人的口气写一艘船的历险:

我沿着无情的长河顺流而下,
没有任何纤夫再来拖拉导引。
红印第安人已经把他们钉上
采柱,然后把他们一一射死。

于是这条船越过河口,来到海上。它“轻巧有如木塞,在波涛上舞蹈”。绿色的海水浸蚀松木船身,冲走船舵和铁锚。船身失去控制,在各个海洋漂流,见到种种奇景:被闪光撕裂的天空、好似白鸽群翱翔的清晨、绿色的夜里白雪的幽光、银色的太阳、螺钿色的波浪,被虫蚁吞噬的巨蛇带着黑色的芳香从盘曲的树干上坠落,鸟在船上做窝,溺死者的尸体在碧波中冉冉下沉……最后,“醉船”的精力耗尽,船体开裂。在葬身海底之前,它想起故土:

要是我还追念欧洲,该是那片
鸟寂的水潭,芬芳的黄昏里
一个孤愁的孩子蹲跪着放出
轻柔有如五月蝴蝶的小纸船。





醉船的形象,象征少年诗人冲决一切网罗,至死无悔的反抗精神。不过这种反抗的对象是不明确的,恐怕只是发育时期过剩的精力需要宣泄。更引人瞩目的,不是这个象征本身,而是表现、烘托这个象征的手法。读者莫不震惊于诗中奇特、瑰丽的想象,遣词的大胆出人意料(“蓝空的粘液和太阳的苔藓”),一再运用“通感”手法(“歌唱的磷火黄色和蓝色的觉醒”,巨蛇“带着黑色的芳香”)。值得注意第八节最后一行诗:“有时我看到人们自以为看到的景象”,这已是对“慧眼”理论的暗示。

兰波与魏尔兰的关系造成后者家庭破裂。1872年1月,魏尔兰的妻子玛蒂尔德带着刚生下来不满四个月的儿子到外地居住,声称如果魏尔兰不把兰波打发走,她决不回家。3月,兰波回到夏尔维尔。魏尔兰一再求他重返巴黎。5月兰波回巴黎,7月带着魏尔兰出走,先到布鲁塞尔,后到伦敦,过着贫困的流浪生活。年底,兰波独自回法国。

1873年,兰波与魏尔兰时分会合,有时亲密如初,有时不和。兰波家在罗什有一座农庄,同年4月,兰波住在农庄里,写作《异教徒的书》或名《黑人的书》。7月,兰波到布鲁塞尔重晤魏尔兰。后者朝他开了两枪后,两个朋友分手。一个进监狱,一个住医院。兰波出院后回到罗什,继续写他的书,最后把这本书定名为《地狱的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他把书交给布鲁塞尔一个出版商出版。书印成后,因为兰波无力支付印刷费成品被出版商扣留,作者只拿到几本样本。

《地狱的一季》是一组散文诗,间杂几着短诗。其主要部分题为《谵语之一》和《谵语之二》,诗人讲述自己怎样努力挣脱过去的束缚,在生活上和文学上追求新形式的自由,他自以为掌握的“超自然的力量”最终不过是虚妄。集中最后一篇散文诗题作《告别》。兰波写道:“我自以为是魔法师或天使,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结果还是回到土地上,需要寻找一项义务,拥抱坎坷不平的现实!农民!”他把自己的作品看作“谵语”,把使自己精疲力尽的精神斗争比作在地狱里穿行。在地狱里度过一季后,他又回到人间。

这个集子里最重要的作品是《谵语之二》中的《语言的炼金术》(Alchimie du verbe),这是兰波创作方法的自白,其中关于元音与颜色的对音关系那一

段可与有名的《元音》十四行诗^① 参看：

……我早就夸耀自己拥有世间的全部景色，我觉得当代画坛和诗坛的名流无不可笑。

我曾喜欢幼稚的画：门上的装饰、布景、马戏班的广告、招牌、民间的彩绘，我也喜欢过时的文学、教会拉丁语、错字连篇的色情故事、老祖宗读的小说、童话、小人书、旧的歌剧、傻里傻气的叠句、天真的旋律。

我曾梦想十字军的战绩，在无人知晓的国土游历，没有历史的共和国，被扑灭的宗教战争，风俗革命，种族和大陆的迁移，我曾相信所有的魔法。

我发明了元音的颜色！——A 是黑的，E 是白的，I 是红的，O 是蓝色，U 是绿的。——我规定了每个辅音的形式和运动。借助本能的节奏，我自诩发明一种总有一天诉诸所有感官的诗歌语言。我秘而不宣这种语言的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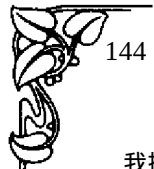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我默默地写，整夜整夜地写，我记录不能表达的事物。我把眩晕固定下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眩晕”，兰波通过苦修、绝食、不眠、甚至吸毒，使自己的“感官错轨”，产生幻觉。他曾自述“在一家工厂所在的地方看到一座清真寺，在天空的道路上看到天使们在打鼓，马车在奔驰，在湖底看到客厅。”

1873 年年底，兰波结识青年诗人热尔曼·努伏。次年 3 月，俩人同在伦敦。努伏帮助兰波根据手稿抄写散文诗集《影画集》(Illuminations)，这部诗集后来由魏尔兰发表 (1886)。根据《地狱的一季》的内容，人们合乎逻辑地认为兰波从此搁笔，那么收入《影画集》的散文诗的写作年代应早于《地狱的一季》。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影画集》中某些作品的创作日期晚于《地狱的一季》，就是说兰波没有完全与文学决裂，他象一座火山，大喷发虽然过去了，还剩下一点能量有待释放。不管怎样，这本集子实践了兰波的“慧眼”理论。这些散文诗描写诗人创造、感受的神秘世界，在艺术上是很出色的。如《晨曦》(Aube)：

^① 《元音》十四行诗由魏尔兰根据兰波送给他的抄本发表，其写作日期应早于《地狱的一季》。





我拥抱了夏天的晨曦。

宫殿的正面没有任何动静。河水凝滞不流。黑影依然在林中的大路上安营扎寨。我信步走去,唤醒生动的、温暖的气息。闪闪发光的小石子望着我,鸟翅无声地展开。

第一个收获,是在已经弥漫着清新的、淡白色光亮的小径上遇到一朵花。花向我报出自己的名字。

我朝着穿过一片枞树林纷披地溅落的金色瀑布微笑。从银色的树尖我认出女神的足迹。

于是我逐层揭开她身上的罗纱。在小路上,我挥舞胳膊,在原野上,我告诉公鸡,她已经来临。在大城里,她在钟楼的尖顶和圣殿的圆顶之间觅路奔逃,而我,象个乞丐,在大理石铺成的码头上飞跑。我追逐她。

在大路那一端,在月挂林子边上,我终于围住她,把她裹体的轻纱薄罗都攥在手里。于是我仿佛感触到她无形质的身躯。晨曦和孩子一起坠落到树林底下。

醒来时已是中午。

这首诗,一般理解为对大自然有性爱色彩的赞颂。对另一些诗的诠释则颇多分歧。如《鲜花》(Fleurs),从字面上看是写诗人躺在一片草地上看到各种奇花异草:“我看到在银丝、眼睛和头发编织的地毯上,毛地黄绽开花瓣。”有人认为这首诗用各种珠宝和绸缎的颜色来暗喻盛开的鲜花,有人认为诗里提到的各种颜色都有象征意义,而“鲜花”这个词在炼丹师的术语里指的就是金属的本质,还有人认为这首诗是“阳光照射下的色彩的交响乐”。其实多义性本是象征派诗歌的特点,读者不必固执一义。

无论如何,《影画集》以后兰波向文学彻底告别了。他开始“拥抱坎坷不平的现实”。1875年初他到德国,在斯图加特当家庭教师,见过一次魏尔兰。后者企图说服他皈依天主教,他没有理睬。与魏尔兰分手后,他到过意大利、奥地利。1876年,他在荷兰加入雇佣军,签了六年的合同,但是到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不久就开小差,搭一艘英国帆船回到欧洲。1877年他再次去德国,一度在马戏团当翻译。1878年底他在塞浦路斯岛上一家法国公司的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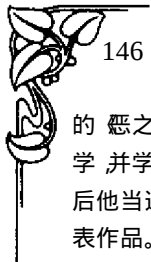
上当工头,染上伤寒症,次年回法国,在罗什的农庄养病。1880年,他重返塞浦路斯,后来又回到英国殖民地亚丁,在专营兽皮和咖啡贸易的巴岱公司找到职务。这家公司委派兰波到埃塞俄比亚的哈勒尔建立收购点。这个地方当时很少有白人的踪迹,兰波骑马在沙漠里走了二十天才到达目的地。1883年,兰波接受巴岱公司的委托,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交界的奥加登省作地理调查。他写成一份出色的调查报告,次年发表在法国地理学会的会刊上。1885年10月,他听说卖武器给正在争夺埃塞俄比亚帝位的绍阿国王梅奈里克有厚利可图,便向巴岱公司辞职,与人合伙做这笔生意。由于政局的变动,买卖很不顺利。兰波历尽千辛万苦,于1887年把武器运到绍阿,却没有赚到钱。他感到自己开始衰老,左膝患风湿痛,在开罗稍事休息后,回到亚丁。1888年,他在哈勒尔经营进出口贸易,商务繁重。1891年2月,他右膝长肿瘤。3月,他已不能起立,被用担架抬到海边,搭船到亚丁。5月,他回到马赛,住进医院,做截肢手术。6月底一度出院,在罗什农庄养病,得到妹妹伊莎贝尔的精心照顾。8月底病情恶化,再度在马赛入院,从此不起,11月10日去世,终年三十七岁。他葬在故乡夏尔维尔的公墓里。

兰波死前七、八年,由于魏尔兰在《厄运诗人》里对他大力赞扬,又发表了《影画集》和《地狱的一季》,他在巴黎的颓废派和象征派文人圈子中的声望越来越高。巴黎的文人们不知道他的下落,而他远在非洲也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从他历年与家人的通信来看,他想的只是攒一笔钱,在法国买一所农庄,娶妻生子,教育子女。从反抗一切的少年到孜孜求利的资产者,从目空一切、立誓创造新的语言、发明新的生活的诗人到对文学、诗歌完全冷漠的商人,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后人从各种角度解释兰波这一变化的原因,把他看作传奇人物,于是有所谓“兰波神话”的产生。不过有一点是无疑的:兰波继波德莱尔之后,为现代诗歌指出一个新方向,开辟一个新天地。在诗歌形式上,他对散文诗的发展贡献尤大。二十世纪二十年人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奉兰波为不祧之祖。直到今天,兰波仍是文学史家研究的热门课题。

马拉梅

斯台芬·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生于巴黎一个公务员家庭,幼年丧母,由外祖母抚养成人。他在外省中学当寄宿生时,读到波德莱尔





的《恶之花》大受震动。在一位青年文学教师的指导下,他开始接触现代文学,并学习写作。为了读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原著,他学会了英文。中学毕业后他当过职员,不久改做教师,参加早期的帕纳斯运动,在《当代帕纳斯》上发表作品。

1862年,马拉梅认识了英国少女玛利亚·杰拉德。次年他在英国与玛利亚结婚。从伦敦归来后,他取得英语教师资格,自1863至1870年先后在外省三所中学任教。他的职业安定,家庭和美,但是精神生活极其紧张,因为他在艺术创作上对自己提出近乎绝对的要求,但自己的作品很难实现这一要求。

外省生活令他厌倦,1871年他终于得到任命在巴黎教书。象征主义运动使他出了名,新派作家奉他为领袖。他的艺术兴趣很广,交游除了诗人、小说家,还有音乐家、画家、雕塑家。1880年起,他每星期二下午在罗马街的寓所接待朋友、弟子,座上客皆为一时名流。1893年,马拉梅退休,从此大部分时间住在乡间别墅里,潜心写作。1898年9月,突然死于喉部痉挛,终年五十六岁。

马拉梅平静地度过一生,留下的作品数量有限。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于他独特的美学理论和他的创作在内容、技巧、形式上的独特性。读他的作品,第一个印象是晦涩。但是晦涩正是他追求的效果。“晦涩或者是由于读者方面的力所不及,或者由于诗人的力所不及……不过规避这一努力便是作弊。如果有一个智力平平、文学修养也不充分的人信手打开一本这样写成的书,自命要欣赏它,那就免不了误会。必须把事物放到它们自己的位置上去。诗永远应当是个谜。文学的目的——它不可能有别的目的——是唤起对象。”

所谓“唤起”(évoquer)意思是说不应直接表现对象。他这样说:“我认为只应该暗示。观照对象,由对象引起梦幻,从梦幻飞出形象,这便是歌。帕纳斯派诗人把事物和盘托出,所以他们缺乏神秘性;人们(读诗时)产生一种美妙的乐超,以为自己在创造,而帕纳斯派诗人剥夺了人们这一乐趣。读诗的乐趣在于逐渐猜透诗人的命意,如果一语道破对象,等于取消了这个乐趣的四分之三。理想的做法是暗示对象。所谓象征,就是完美地使用这种神秘性,逐渐展现某一细微对象,借以表达一种心态,或者反过来,选择某一对象,以便通过反复的辨读过程从中引出某一心态。”

如果说兰波企图达到表现一个未知世界的目的,有时自以为实现了自己的企图,马拉梅则认为现实世界背后有个“理念”的世界。重要的、有本质性的,不是具体事物本身,而是代表这一事物的“纯粹概念”。他认为,语言不过是声波的颤动,说话或写作把一个具体事物变成语言,如果这样做不能提示事物的本质(事物本身是这一本质的复制品),那么干脆没有必要使用语言。他以“花”这个词为例:“我说‘花’,这个词在我头脑里唤起的不是一朵特定的花的形象,而是抽象的花。这一抽象的花在现实世界的花束里是找不到的,它便是花的本质,便是理念。”所以,如果说兰波的神秘主义更多是感官的、想象的,马拉梅的神秘主义则更多是理性的、玄学的。另一个不同是马拉梅相信有这个理念世界的存在,但是不相信作家的创作能达到暗示理念世界的艺术上的完美。概括地说,他的全部创作只有一个主题:艺术家艰辛、高贵的劳作都是徒然,他永远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马拉梅的诗歌里常用“青天”或类似的词象征这个难以企及的理想,如那首有名的十四行诗《纯洁、活泼的……》(Le Vierge le vivace...):

纯洁、活泼和美丽的,他今天
是否将扑动陶醉的翅膀去撕破
这一片铅色的坚硬霜冻的湖波
阻碍展翅高飞的透明的冰川!

一只往昔的天鹅不由回忆当年
华贵的气派,如今他无望超度
枉自埋怨当不育的冬天重返
他未曾歌唱一心向往的归宿。

他否认,并以颀长的脖子摇撼
白色的死灭,这由无垠的苍天
而不是陷身的泥潭带给他的惩戒。

他纯净的光辉派定他在这个地点





如幽灵,在轻蔑的寒梦中不复动弹:
天鹅在无益的谪居中应有的意念。

诗中那只冻僵了的天鹅的形象所暗示的,与其说是诗人与尘世的关系,不如说是诗人与自己的创作理想的关系。诗人徒有雄心,未能展翅高飞,但自甘受罚,高傲终生。

诗体悲剧《希罗底亚德》(Hérodiade)的片断(作者未能完成)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同一个主题。《新约》记载,希罗底亚德,又名莎乐美,是犹太王后的女儿。她在母亲指使下,为继父、国王希罗德表演舞蹈,作为交换条件要求继父下令砍下施洗者约翰的脑袋。马拉梅写成的片断中,最重要部分是希罗底亚德公主与她的老保姆的对话。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公主只爱一面镜子,欣赏镜子里自己纯洁而又不可企及的形象。她对镜出神时,保姆三次企图把她引回尘世。第一次,保姆吻她的手;第二次,用香料熏她的头发;第三次,为她整理发辫。保姆每一个动作都遭到希罗底亚德的拒绝,她对保姆盛赞的人间欢乐根本无动于衷。最后她才明白,保姆的来意是要她梳妆打扮,迎接未来的丈夫。保姆走后,希罗底亚德承认自己在期待“一个未知的事物”。马拉梅把希罗底亚德当作冰冷的美的象征,暗示为了达到艺术的完美,艺术家应该拒绝爱情和尘世享乐的诱惑。

马拉梅在一再修改、续作《希罗底亚德》的长期过程中,灵机一动想写一部“以一个牧神为主人公的英雄插曲”。这部作品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经过反复修改才正式发表,题作《牧神的午后》(L'Après-midi d'un faune, 1876),由一百一十二行亚历山大体诗组成。一个炎热的午后,牧神在水边吹笛。笛声惊起正在沐浴的仙女,牧神开始还以为她们是一群天鹅。牧神赶上去,抓住她们中两个,欲行非礼。他的亵渎行为惹恼了神明。为了惩罚他,神明让他昏昏睡去。待他醒来,人去水空,只剩下潺潺的泉声和温暖的夏风仿佛是两位水仙的化身,又好像他不过是做了一场梦,梦中误把泉声和风声当做两位水仙。最后,牧神再次入梦,但愿与水仙再度相会。这首诗以华丽的形象、流动的节奏和完美的形式创造出扑朔迷离、似梦非梦的境界,艺术上堪称精品。与《希罗底亚德》中犹太公主的清心寡欲相反,牧神热烈追求欲望的满足,执著尘世的享乐。表面上看,这与马拉梅的一贯主张似乎矛盾,但是深究一层,

牧神追逐的享乐终属虚妄,又好象从反面暗示另一种追求更为实在。这首诗被誉为象征主义的杰作,音乐家德彪西从中获得灵感,谱成交响诗《牧神的午后序曲》(1894)。

1885年,魏尔兰应出版商之约撰写一组有关当代作家的评论。为了收集材料,他向马拉梅提出若干问题。马拉梅在回信(11月16日)中讲到自己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写一本唯一的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准备牺牲一切虚荣和满足,象炼丹师为了保护炉火不灭,不惜烧掉家具和房梁一样。他确信用一本书可以包容全世界。这本书不是一时灵感之作,而是精心构造的建筑物,因为“诗人的唯一职责与文学游戏的极致是以俄耳甫斯的方式解释世界”。(俄耳甫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最出色的音乐家,他的乐声能驯服猛兽。)马拉梅呕心沥血写这本奇书,就是写不出来。据勒内·吉尔的回忆,马拉梅设想这本书有二十卷,十二开本。印张的折叠方式也有助于思想的表述:书叶不裁开,读者先读暴露的页码,从而理解作品公开的含义。有了这个思想准备以后,他裁开书叶,才能找到作品秘密的、完整的含义……

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Un coup de dés jamais n'abolira le hasard), 897)是这部天书的片断,也是马拉梅毕生诗歌探索的顶峰。在某种程度上,马拉梅用写乐谱的方式写诗。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这句话打断成四组,用大号黑体字印刷,象乐曲的主旋律贯穿全篇,轮流反复出现。次要成分依附在这四组黑体字上用大小不等的字体印刷,好比用强弱不等的音符奏出主旋律的变奏。更重要的是空白(文字只占三分之一的地位)相当于乐句周围的寂静。星散各处的文字,给人的视觉形象类似舞台的抽象布景或芭蕾舞动作(马拉梅一度设想他的“书”是一部戏剧或一出舞剧)。于是诗的单位不是诗行,而是作为整体的一页书。这首诗奇在形式,至于内容仍不离马拉梅的一贯想法,大致是说人的思想(艺术创作、诗歌好比掷向虚空的骰子,得不到回响,达不到“绝对”,不能改变这个由偶然主宰的世界。

马拉梅在遗嘱里要求家人焚毁他的全部存稿,但同时要求他们相信这些作品“应该是很美的”。可见他走火入魔之余,对自己的信念并非没有丝毫动摇。尽管他力求用最少的文字表现最丰富的内容,作品十分精炼,总难逃晦涩之讥。他把创作,也把自己引上了绝路。



其他与象征派有关的诗人

象征主义全盛时期登上诗坛的诗人,无不受象征主义的影响。

莫雷阿斯(Jean Moréas, 1856—1910),原籍希腊雅典,因醉心法国文化而留居巴黎入法国籍。他家境富裕,常在咖啡馆以文会友。一位批评家在《时报》的专栏上撰文,称新派文人为“颓废派”。1886年莫雷阿斯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反驳,认为他们代表现代艺术的潮流,应该叫“象征派”。他在这篇有名的文学宣言里,谈得更多的是象征诗的内容,较少涉及象征诗的形式。他本人的早期创作,如《西尔特海湾》(Les Syrtes, 1884),《短歌集》(Les Cantilènes, 1886),兼受波德莱尔、魏尔兰和马拉梅的影响。象征主义以朦胧为宗旨,与阳光明媚的地中海居民的气质似乎不协调,莫雷阿斯终于与象征派分手,于1891年创立罗马派,要求法国文学接受希腊、罗马精神。晚年作品有《热情的香客》(Le Pèlerin passionné, 1891)和《节诗集》(Les Stances, 1899—1905年发表前六部,1920年印行第七部),用传统的亚历山大诗体描写自然景色,歌唱生命的短促和宝贵,回到古典诗人的老路上。

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égnier, 1864—1936)生于塞纳河口的海港翁福乐(Honfleur)的一个贵族世家,1871年迁居巴黎,二十岁时进入外交界,不久便投入文学事业。他是雨果和埃雷迪亚的沙龙的常客,在后者家里认识勒孔特·德·李勒,接受帕纳斯派的影响。他与魏尔兰、马拉梅的交往也很密切,所以又对象征主义发生兴趣。1896年,他与埃雷迪亚的次女结婚。1900年以后,主要转向散文创作。1911年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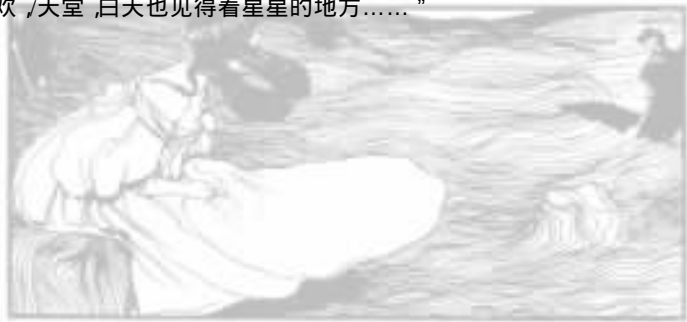
他的作品很多。诗集主要有《朝日集》(Les Lendemain, 1885),用传统形式和韵律直抒感想,接近帕纳斯派诗风,《插曲集》(Episodes, 1888)标志他向象征主义靠拢,用含蓄的手法、复杂的意象表现捉摸不定的诗意。《陶质勋章集》(Les Médailles d'argile, 1900)又回到古典诗风,歌咏古代景色、事物、传闻,但在诗句的流动性、音乐性上还能找到象征派艺术的痕迹。

阿尔贝·萨曼(Albert Samain, 1868—1900)是穷家子弟,生于北方城市里

尔,十四岁开始独立谋生,当小职员、小公务员。1893年发表处女作《在公主的花园里》(Au jardin de l'infante),一举成名,四十年内竟印了一百六十五版,因此经济上也大有改善。成名后在乡间过着和平恬静的生活,间或出去旅行。1898年发表《瓶边集》(Aux flancs du vase),1900年死于肺病。

萨曼喜欢编织梦想,用和谐悦耳的诗句表现华丽的视觉形象。前一个特点来自象征派,后一个特点脱胎于帕纳斯派。他个人的特色,或许是某种“世纪末”的慵倦,如《西班牙公主》(L'Infante)所反复咏叹的:“我的灵魂是盛装艳服的公主/她永恒的谪居反映在/古老离宫高大的镜子里/象海湾上被人遗忘的楼船……”

弗朗西斯·雅姆斯(France Jammes,1868—1938)长期生活在法国西南部农村,是用铅弹打斑尾林鸽的好手。1898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朝颂到晚祷》(De L'Angelus de l'aube à l'Angelus du soir)传到巴黎,大受马拉梅、纪德、雷尼埃、克洛代尔的赞赏。这位诗人性情天真,亲近自然。他用质朴、近乎幼稚的语言歌唱平凡的乡间事物:一草一木、一溪一石经他点染便有一种原始、本色的美。其实很难把他归入某一派,只因为他爱用自由诗体,形式和句法都不拘法则,人们就把他算做象征派诗人。后来他在克洛代尔影响下皈依天主教,用亚历山大诗体写成《天上的草地》(Clairières dans le ciel,1906)。他最有名的诗是《为与驴子一起上天堂而做的祷告》(Prère pour aller au Paradis avec les ânes),感情真挚动人:“我必须到您那儿时,上帝呀,求您/定一个好日子,在田野灿烂开花的/节日。我希望/象我在地上同样的/选一条路,好走到,只要你喜欢/天堂,白天也见得着星星的地方……”



法国现代诗歌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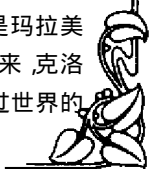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的西方各国诗歌,大都经历了一个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一大批被统称为‘现代派’的诗人,包括后期象征派、意象派、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等等,陆续出现在各国诗坛上,形成很有影响的潮流。而这一过程,在法国出现得最早,可以追溯到前文提到的波德莱尔。他,以及继他之后的马拉美、兰波、魏尔伦等象征派诗人,都被认为是现代派的先驱。而二十世纪的法国诗歌,可以看作是十九世纪法国诗歌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不仅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随处可见,就是比他们更早些的浪漫派诗人,也继续产生着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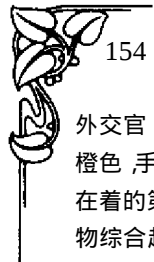
瓦雷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法国诗人之一,也是后期象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旧诗稿》(1890—1900)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当他的《年轻的命运女神》和《幻美集》分别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二年出版后,即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他是少数具有哲学家头脑的诗人之一,在这一意义上,他继承了马拉美的路线。只是,在马拉美要求一种语言作为最终价值的时候,瓦雷里则要求一种意识,自动地并不间断地进行自我注视。他说过:“我存在着,瞧着我自己,瞧着我自己看见了自己,等等。”只有‘我’的存在具有最终的价值,因而在别的诗人要求拥有世界的时候,瓦雷里却加以拒绝:

“不,”树说。它说:“不!”用它那
闪光的高傲的前额。
铺天盖地而来的暴风雨摇撼着它,
有如摇撼着一片草叶!

瓦雷里的诗大都用传统的格律体写成,他很讲究铸字炼句,加上哲学的沉思和跳跃的意象,因而常常令人费解。

本世纪初另一个重要的法国诗人是克洛岱尔。他在年轻时也是马拉美的‘沙龙’的常客之一,但他的诗更多地受兰波的影响。比起瓦雷里来,克洛岱尔同周围世界的关系要直接得多。他是一个见多识广、几乎周游过世界的





外交官,他认为世上的事物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了解的。他说:“蓝色的确知道橙色,手的确知道它在墙上的影子,三角形的一角的确知道另外两角……存在着的第一事物都表明和它相关的各个方面。”克洛岱尔总是想把纷纭的事物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诗的世界。然而,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克洛岱尔把事物的联系归之于一个皈依上帝的灵魂,他说:“我的志愿就是成为上帝的土地的集中统一者(rassembleur)。作为一个富有才华的诗人,他在神驰于诗之想象世界中时是强有力的,而作为一个教徒,他在上帝面前却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在这儿,愚昧,无知,是未知之物面前的一个新人”。于是他只想喊叫,哭泣,欢笑或是跳跃。“呵,万物,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呵,悲伤的天空!树木,大地!阴影,落雨的黄昏!把我拿去吧!”他把自己奉献给自然,同时也奉献给统治自然的上帝。

在诗的形式上,克洛岱尔常用颂歌体或是交响乐式的体裁,造成庄严、宏大、徐缓的气氛。但是,当他所描写的对象不适合于这种体裁的时候,反而会给人以陈旧、迂腐之感。不过就总体而言,克洛岱尔的诗是富于表现力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你什么也不解释,诗人啊,但是通过你,一切事物对我们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另一位信仰宗教的诗人是夏尔·佩吉。佩吉在本质上是一个农民,罗曼·罗兰称他为“古老种族的纯粹法兰西人的典型”。在佩吉看来,就连上帝也在赞美光荣的法兰西:“真讨厌,——上帝说,当那些法兰西人不再在那儿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做的一些事情了。”因而,在读佩吉的诗的时候,就仿佛听见一位法兰西农民用半是骄傲、半是激昂的语调谈论自己的国家和故园。有人把他的诗比作潮水,浪浪相催,潮流滚滚,浸润至全篇而后已。他爱把一行诗重复几次,甚至十几次,在不断重复中又不断变化,最后达到诗的完成。这就好象一株植物不断生长,不断长出新的枝条和叶片,最后成为一株完整的植物。佩吉的诗是自然的、徐缓的,有时甚至是冗长的,这也跟植物的生长一样。从他的长诗《夏娃》中一个著名的片断《那些人是幸福的》,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特色来。

另一位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从事创作的法国大诗人是圣琼·拜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版了他最初的两本诗集:《颂诗》和《进军》。这两本诗集已包含他的诗作的一些最基本的特色,一些深邃的、有时令人费解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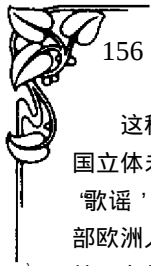
象克洛岱尔和佩吉一样,拜斯也力求创造一个世界,不过这是一个没有玄学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类的和为了人类的世界,拜斯通过自己的眼来创造它,并表现了它的无限神奇。拜斯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就象达·芬奇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样。拜斯力求赋予他的诗一种包罗万象的普遍性,就象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艺术家和作家所作的那样。

拜斯的《颂词》是根据他早年在西印度群岛生活的回忆写成的。有时,怀旧之情能够把人带回到童年时期,产生出朴素、清新的诗。拜斯的诗就象是一双凝视着世界的孩子的眼睛,它们把人、动物和各种事物一一引入立体摄影机的镜头,形象是那么鲜明动人。“童年,我的爱,它只是那样的吗?”诗人问道。应有的回答是(虽然诗中没有说)是那样,又不仅是那样。因为值得怀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童年,这种怀旧本身就是由历史运动引起的激情的一种产物。拜斯的《进军》就是从人类社会的童年写起的,写的是人类的进军。从漫游到占有土地,烧草肥田和引水灌溉,建立城市,宣布法律,铁匠们燃起炉火,帐篷撤去了,建筑物矗立了起来。在历史的运动中,交错着混乱和秩序,破坏和建设,暴烈和狂欢。而人类,即使有时要付出牺牲,却永远在向前进军。

西方的批评家认为用“崇高”一词可以概括拜斯的风格。他的诗的语调总是高雅的,在散文诗体的内部流动着徐缓的、有规则的韵律。他常用倒装句法,常常不顾语法规则,很少有诗人象他那样自由地作用词汇。显然,拜斯受到兰波、玛拉美和克洛岱尔的影响,而在他后期的诗中出现的缺少过渡的跳跃、梦幻般的感觉等等,表明超现实派对他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一九一四年是二十世纪法国的精神发展中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的七月三十一日,罗曼·罗兰在风景如画的瑞士莱芒湖畔开始写他的《战时日记》,在第一页就写到“欧洲各国人民开始互相残杀”。在此之后,一切都不再是同样的了。旧日的地平线已经破裂了。就诗歌而言,在早些时候就出现了破裂的征兆。一九〇九年,意大利诗人、戏剧家马利涅蒂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宣称要和传统的旧文化决裂。一九一三年,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发表了《未来主义的反传统》,提出了“立体未来主义”。不过,未来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其理论是颇为混杂的。而被看作是未来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这种复杂性,有时在一个诗人身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例如法国立体未来派的代表阿波里奈的诗,就是由各种因素组合成的。法国传统‘歌谣’(chanson)的普遍抒情性,魏尔化或拉马丁的感伤,斯拉夫人的激情,中部欧洲人的抑郁,以及一双‘现代人’的眼睛——所有这一切各不相同的因素都统一在他的诗里。他一方面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厌倦和不满,一方面又为飞机、电影等新技术的出现而欢呼。他一方面继承了拉福格那种亦庄亦谐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发展了由波德莱尔开创的‘都市诗’。

阿波里奈的主要才能在于他的抒情性。这在他的名篇《米拉博桥》中很容易察觉出来。而在另一篇更有份量的《地带》中,内在的抒情性却隐藏在用词的技巧、说俏皮话、不规则的韵律等等下面,需要更细心的体会才能够辨认出来。在诗的形式上,阿波里奈是一个革新者,他不用标点符号,注重诗的内在节奏,使自由体诗具有更大的弹性和活力,并开创了‘楼梯式’的排列法,这些对于加强诗的表现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阿波里奈的诗仿佛是自然地溶入形象,而他的形象又是明晰的、跳跃而又有着内在联系的,有如经过巧手剪接的电影镜头。例如在《地带》中,一个个镜头就是这样地从你眼前闪过:巴黎啸叫着的汽车,地中海滨开花的柠檬树,布拉格近郊的玫瑰园,马赛的水瓜堆,科布伦茨的巨人大厦,罗马的枇杷树,阿姆斯特丹和高达的风光……这一切,构成一个令人厌倦的欧洲,在那儿,一切都衰老了,只有教皇成为最时髦的欧洲人。

马克斯·雅各布,也是一位立体派诗人,并是阿波里奈的朋友。他的诗大多具有戏剧情节,但有着多种多样的调子。有时富于幻想,有时充满讥刺,有时倾诉着忧伤,有时又笑吟吟的。他的诗带有某种纯真——某种具有宗教直感的纯真。莱昂·保尔·法尔格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知名的。他主要描写巴黎,他的散文诗中有一些篇页对巴黎作了出色的描写。他的诗情主要是怀念往昔之情,并且点缀着茫然的忧愁。有时他也想到未来:“另一些人将会到来…另一些声音将会歌唱,另一些眼睛将会哭泣。”未来有新的忧伤。正是这种哀愁之感构成了法尔格的艺术特色。苏佩维埃尔和战前的诗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描绘着人类和动物的世界,但是混杂着不安的沉思。他意识到生活的美好,但又感觉到它的短暂。他的诗在令人惊奇的变化着的世界面前显示出一种自然的虔诚。而当他看到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因而对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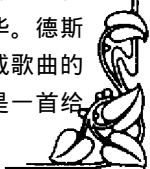
将死亡的事物感到怜悯的时候,他的诗便具有一种悲剧的庄严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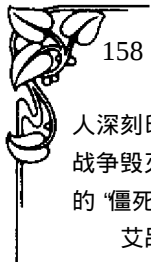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是勒韦迪。他的诗是玄想的,表达的典型情绪是一种苦恼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一个为自己的丑陋而哭泣的受幻想的孩子,一个投湖而死、死了还微笑着要求人们让她安息的小女人,一些在火炉里噼啪作响的时间的碎片,一幅星星停止闪烁而树木颤抖着的阴沉的风景画,这些就是勒韦迪用抒情的笔触为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五年的残损的欧洲勾划的面貌。他的诗的想象有如万花筒般的驳杂,他的诗之世界也就是有如破碎玻璃构成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其中晃动着一些不幸的、梦幻般的人物的影子。

在战后法国,相继出现了达达派和超现实派。达达派本是诗人查拉等于一九一六年在瑞士苏黎世创立的,根据查拉自己的解释,所谓“达达”就是“无所谓”的意思。一九一九年查拉到了巴黎,他的主张受到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拉尔博等人的赞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达达派诗人大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他们从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开始,走到反对一切、怀疑和否定一切,最后也就否定了自己:“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巨大、有力、软弱?……不知道。我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否定语法,否定理性和逻辑,于是,正如雅克·雷维埃尔所说:“达达派的诗,大都不仅是不可解释的,而且是难以卒读的。”

超现实满腔热情是从达达派发展而来的。一九二四年,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和他在一起的诗人有艾吕雅、阿拉贡、德斯诺斯等等。超现实派比达达派具有更多的肯定的色彩。他们认为,梦幻、潜意识等等是超于现实之上的组合形式,是能够反映现实本质的形式。因而他们在作品内容上注重人的内在意识,在艺术表现上追求“神奇”(merveilleux)。布勒东说:“让我们长话短说:神奇永远是美的,任何神奇的事物都是美的,甚至只有神奇的事物才是美的。”不过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所谓神奇常常导致离奇和晦涩,布勒东本人的作品就有不少令人难以索解。

在超现实派诗人中,德斯诺斯写过一些清新质朴的抒情诗。他那为人传诵的《最后的诗》,是在德国集中营里写的,表现出他杰出的艺术才华。德斯诺斯,还有普雷维尔,都写过不少为听众所欢迎的歌词,或者说被谱成歌曲的诗,令人想起半嘲讽、半感伤的民歌传统。普雷维尔的《巴尔巴娜》是一首给





人深刻印象的诗,诗的调子是那样轻快,象轻飘的雨丝,象舒展的浮云。然而战争毁灭了一切,只留下对美好往昔的回忆,只留下“服丧的雨”和死狗一样的“僵死的云”。

艾吕雅的诗风也是比较朴素平易的,虽然他写的是所谓“纯粹的诗”(poésie pure)。他的精巧的韵律和难以捉摸的遣辞命语,给人以新颖之感。他很使用华丽的辞句,但就是在《头对着墙》这样抨击现实的作品中,其基调也是优雅圆润的。他在三十年代末脱离超现实派,参加了抵抗运动,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使他的诗从形式到内容都起了变化,变得更为激越、欢乐和具有战斗气息了。

阿拉贡前期的诗大多用超现实派的手法,或是信笔描绘梦幻,或是用奇特的联想和机智的嘲讽抒写对现实的不满。他在三十年代初和布勒东决裂,此后的诗作比较注意描绘现实生活,写下了一些出色的诗篇。但在他的后期诗作中又有回到超现实派手法的倾向。

在第二代超现实派诗人中,亨利·米肖创造了一种更为外向的诗,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在的场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人的占领给他的诗增添了激烈的色彩。勒内·夏尔具有相似的力量,却转向他自己故乡的田野和河流。那儿的河流“具有一颗决不被疯狂的监狱世界摧毁的心”,那儿的田野有“收获的谷粒包裹在麦穗里”,而那儿的人,“没有挫折能使他动摇,虽然他的一切都已失去”。他的诗表现了人类对幸福和丰收的向往。

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法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有不少独立于这个流派的诗人。拉图尔迪潘创作了一些奇异的似古的诗篇,他诗中的背景仿佛是中古时期的布列塔尼,一些幽灵在其中活动着。弗朗西斯·蓬热的诗也是富于独创性的。巴斯卡尔的影响使他的诗具有哲理性,《贝壳小记》就显示了这一特点,只是那情调过于低沉了。安德烈·弗雷诺的诗反映了在德国占领下的失望、不安和厌恶情绪,他的诗集《国王——占星术士》在当时出版的诗集中可视为优秀之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诗歌似乎分裂成为碎片,没有什么影响巨大的流派。博纳弗瓦的《动与不动的战壕》(1954)是当时一部引起注意的作品。他的诗受塞夫和瓦雷里的影响,比较晦涩。两位和他同时代的诗人雅各特和雅克·迪潘有着与之相近的风格,多用比喻和象征,调子比较低沉,有时还蒙

上一层悲剧的色彩。雅各特说：“人是由郁阴的泥土供养的”，因而在他们的诗里，也就流露着一种阴郁的情绪。

上面，对法国现代诗歌作了一个十分粗略的考察，但由此不难看出法国现代诗人在艺术形式上有过多种多样的探索，有的追随传统，有的自创新路。为了保存原貌，译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尽量依从原诗，即一般采用直译，把格律体译为格律体，自由体译为自由体。翻译到底不是创作，因此，我不赞成那种过分自由的“意译”。然而，法文和中文又是相距甚远的两种文字，因而我也不赞成对原诗每个音节都亦步亦趋，过于拘谨而使译文难读。

即使如此，有一些译文还是比较难读的。不少法国现代诗人，继承了他们前辈即十九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传统。他们强调内心的真实，强调幻想和直觉，广泛使用暗示、比喻、联想、象征等等手法，让一个意象迅速地跳到一个意象，使人看不清其间的脉络。

著名的象征派诗人魏尔仑曾写过一首题为《诗的艺术》的诗，他认为，诗人应该“有意带着某种误解去挑选你的字眼”，应该注意色调（nuance）即诗情的千变万化，而诗应该在“不定”（indécis）和“确定”（précis）之间。在他的影响下，一些法国现代诗人就是这样“有意地带着某种误解”去遣词命名胜句，即有意地使用拗字拗句，有意地把诗的含意写得不那么确定，再加上万花筒般迅速变换的色调，这的确和那种直抒胸臆、白描景物的传统手法大不相同。

保尔 - 让·图莱

保尔 - 让·图莱（Paul - Jean Toulet，1867—1920），法国抒情诗人。他的诗，植根传统而又追求超越现实的新奇境界，写得含蓄婉妙。作品有《公仆保尔先生》（1898）、《反对音韵》（1921）等。

○自从你的日子

自从你的日子只在你的嘴里
留下一点儿灰烬，不要等待



人们铺好你的眠床 ,你的心在
那儿 ,终将冻结而沉沉睡去。

回来吧 ,象在逝去的日子里 ,
到漂移着的沙丘附近去
采集百合 ,她微弯着 ,痛苦地呼吸 ,
——去在沙上写下这些话语 :
人类的梦 ,和海的
幻想 ,是这样的相似。

○你从震旦回来

你从震旦回来 ,
乘海船回来 ,
当鸦片或茶叶的魅惑
安抚着你的情怀。

在一座砂金石的宫殿里
白昼正在消逝 ,
中国的公主 ,美丽无比 ,
你可曾和她相遇。

她穿着黑色长裤 ,不是比
贝壳里的珠母更白 ?
让·希加依是否在月明之夜 ,
前来看望过你 ?



象瓦克华克岛的水仙花一样
 他嘤嘤啜泣，
 发誓说他缝好一只袋子，
 装着他贞的新娘。
 然而，不贞，可是象一只野孔雀
 在海滨的风中掠过，
 在晨曦中炫耀它的羽毛
 展翅远远飞去？



弗朗西斯·雅姆

弗朗西斯·雅姆 (Francis Jammes, 1868—1938)，法国旧教派诗人。他笃信宗教，热爱自然，他的诗把神秘和现实混合在一起。他的诗大都写得质朴，很少绚丽的辞藻。作品有《早祷和晚祷》(1898)、《裸体的少女》(1899)、《诗人与鸟》(1899)、《基督教的农事诗》(1911—1913)等。

○和驴子一起去乐园的祈祷

在我应该到你那儿去的时候，啊上帝
 让那一天是一个乡村的节日，
 路上尘土飞扬。我要象我在人世间
 所做的，选择一条道路走向乐园，
 我喜爱的路，那儿有明亮的星星照耀
 如同白昼。我要拿着手杖走上大道，
 然后走去，我要对我的朋友——那些驴子
 说：我是弗朗西斯·雅姆，我正到乐园去，
 因为在那儿，在善良的上帝的土地上，没有地狱。
 我将告诉他们：蓝天的温顺的朋友们，来啊，





那些可怜而又可爱的动物,让他们的耳朵急速扇动
驱赶着平庸乏味的苍蝇,争斗和蜜蜂……

啊,让我在这些动物中间来到你的面前,
他们是我所深爱的,因为他们低着头,那样驯善,
他们静静地站着,脚挨着脚,他们是那样的惹人怜悯,是那样的温驯。
我将到你那儿,我的后面是那些动物的成千双耳朵,
是那些驴子,他们的篮子在腰间挎着,
是那些驴子,他们拉着流浪艺人的车子,
车子上装着洋铁桶和羽毛掸子,
是那些驴子,他们背上背着凹凸不平的水桶,
是那些母驴,她们行动迟缓,象羊皮袋一样臃肿,
是那一个,他穿了一条瘦小的长裤,
他那青肿的伤口在流血,使他痛楚,
而在伤口周围是那些嗡嗡营营的固执的苍蝇。
我的上帝,让我和这些驴子一起来到你的跟前,
让天使们引导我们在安宁中前进,
带我们到草木繁茂的河边去,那儿有颤动的樱桃树,
平滑而又光洁,象少女的微笑着的肌肤。
在这灵魂的住所,让我俯身在你的
神圣的水上,我将如同那些驴子
厮守着卑贱而甜美的贫困
向着那永恒的爱——它清澈而晶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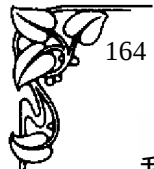
○太阳使井水

太阳使井水在玻璃里辉耀。
农庄的石块又破碎又古老。
青色的山峦线条是那样柔和，
象湿润在清新的苔藓里闪烁。
河流是黯黑的，而黯黑的树根
在被它磨损的岸边盘结绞拧。
它们在阳光里收获而草儿在动着。
可怜的胆怯的狗为了尽职而叫着。
生命存在着。一个农民在痛斥
一个偷菜豆的乞食的妇女。
小片的树林是一些黑色有石堆。
从果园飘来了温热的梨的气味。
大地象那些收割干草的女人。
从远处传来咳嗽般的教堂的钟声。
天空是蓝的和白的。而在麦草里，
我们听见鹤鹑的沉重的飞行逐渐沉寂。

○从前我爱过……

从前我爱过克拉拉·伊丽贝丝，
一个在古老的寄宿学校念书的女孩子，
她常常在暖和的黄昏到山楂树下，
去读那些已经过了期的杂志。





我只爱她,我感觉到在我的心里
她那洁白的胸的天蓝的光芒。
她在哪里?那时的幸福在哪里?
树的枝叶进入了她那明亮的卧房。

也许她还没有向人世告别——
或者,也许我们俩都已死去。
宽敞的庭院里有枯死的树叶,
在晚夏冷风中,在迢遥的往昔。

你可记得那些孔雀的翎毛,
插在花瓶里,在贝壳饰物的旁边?……
我们听说那儿有一只船失事了;
我们把新发现的大陆叫做“沙滩”。
来吧,来吧,我亲爱的克拉拉·伊丽贝丝;
让我们相爱吧,如果你还在世上。
古老的花园里有古老的郁金香。
裸赤着来,啊,克拉拉·伊丽贝丝。

保尔·克洛岱尔

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法国戏剧家、诗人。他开始是象征派,与玛拉美有过交往,后入外交界服务,曾先后出使中、美、德、意、日、巴西等国。同时他又是个虔诚的教徒。作品有《黄金头》(1890)、《城市》(1892)、《正午的分割》(1907)、《诗艺》(1907)、《五首崇高的颂歌》(1910)、《人质》(1911)、《战时诗集》(1915)、《战时外集》(1916)、《缎鞋》(1930)等。他还曾将中国诗歌译成法文。

○谣 曲^①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泰尔^②的商人们和今天那些乘坐想象中的机械从水路去办理事务的人们，

那些人——向他们挥动的手帕还通过海鸥的翅膀伴随着他们，而挥动手帕的手臂却已经消失，

那些人——他们的葡萄树和田野不能满足他们，而这些先生对阿美利加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些人——他们永远地离开了，却不会到达什么地方，所有那些远方的贪吃的人，现在海洋本身为他们服役，

你认为他们会对此感到满意吗？

谁只要一次把他的唇沾上杯子，就不容易离开它：要把它喝干需要很长时间，但依然不妨一试，只有第一口是难于咽下的。

我们在统计表上看到被炸毁的船舰的全体船员的名字，

装甲舰的驻军突然以最短的路线到陆地去，

患肺病的拖网渔船的斥候们，运动失调的潜艇的寄宿者们，

一艘巨大的运输舰把龙骨暴露在空中时乱七八糟地卸下所有的一切，

对于他们大家，这儿围绕着他们的是与这圆形的地

① 本诗原题为 Ballade，直译为“三节联韵诗”。这是十四世纪以后在西方流传的一种诗体，分三节，每节八行，最后有四行跋词。每节的最后一行相同。

② 泰尔 (Tyr)，古腓尼基南部的一个海港，在今之黎巴嫩。





平线相称的责任。

这是向他们移动的大海,不再需要去寻找道路了,
只需要张大你的嘴,并把自己托会给它:

只有第一口是难于咽下的。

他们昨天晚上在谈些什么,这横渡大西洋的巨轮上的
旅客们,

这最后一天的前夜,当无线电播出:“我们正在沉
没!”

而三等舱的称民们在那儿胆怯地演奏着一点儿音
乐,

而大海不知波倦地在使客厅的每扇舷门升起又沉
落?

“对于那我们一旦离开了的,再把心系在上面有什么
好处呢?”

“谁愿意生命再一次开始,在他知道它已走到尽头
的时候?”

“再一次发现我们的所爱或许是好的,但忘却要更好
些:

只有第一口是难于咽下的。”

○跋 词

只有大海在我们四周,只有它升起又沉落!

够了,这心中永恒的荆棘;够了,这些点点滴滴逝去
的日子!

只有这无穷的大海绵绵无尽,而突如其来的一记打
击!

大海和我们都在其中！
只有第一口是难于咽下的。

○我在这儿^①

我在这儿，
愚昧，无知，
在未知之物面前的一个新人，
我把脸转向岁月和多雨的天穹，我的心充满烦恼！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我将说什么？我将做什么？

我将怎样使用这双悬垂的手，和这双脚呢？
它指引我有如夜间的梦？
话语只不过是喧声，而书籍只不过是纸页。
没有人，只有我自己在这儿。对我，仿佛这一切
这多雾的空气，这肥沃的耕地，
这树和这低垂的云
都在和我说话，暧昧地，用无字的言语。
农夫
带着他的犁回来了，听得见迟迟的叫喊。
这是妇女们到井边去的时候。
这是夜。——我是什么呢？
我在做什么？我在等待什么呢？
而我回答：我不知道！而在我自身，我渴望

① 这是长诗《黄金》头中的一个片断。





哭泣,或是喊叫

或是哗笑,或是跳跃并挥动手臂!

‘我是谁?’还有斑斑残雪,我手里握着一枝柔荑。
因为三月象一个妇女,正吹着绿色的森林之火。

——愿夏天

和阳光下这可怕的一天被忘却,啊万物,
我把自己奉献给你!

我不知道!

把我拿去吧!我需要,

而我不知道什么,我能够哭泣,无尽地

高声地,温柔地,象一个在远处哭着的孩子,象孤单
地留在红的余烬旁边的孩子们!

啊悲伤的天空!树木,大地!阴影,落雨的黄昏!

把我拿去吧!不要对我拒绝我提出的这个请求!

瓦雷里

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 - 1945),旧译梵乐希,法国后期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诗耽于哲理,倾向于内心真实,追求形式的完美。作品有《旧诗稿》(1890 - 1900)、《年轻的命运女神》(1917)、《幻美集》(1922)等。

○圆柱之歌

美妙的圆柱,戴着
用白昼装饰的冠冕,
点缀着真的鸟儿啊



行走在羽饰上面。

美妙的圆柱 ,啊
这纺锤的管弦乐 !
每一个都给谐和
奉献出自己的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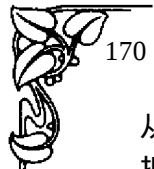
“你把什么引向
那么高 ,同样的光辉 ?”
“为了无瑕的愿望
我们专注的优美。”

我们歌唱啊坚信
我们支撑着天宇 !
啊孤单审慎的声音
歌唱着 ,为那双眸子 !

多么纯真的赞歌 !
多么响亮的音色——
这是我们透明的手足
从澄澈之中取得 !

这么冷 ,被黎明镀上黄金 ,
我们早早起了床 ,
用锋利的凿刀把我们
刻成百合的模样 !





从我们的床的晶体
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
金属的冰凉的
爪子，雕琢着我们。

为了媲美那月亮，
那月亮和那太阳，
我们被擦亮磨光，
象脚指甲一样。

不会屈膝的女仆，
没有欣赏者的微笑，
姑娘在我们面前驻脚
感到自己腿的姣好。

同样的虔诚的同伙，
鼻子在头带下面，
我们丰富的耳朵
聋了，对白色的负担。

教堂在我们眼上，
永远黑暗没有光明，
没有上帝我们走向
我们崇拜的神性！

我们古老的青春，
暗的肌肤，发的阴影，



是那样美妙绝伦，
它们由数学而诞生。

黄金分割的女儿
因天的法则而健强，
一个蜂蜜色的上帝
打着盹降临我们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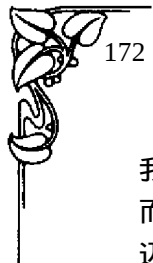
他自在地睡，白天，
我们得每天向他奉献，
躺在爱的高台上，
潮水在我们眉间平静。

不朽的姊妹，她们
一半儿冷一半儿热，
我们认作是舞神、
微风和枯干的叶。

那些数以十计的世纪，
那些逝去的人潮，
这是个深的“过去”，
过去总是一够了！

在我们爱情下升起
比地球更重的份量，
我们跨越一个个日子
象一块石头——那波浪！





我们在时间里走路，
而我们灿烂的躯体
迈着不可名状的脚步，
在寓言留下痕迹……

○致悬铃木

——写给安德烈·丰丹纳

你巨大而弯曲的悬铃木，赤裸地献出自己，
 白皙，如年青的塞西亚^①人，
然而你的天真受到欣赏，你的根被
 这大地的力量深深吸引。

在回响着的影子里，曾把你带走的
 同样的蓝天，变得这样平静，
黑色的母亲压迫着那刚诞生的纯洁的
 根，在它上面，泥土更重更沉。

对你那飘移的额，风儿并不需要探问；
 温柔而黝黑的土地，
啊悬铃木，决不会让你的阴影
 对它的跨步感到惊奇！

这前额只能向闪耀着光辉的阶梯，



① 塞西亚 (Scythia) 黑海北岸的一个古代王国。

那是树液使它奋激；
你会成长，啊天真，但不要使
永恒休憩的纽带断裂！

设想在你的四周有着别样的生灵，
被水蛇联结在一起；
你有无数同类，从松柏到冬青，
从杨柳到枫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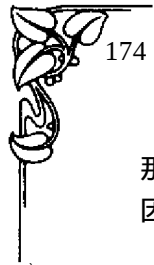
他们，被死者抓住，那蓬乱的根须
陷入混杂的灰里，
感觉到花朵避开他们，而他们有翅的精子落进轻盈
的河溪。

纯洁的白杨，千金榆，和由四个青年女郎
构成的山毛榉，
不停地击打着——一个永远关闭的天堂，
徒然地穿上树枝。

她们分开活着，她们的哭泣在孤单的分离里
却混杂在一道，
她们的银色的肢体，在她们诞生时
白白地裂开了。

当她们呼吸着夜而灵魂慢慢地





飞向阿弗洛狄忒^①，
那处女一定坐在静寂中阴影里，
因羞愧而浑身灼热。

她感到惊讶，脸色苍白地把自己归于
那温柔的预示，
它通过一张年轻面孔而转向未来的一个现存的肉体……

然而你，你的肢体比动物肢体更纯净，
你使它们在黄金里浮沉，
你在白昼造成邪恶的幽灵，
而睡眠制造着梦境。

高高的繁生的群叶，骄傲的骚动。
当凄厉的北风四处
呼啸着，在金色的顶端，年轻的冬季的天空
在你的竖琴上，啊悬铃木，

放胆地呻吟！…啊你柔韧的木质之躯，
一定会松开又扭紧，
你抱怨着而没有裂绝，你把风儿在混乱里
寻觅的声音给予他们！

鞭打你自己吧！仿佛那殉道者性急地

① 阿弗洛狄忒 (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撕裂开自己的肌肤，
去和火焰争辩，而又没有力量离去，
返身与火炬相扑！

这样，赞歌也许会唱给即将诞生的群鸟，
而灵魂的纯洁也许
会使梦着火焰的树干上的群叶和林梢
因满怀希望而战栗。

园林中强有力的居民，我把你选中，
沉醉于你的摇曳，
因为天空激励你催迫你，啊巨大的琴弓，
回答它，用你的话语！

啊，林中女仙们的可爱的敌手，可否
让孤寂的诗人爱抚
你那光泽的躯体，有如他爱抚
骏马华丽的腿部！...

“不，”树说，它说：“不！”用它那
闪光的高傲的前额，
铺天盖地而来的暴风雨摇撼着它，
有如摇撼着一片草叶！

(选译)



○蛇

夏娃,有一次我和她相遇,
她正沉湎于初生的思绪,
双唇微微张开——通向心灵,
心灵里有萌动的蔷薇诞生。
这完美的人出现在我眼前,
洋溢着黄金,她那广阔的侧面,
不畏惧太阳,也不畏惧人;
奉献给扫掠而过的微风,
仍然麻木着的她的灵魂,
仿佛在肉体的门槛上变得滞重。

啊,完全的真正幸福,你是
这样美——公正的奖品
给予善和最好的
灵魂的全部关心!
它们被导向你的双唇,
这就够了,如果你要喟叹一声!
最卑下的是最可怜的屈从,
最艰苦的是最深的创伤……
而我,你曾使我受到感动,
连吸血者也不敢触犯你的锋芒!

是啊,从我的绿叶丛生的地方,
象鸟一样心醉神迷的蛇



在我唠叨着的辰光
却把那狡猾之网编结，
喑哑的美，我啜饮你，
宁静，清澈，沉重的魅力；
我，暗暗地克制着自己，
瞧着你那燃烧着的金羊毛，
你的颈窝，象谜一般，充满了
你的一切行动的秘密！

我的存在有如气息，
有如思想中一缕芳香，
从中怎能所狡诈的
深度，——加以测量！
而我搅扰了你，天真，
肉体从来不知道它的意欲，
我并未恐吓过你，那是
你自己晕眩于强烈的光明！
不久你将为我所有，我断言，
你思想的色调已经改变！
如此壮丽的纯朴
祈求着重大的考虑！
她那透明的凝视，
愚蠢，骄傲，无上的幸福，
好好看守这可爱的城！
知道我们创造着机遇，
面对这最不寻常的技艺，
感动这纯净的心！



这是我的长处 ,这是我的猎物 !
是我的手段——实现我的意图 !)

那么 ,让我们用炫目的
细丝 ,织一张薄薄的网 ,
夏娃是那样美 ,那样安详 ,
潜在的危险会使她跌蹶 !
在丝网的压力下 ,这被俘的
虏获物的皮肤在战栗 ,
习惯地向着唯一的蓝天 !
薄纱不知道是谁的诡计 ,
线的力量 ,虽然看不见 ,
却胜过了我编织的样式 !

镀金 ,给她镀上黄金 ,舌啊 ,
用你知道的最甘美的言辞 !
用那些暗示 ,寓言 ,巧思 ,
一个个经过雕凿的沉默 ,
用一切能使她受损的物事 :
只要能使她满足 ,或是导使
她在我的网罗里迷失方向 ,
顺从地到那斜坡上去 ,
到那深深的蓝色的池塘。
那些溪流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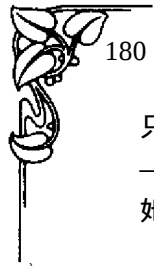
啊 ,什么样的无可比拟的言辞 ,
什么样的机智 ,我不曾投入

那不可思议的耳朵的
毛茸茸的秘宫里去！
我想，并没有把什么输掉；
从那踌躇的心，一切都已得到！
确实的胜利！如果我说
灵魂的财富受到围攻，
有如一个花冠一个蜜蜂，
决不要离开黄金的耳朵！

我低声对她说：“夏娃，没有什么
比神圣的话语更值得相信！
一种复苏的智慧，会战胜
庞然巨物，从成熟的浆果！
别去监视古老纯洁的存在，它憎恶
那种唐突的恶语伤人！
你的嘴只有编织成的梦境；
这渴望梦着把汁液吸进，
这欢快只是未雨绸缪啊，
夏娃，这就是甜美的永恒！”

她吞下了我的一言一语，
语言构成一座奇异的建筑物；
她的双眸有时会天使堕落，
而回到我的枝条间，却在那儿迷失！……
动物是最最愚蠢的，它们
嘲弄你，使你如此困窘，
啊，哀痕的背信弃义的妇人，





只不过是绿叶丛中的一个声音！
——然而，这样认真，我们的夏娃，
她在树荫之下倾听着他！

“心灵，”我说，是一个甘美的所在，
对于一切被禁锢的神往心驰，
你可感觉到这迂回的爱——
它是我从天父那儿窃取来的？
我有着它，这天堂的精髓，
为了比蜜更为甜美，
温存体贴，井然有序……
拿这果实吧……把你的手臂举高些！
采摘那你所渴望要的，
你可爱的手会反它给你！

睫毛敲击出什么样的沉默！
而在黝黑的胸下，什么样的呼吸
爱扶着树木胆怯的影子！
另外的睫毛象雌蕊在闪烁！
“吹哨吧！吹哨！”它对我歌唱！
我感觉到一阵阵的战栗，
我的巧妙的鞭子是那样的长，
在我经受的这一切纷扰里：
它们滚卷着，从我冠上的
绿玉，直到危险地失去控制！

守护之神！啊，长久的焦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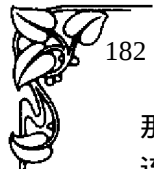
最后 时间终于来到，
迈出一步——向新的知识，
从这赤脚迸发出的跳跃！
大理石在呼吸，黄金弯下身子！
赭土和琥珀的金栗色的底层
在运动的边沿上战栗！……
它蹒跚着，这巨大的古瓶，
允诺从它那儿逃了开去，
而它却似乎默然不语！……



对你可能获得的逸乐之乡，
退让吧亲爱的人，退让吧魅力！
你对于变化再变化的渴望，
围绕着死亡之树，显示
身姿，相互联结有如铁链！
不来之来！让脚步模糊，
有如浓密的玫瑰花瓣！……
跳舞吧，亲爱的人！把思想放逐！
在这儿，极乐就是理由，
足以说明事物的前前后后！

啊，我热狂地贪婪地注目
(虽则这是一种贫乏的享乐)
这样纯洁而清新的背部，
一切都因不服从面骚动着！……
它的精华已经繁衍
聪明睿智和朦胧幻想，





那智慧之树正在震颤，
连同它那蓬发的影象，
它那巨大的躯体沉浸在阳光中
摇动着，从中升起了迷人的梦！
树，巨大的树，天堂的影子，
不可抗拒的树中之树，
它在大理石的软弱之处，
追求着鲜美的液汁，
它深深地陷入了迷阵，
那儿有紧抱的影子在爬行，
他们消失在永恒的
黎明之青玉的光辉里，
甘美的消失，如果微风或香味，
或者如果那是命定的鸽子。

啊歌者，啊最深处的
宝石的秘密的饮者，
幻想的蛇的发源地，
把夏娃抛进梦里的蛇；
被求知欲推动的伟大存在，
依旧在增长，为了更好地了解，
响应着最高的枝条的号召，
它在最纯的黄金中举起你那
坚硬的手臂，你那模糊的枝条，
相反地，向着深渊进行发掘。

你可以把无限拒之门外，



它总是伴随着你的成长，
从坟墓到你栖居的所在，
使你感觉到知识的全部力量！……
然而这古老的失败爱好者，在那
金黄而闲暇的干旱的阳光下，
弯曲着身子，来到你的枝条间，
在那静寂的夜，繁星满空，
他躺卧在永恒的困扰中，
永恒的困扰——他的终点……



夏尔·佩吉

夏尔·佩吉 (Charles Péguy, 1873 - 1914), 出身于奥尔良地方的农民家庭，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早年信仰社会主义，后皈依天主教，成为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在一九一四年战争中阵亡。他在一九一〇年创办了著名的《半月丛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该刊发表的)。诗作有《第二种德行的神秘门廊》(1912)、《神圣的老实人的神秘》(1912)、《夏娃》(1913)等。他的诗含蓄秀丽、音韵和谐，但大都含有宗教意味。

夏 娃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为尘世的土地而死，
倘若他们是死在一次正义的战争里，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为广袤的大地而死，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在庄严的死亡中死去。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死于激烈的鏖战，
躺卧在地面上，在上帝的面前。





那些人是幸福的 ,他们死在最后高地上面 ,
在盛大的葬礼的全部壮观中间。

那些人是幸福的 ,他们为尘世的城市而死 ,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城市的形体。
那些人是幸福的 ,他们为他们的炉膛和炉火而死 ,
还有他们父亲的房子的贫穷的荣誉。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房子的
影象和开始和形体和考验。
那些人是幸福的 ,他们死在这拥抱里面 ,
在荣誉的抱持中 ,在大地的信约里。

因为这荣誉的信约是一个永恒的
信约的开始和最初的考验。
那些人是幸福的 ,他们是在这奉献里面
在履行这大地的誓约中死去。

因为这大地的誓约是一种忠贞的
开始和最初的考验。
那些人是幸福的 ,他们是在这完成里面
在这顺从和这谦恭里死去。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复归于
最初的粘土和最初的泥土里。
那些在正义的战争中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那些成熟的麦穗和收获的麦子是幸福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复归于
最初的泥土和柔韧的粘土里。

那些在古代的战争中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那些纯净的器皿和加了冕的国王是幸福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复归于
最初的泥土和戒律里。

他们重又变成了简朴的古陶器。
他们重又变成了模造出的瓶、壶和坛子。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复归于
他们最初的形状和忠实的风姿。
他们重又变成了那些自然的物体 ,
那是由上帝自己用拇指制作成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复归于
最初的泥土和最初的粘土里。
他们在脆弱的模子里重新塑造自己 ,
上帝的拇指就是从那模子里把他们取出来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复归于
最初的泥土和最初的软泥。
他们重又沉浇到最初的犁沟里 ,
上帝的拇指就是从那里把他们拉出来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复归于
上帝从中把他们唤醒的同样的软泥里。





他们到那哈利路亚颂歌里重又睡去，
那颂歌是他们在诞生之前就忘掉了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复归于
那古代的住所和古旧的房子。
他们重又沉落到年青的季节里，
上帝就是从那里使他们穷困和裸赤。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复归于
上帝在其中模造他们的肥沃的粘土里，
和上帝从那里召唤他们的贮藏所里。
那些伟大的战败者、未加冕的国王是幸福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复归于
上帝从那里召回他们的最初的土壤里，
和上帝从那里如集他们的安息地。
那些伟大的战败者和被放逐的国王是幸福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复归于
上帝从中制作他们的肥沃的泥土里。
他们重又躺卧在那赞美歌里，
那是他们在诞生之前就忘掉了的。

那些死去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复归于
他们用躯体喂饲的最初的腐植土里，
和那最初的墓穴、那泥炭和煤里。
那些伟大的战败者和幻灭的国王是幸福的。

○巴黎双桨战船

从时间的一瞬到圣经的雪松，
双桨战船停泊在热闹的市集边，
在巨大的官邸和阴沉的宫殿前，
置身于私人的哀伤和公众的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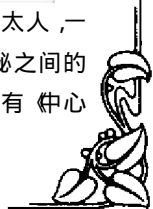
经历了三个共和国和八十个帝王，
以及拿破仑、亚历山大和凯撒，
我们的祖先尝尽了辛酸苦辣，
忠诚地弯身在倾斜的桨上。

我们接替了他们在那橡木凳上的位置，
我们努力划桨，用腰和背，用意志和心灵，
在镣铐下受伤流血，折筋断骨，弯着身子；

我们，苦役犯的罚作苦役的子孙，
用桨击打着，在塞纳河两岸之间，
划桨者蜷伏在巴黎圣母院跟前。

马克斯·雅各布

马克斯·雅各布 (Marx Jacob, 1876 - 1944)，法国立体派诗人。犹太人，一九一五年改信天主教。他喜爱的主题是着魔的灵感和基督教的神秘之间的斗争，宗教的慰藉，农民生活中单纯的快乐和忧伤，城市的诗。作品有《中心实验室》(1912)、《为达尔杜弗辩护》、《最后的诗》(1945)等。



○磨房的轮子

我的小河的歌 ,在那浅滩似桥的地方 ,
象小教堂的歌声和欧椋鸟的歌声 ,
我在晚饭后去到那儿 ,去倾听我的忧伤 ,
向那流水的波纹倾诉我的忧伤和悔恨。

在流水的歌声中我沉沉睡去 ,
于是我看见我的爱 ,我的爱笑吟吟的 :

“那是为了谁——我对她说——这些红宝石的石子 ?
还有这片国土上的这些不知名的园中的花朵 ?”

“制石磨的人——她回答说——这是我握着你的心
啊。

让它到河里去 ,到那磨房的轮子下面 ,
让磨轮揉搓它 ,象你揉搓你的面团。”

于是 ,我的爱 ,那些石子和花朵去到磨轮下 !
它将把它们碾成泪花 ,咸味的水和泪水 ,
而那些红宝石 ,我的爱 ,或许需要一个铸工 ,
或许这样最好 :让它们跳跃着直上苍穹。

法尔格

莱昂 - 保尔·法尔格 (Léon - Paul Fargue ,1876 - 1947) ,法国抒情诗人 ,以写巴黎著名。他的诗作不多 ,但大都为精心之作 ,并擅长写散文诗。作品有《售克雷德》(1911) 、《诗集》(1918) 、《灯下集》(1929)等。

○苍白的时刻

有一天,在暮霭中,我们走过,在雨后,
沿着公园的围墙,那儿美丽的树木在做梦……
我们久久地追随着。时间悄悄地过去,
黑夜的手在旧墙上缝补着裂缝……
但是在这苍白的时刻,什么烦扰着你,
什么在给那栅栏的黑色的手缀边呢?
暮霭、雨后的宁静,不知为什么
把我们的梦转向流放和黑夜……

我们听见了纷纭的喧响
发自周遭的簇叶,
犹如一堆正在着起来的火……
而枝条摇曳着。沉默
窥伺着。
而飘来的气味是如此强烈,
使人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别的气味,
因为这些气味仿佛就是生命自身的气味……
后来,一缕阳光染黄了一片叶子,
然后是两片,然后把所有的叶片染成金黄!
那时第一只鸟儿冒着险
在雨后
歌唱!
象从一盏熄灭的灯发散出的刺鼻的气味
从我的心里升起一个古老的梦……



一线光明仍然在墙头踟躅，
 从一只安详的手里滑落，把我们引向暗影……
 这是雨？是夜？
 远远地，古老的黑色的脚步
 移动着
 沿着公园的围墙，在那儿，古老的树木正在做梦……

○跋 语

一只长长的手臂带着金色的滑行从树巅
 开始缓缓下降，在枝条中间鸣响着。
 花朵和叶片相互挤压而又相互了解。
 我看见那脆蛇蜴在夜的温存中滑动着。
 月神狄安娜弯身在池上，戴着她的面具。
 一只缎鞋在林间空地上跑动着，
 象那和地平线重聚的天空在召唤。
 夜的船舶都已作好了起航的准备。
 另一些人将会到来，坐在这铁椅上。
 另一些人将会看见，何时我将不再存在。
 没有一声呼唤使我们的面孔重新振奋。
 没有一阵呜咽使我们的爱情重新发声。
 我们的窗子将关闭着。
 一对陌生的人将沿着灰色的街道走去。
 属于另一些声音的
 声音，将会歌唱；另一些眼睛将会哭泣，
 在一幢新的房子里。
 一切将是完美的，一切将得到宽恕，

忧伤将是新的 ,而树林也将更新 ,
或许有一天 ,为了那些新的相爱的人 ,
上帝将把那幸福保存起来 ,而那是他许诺给我们的。

阿波里奈

吉约姆·阿波里奈 (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 - 1918), 生于罗马, 在巴黎求学并定居, 成为著名的法国立体派诗人和现代派先驱之一。他的诗, 反映了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法国社会的种种矛盾, 反映了他对旧世界的厌倦和对未来的憧憬。他用迅速跳跃而又连续的电影手法摄取现实的和想象的种种镜头, 甚至把那些最微末的事件入诗。他在艺术形式上锐意求新, 所谓“楼梯式”诗歌便出自他的首创。他还摒弃了标点符号, 注意诗的内在节奏, 在用韵上也比较自由。作品有《酒精集》(1913)、《意识的图象》(1918)、《写给路易丝的诗》(1955) 等。

○米拉博桥

塞纳河在米拉博桥下
而我们的爱情
我必须追忆么
那痛苦后面往往是欢乐

愿黑夜来临愿钟鸣响啊
时日在飞逝而我却滞留着

手携手面对面我们逗留
当我们永恒的凝视
那困倦了的波浪流走
在我们手臂的桥下的时候





愿黑夜来临愿钟鸣响啊
 时日在飞逝而我却滞留着

爱情已经去了
 象流水一样
 爱情已经去了
 人生是多么漫长
 而希望又是多么刚强

愿黑夜来临愿钟鸣响啊
 时日在飞逝而我却滞留着

一天天一周周时光流过
 逝去的时间
 和爱情都不再回来啊
 塞纳河在米拉博桥下流着

愿黑夜来临愿钟鸣响啊
 时日在飞逝而我却滞留着

○猎 角

我们的故事是堂皇的悲剧的
 象一个国王的面具
 没有冒险戏或是魔幻剧
 没有无关紧要的详情细事
 使我们的爱情动人地凄其

而托马斯·戴昆西^①
抽他的鸦片纯净又甜蜜
为他可怜的安娜沉入遐思
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因为一切都必过去
或许我会经常转过身子

记忆是一只猎角它的
声响会在风中消逝

○旋转的蝇群

一个骑者经过平原
年轻的少女想着他
和那米提利尼的船舰^②
铁刃在那儿闪着光华

当他们采集燃烧的玫瑰
他们的眼突然象花开了
什么样的太阳是那徘徊的嘴
而这嘴却向它微微含笑

① 托马斯·戴昆西 (Thomas De Quincy, 1785 - 1859) 英国作家,《一个服用鸦片的英国人的自由》是他的成名作。

② 米提利尼 (Mytiléne) 爱琴海莱斯博斯岛东南部一港口。



○地 带

你终于对这衰老的世界感到厌倦
今天早晨艾菲尔铁塔啊牧羊姑娘你的桥之群咩咩叫
唤

你和希腊罗马的古董在一起生活得够久了

这里似乎连汽车都是那样古老
只有宗教保持着完全新鲜
只有宗教保持着单纯象机场的飞机库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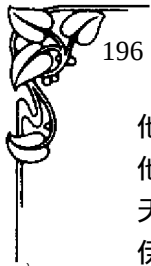
基督教啊在欧洲只有你不属于往昔
最时髦的欧洲人是你教皇庇护十世
那些窗子监视着你而耻辱阻止你走进
一座教堂忏悔你的罪孽今天早晨
你读广告单目录海报它们排成一排叫喊连声
这是你的早晨的诗歌而报纸是你的散文
一些二十五生丁的期刊充满侦探的冒险
大人物的肖像和成万个各式各样的头衔

今天早晨我看见一条漂亮的街道它的名字我已忘却
清新而又洁净它是太阳的号角
经理们工人们漂亮的速记打字员们
每天四次从这条街上走过从星期一早晨到星期六黄

昏

每天早晨你三次听见汽笛在号叫
大约中午一只坏脾气的钟在咆哮
一些在布告上和墙上的文字
一些牌照和布告象鸚鵡在学舌
我喜爱这条工业化的街道的美丽
它位于奥姆·蒂叶维尔和泰尔纳大街之间在巴黎
那就是这条新的街道而你还是个小孩子
你妈妈还只给你穿蓝色和白色的外衣
你十分虔诚和你最老的朋友勒内·达里兹在一道
再也没有什么比教堂的富丽更使你们心爱的了
九点钟煤气灯变成暗蓝你们偷偷溜出宿舍
你们将在学校的小教堂里祈祷整整一夜
而紫晶的令人崇拜的深奥和永恒
永远成为基督的火焰般的光荣
这是我们大家栽培的美丽的百合花
这是褐发的火炬不会让风吹熄它
这是痛苦的母亲的着红衣的苍白孩子
这是那树而祈祷者们总是在那儿集聚
这是双重的绞架光荣和永恒
这是六角星星
这是上帝他在星期五死去而在星期天复活了
这是基督他飞上天空比飞行员们飞得更高
是他保持着世界的高度纪录
漂亮的弃儿基督
自古以来第二十个弃儿他自有办法解决疑难
这个世纪变成一只鸟在空中上升象耶稣一般
深渊中的恶魔抬起头来望着他的行踪





他们说他是模仿朱迪亚^① 的巫师西蒙^②
 他们叫喊道如果他能飞我们就称他为飞贼
 天使们飞翔着围绕着这个漂亮的空中杂技表演者
 伊卡尔斯^③ 伊诺克^④ 伊莱亚斯^⑤ 特亚纳的阿波罗尼

厄斯^⑥

翱翔着围绕着这第一架飞机
 他们有时候分开为了让圣体负载的人员通过
 那些教士们永远举着圣饼上升着
 飞机终于着陆而没有合拢它的羽翼
 天空充满了几百万只燕子
 迅速飞向那里的是鹰隼猫头鹰乌鸦
 而白鸚红鸛秃鸛来自阿非利加
 大鹏鸟受到寓言家和诗人的颂扬
 用利爪抓住亚当的头骨在飞翔
 从天际扑击而来的鹰高声喊叫
 而从亚美利加飞来了小蜂鸟
 从中国飞来的比翼鸟羽毛柔弱细长
 它们各有翅膀但总是成双地飞翔
 这儿是纯洁的精灵那鸽子

① 朱迪亚 (Judée), 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今泛指巴勒斯坦。

② 巫师西蒙 (Simon Mage), 犹太教徒, 诺斯替学说创始人之一, 他曾企图向圣彼得收买创造奇迹的能力。

③ 伊卡尔斯 (Icare), 希腊神话中 Dacdalus 之子, 用蜡和羽毛造成翅膀, 逃出克里特岛, 因过分接近太阳, 蜡融翅落, 堕海而死。

④ 伊诺克 (Enoch), 《圣经》中的人物。有两人名伊诺克, 一个是该隐之子, 另一个是 Mathusalem 之父。

⑤ 伊莱亚斯 (Elie), 《圣经》中的犹太预言家, 曾乘火焰车上天。

⑥ 特亚纳的阿波罗尼厄斯 (Apollonius de Thyane), 哲学家兼方士, 据说能创造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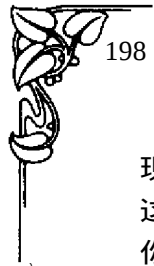
琴鸟和明眼的孔雀是它的卫侍
凤凰从它自己扇燃的火堆中飞起
在一瞬间把一切包容在它炽热的灰里
离开了那些可怕的海峡的三个海妖
高声歌唱着飞来了
中国的比翼鸟和鹰和凤凰
大家都和睦地和飞机在一起翱翔

现在你在巴黎在人群中独自走着
成群的汽车啸叫着从你身边驶过
爱的痛苦紧紧扼住你的脖子
仿佛你永远也不会再被爱上一次
如果你生活在往昔你会进修道院
现在当你发现你在祈祷你会感到羞惭
你嘲笑自己你的笑声象地狱之火一样发出响声
你笑声的火花装饰着你生命的底蕴
它是在阴暗的画廊里挂着的一幅画
而你有时会去仔细地瞧着它
今天你在巴黎走着那儿女人们染成血红色
而那是我要忘记的那是美的萎谢
虔诚的烈焰围绕着巴黎圣母院它在夏尔特尔凝望着

我

你的圣心的血在蒙马特区把我淹没
听到福音的言语使我苦恼缠身
我为之受苦的爱是一种可耻的疾病
而这意象占有你使你幸存在不眠和焦虑里
它总是和你亲近这意象它正在流逝





现在你是在地中海滨柠檬树下
 这树啊一年四季都开放着鲜花
 你在海上泛舟你的朋友伴你同行
 一个尼斯人一个芒东人和两个蒂尔比人
 我们惊慌地望着大海里的章鱼群
 那在海藻间出没的鱼我们的救世主的象征

你是在布拉格近郊一家旅馆的花园里
 一朵玫瑰放在你面前桌上你感到欢喜
 你是在观察一只金花龟在玫瑰花心里
 而不是用散文叙述你的故事

你惊恐地看见圣维特的玛瑙里画着你的像
 那一天你在那儿看见了它你深深地哀伤
 你象拉撒路^①一样发了狂在那一天
 犹太区的时钟的针也在倒转
 你慢慢地退回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走到赫拉德钦你在晚上听见
 酒店里有人唱一支古老的捷克民歌

你到了马赛被一堆西瓜包围着

你到了科布伦茨^②的巨人大厦

① 拉撒路(Lazare), 圣经》中一个患痲病的乞丐, 在世受尽苦难, 死后进天堂。

② 科布伦茨(Coblentz), 德国西部一城市。

你到了罗马坐在一株枇杷树下

你到了阿姆斯特丹和一位年青姑娘在一起你觉得她
漂亮

而她是丑陋的

她命中注定要做一个莱登的大学生的妻子

人们能够租到房间这在拉丁文里叫 Cubicula locanda^①

我记得我在那儿呆了三天 ,同样也在高达^②

现在你在巴黎预审法官面前

人们逮捕你把你当成罪犯

你作过痛苦的和快乐的旅行

然后你才意识到虚伪和年龄

你在二十和三十岁时曾为爱情受苦

我象一个狂人那样生活而把我的时日虚度

你再不敢看看你的双手而我时时忍不住哭泣

为你为我爱着的她为那使你恐惧的一切

你噙着泪向那些可怜的移民们注视

他们相信上帝他们祈求母亲们哺乳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气味充满了圣拉扎尔车站的大厅

他们象那些聪明的国王一样相信自己的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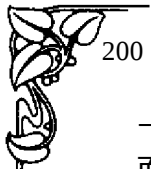
他们希望在阿根廷能够赚到一笔钱

而在走运之后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园

① 拉丁语 ,意为租赁休息室或卧室。

② 高达 (Gouda) ,荷兰西部一城市。





一个家庭搬运一床鸭绒垫有如你改变你的心意
而那鸭绒垫和我们的梦一样是虚幻的
一些移民留了下来在这儿找到住处
在洛西埃街和埃库菲街的那些陋屋
我常常看见他们晚上到街上透透气
他们很少移动有如棋盘上的棋子
特别是一些犹太人他们的戴着假发的妻
面色苍白地坐在幽深的店铺里

你站在肮脏的酒吧间的柜台前面
喝一杯廉价咖啡在那些潦倒的人们中间
晚上你是一家大饭店里

那些女人并不坏而她们都有操心的事
她们都折磨她们的情人甚至那最丑的
她是一个警察的女儿家住在泽洒^①

她那双我没有见过的手皴裂而又粗硬
她那腹部的伤疤使我深深感到怜悯

对一个荡笑着的姑娘我现在还为我的嘴感到羞耻

在将要到来的早晨你将是孤独的
送牛奶的人在大街上把奶桶弄得噼啪作响

① 泽西 (Jersey) 法国海岸附近的英属岛屿

黑夜离开了如同一个可爱的混血姑娘
那是专注的利亚或是虚伪的菲德琳
而你喝着象你的生命一样燃烧着的酒精
你喝着一杯残酒一样的你的生命

你向奥特伊尔^① 走去迈着疲倦的步伐回家
在你那些来自大洋洲和几内亚的偶像中间躺下

他们是另一种形式和另一种信仰的基督们
每一个劣等的基督都把虚假的希望给与生魂
再见再见
太阳已经落山

瓦莱里·拉尔博

瓦莱里·拉尔博 (Valéry Larbaud, 1881 - 1957), 法国当代诗人。他的诗大多写他对于旅行的追忆和对于远方一些国家的怀念。除写诗外, 还译过柯勒律治和惠特曼的作品。

颂歌

借给我——你那巨大的喧响, 你那如此轻快的巨大速度,
你那穿过被灯照亮的欧洲的夜间的滑行,
啊豪华的列车! 而使人苦恼的音乐
响彻你那镀金皮革的长长的走道,

^① 奥特伊尔 (Auteuil), 法国地名。



而在那上了漆的带着沉甸甸的铜锁的门后，
无数的人在沉睡。

我歌唱着走过你的走道，
我追随着你的路程走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让我的
声音加入你那千百种声音里去，

啊，Harmonika - Zug！^①

我第一次感到生活的全部甜蜜，
在威尔巴伦——普斯科夫北方快车的一个单间里。
我们滑行过草原，牧羊人在那儿
在一丛丛象小山一样高大的树下，
穿着肮脏的没有加工过的羊皮衣……
(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八点钟，一位女歌唱家
眼睛象紫罗兰，在隔壁单间里唱着歌。)

而你，巨大的窗玻璃，透过你，我看见西伯利亚和塞
尼亚姆^② 群山过去了，
严酷的无花的卡斯蒂^③，和在微暖的倾盆大雨下面的
马尔马拉海^④！
借给我，啊南勃伦纳^⑤ 线的东方快车，借给我

① 德语：手风琴—列车。

② 塞尼亚姆 (Samnium)，古代意大利的一个王国。

③ 卡斯蒂 (Castille)，古代西班牙的一个王国。

④ 马尔马拉海 (Mer de Marmara)，在土耳其北部。

⑤ 勃伦纳 (Brenner)，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口，在意大利北部。

你那不可思议的低沉的响声和
你那高高的颤动的声音；
供给我那高大瘦长的机车的
轻轻的安然的呼吸，它的运动
是那样自在，那些快车和机车，
不费力气地牵引着四节带着金字的车厢
进入塞尔维亚山区的寂寞中，
继续向前，穿过满是玫瑰的保加利亚……

啊！这些响声和这种运动一定会
进入我的诗中，并且向我诉说
我那难以描述的生活，我的
孩提生活——一个孩子，他什么也不想知道，
除了永远地期望着一些模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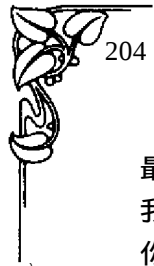
卡特琳·波兹

卡特琳·波兹 (Catherine Pozzi, 1882 - 1934)，法国女诗人。她的声名远不如她的成就，因为她的诗（发表于1935年）已很难找到了。

○最崇高的爱

最崇高的爱，如果真是这样
——我死去
而不知道我在哪儿拥有过你，
哪个太阳是你的住地，
哪个往昔是你的时间，而在哪时
哪刻我爱过你。





最崇高的爱 ,它胜过记忆 ,
 我从没有炉灶的火里制造我的全部时日 ,
 你在什么样的命运里描绘我的故事。
 在什么样的沉睡里看见你的荣誉 ,
 啊我的住地.....

当我迷失了自己而且裂开 ,
 向着那无限的深渊 ,
 当我无限地裂解 ,
 当将我覆盖的现在
 又将我背叛 ,
 裂解为一千个碎块 ,分散到整个世界 ,
 从还没有聚集到一起的一千个瞬间 ,
 从什么也没有剩下的扬到空中去的尘埃 ,
 你重新造出 (为了一个奇异的年代)
 一宗唯一的财产。

你将重新造出我的名字和我的影象 ,
 从被岁月带走的一千个碎块 ,
 而一个活的个体 ,没有名字也没有模样 ,
 啊 ,幻想的中心 ,灵魂的心脏 ,
 最崇高的爱。

沙尔蒙

安德烈·沙尔蒙 (André Salmon ,1881 - ?) 法国立体派诗人。作品有《帽子里找到的手稿》、《普里卡兹》、《人类的犁轭》等。

○奥瓦奴拉相信

奥瓦奴拉相信 在美国 空中
只有飞机来往 没有飞鸟行踪。

这个错误是这位情人的 他把正字法教你
每天晚上带你上电影院去。
爱幻想的姑娘 不如
跟我去到我那美丽的别墅，
我将用微分法使你了然
摩天楼确能摩天，
而且摩得恰到好处，

从而使老天哈哈大笑，
开心得要死了，
据说每隔四十年，
就使大地发生一次剧烈震颤，
——弗里斯科^① 就这样崩毁了啊，
它那巨大的回声由无线电向四方传播着——
象一条欧鲋炸裂了煎锅，
使它碎成七块 都是鱼的罪过。

① 弗里斯科 (Frisco)，旧金山 (San Francisco) 的俗称——译注。



○天真的屠杀

孩子们立誓作牺牲，
笑着，在铺石的院里，
嘴唇沉默，眼睑湿润，
黑爱神访问了白的；

猫眼是你们的烛光，
为了在禁书里探察
贞洁然而短命的放荡，
小家伙，它使你们伟大！

你们的母亲把虔诚
转向了无限的惩罚，
倒适合那英雄的心，

丑孩子们，美只是那
婚礼所作的许诺，
菲利克斯，阿道夫，伊多洛！

苏佩维埃尔

苏佩维埃尔(Jules Superville 1884 - 1960)，法国抒情诗人，也写小说和剧本。生于蒙特维亚，在巴黎求学，常在南美和欧洲旅行。他的诗具有一种神秘的、对乡土的怀恋情绪。诗作有《站台》(1922)、《万有引力》(1925)、《无辜的强迫劳动犯》(1930)、《不认识的朋友》(1934)、《不幸的法兰西的诗》(1943)等。



○濒危低语

不要吃惊，
合上你的眼皮，
直到它们变成
真正的顽石。

任凭心儿跳着，
即使它终会停止，
它将在隐秘的斜坡
跳动，为它自己。

双手将会伸直
在它们冰冷的船里，
而前额宽广
象两支军队间
一片空阔的地方。

○烛 焰

在他整个一生，
他都喜欢
在烛光下读书。
他常常用手
掠过烛焰，
于是他确信



他还活着，
他还活着。

自从他死后，
他在身旁
留下一支燃着的烛，
但他却藏起他的手。

○这海的喧哗……

这海的喧哗，我们都在那里，
毛发蓬蓬的树对海是熟稔的，
而那黑马走进海里，直到把肩胛浸湿，
伸长颈子仿佛要喝甜的海水，
仿佛它要离开这沙洲，
变成一只神话中的马远远地
和那泡沫的羊群在一起悠游，
和那悦目的羊毛混在一起，
一句话：变成这海水的儿子，
去吃海藻，在那深深的海底。
但是它一定知道如何在岸边等待时光，
直到允许自己走进那大海的波浪，
把它的希望寄托在必然的死亡里，
把它的头再一次低垂在青草里。



林中

在一座古老的森林中，
一株高高的树被伐倒了。
一条垂直的虚空
震颤着，形成一根树干，
在那倒下的树旁。

当它还在沙沙作响，
找吧，找吧，鸟儿们，
在那崇高的纪念里，
你们的巢在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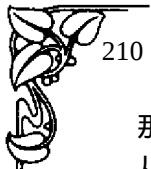
圣琼·拜斯

圣琼·拜斯 (Saint-John Perse, 1887 - 1975), 原名亚·圣·莱热 (Alexis Saint-Leger), 法国象征派诗人。一九六〇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生于瓜德罗普岛。从事外交工作，被认为是远东问题专家，曾到中国旅行，一九四〇年后流亡到美国。作品有《颂词》(1911)、《进军》(1924)、《流亡》(1942)、《风》(1946)、《航海标志》(1957)。一九五七年以后发表的三部主要诗作是《编年史》(1960)、《鸟》(1963)和《为了但丁》(1965)。

颂词(选译)

肉在野风中烘烤着，调味汁已预备好了，
而烟活泼地回到路上，赶上行路的人。





那时,一个梦游者,两颊污浊
 从一个古老的缀着强烈、诡谲而又亮丽的条纹的梦里走了出来,
 被汗珠装饰着,朝着肉的香味,
 他向下走去,
 象一个懒散的妇人:他的帆布衣、内衣和他的发都散乱着。

二

我爱一匹马——它是什么呢?——它确是直直地望着我,在它的鬃毛下。

它的鼻孔的两个富有活力的孔穴是两个看上去很漂亮的東西,在每一个富有活力的孔穴上面都有一只鼓起的眼睛。

当它奔跑时,它出汗了:那就是闪着光泽!——而我把那一个个明月压在它的肋部,在我童稚的膝下。……

我爱一匹马——它是什么呢?——有时候(因为动物熟悉什么样的力量会引起我们的赞美)

它向它的神祇昂起青铜的头,喘息着,鼓起脉网般的纹路。

三

自负的韵律降落在红色的小山上。

海龟在海峡里翻滚着,象黝黑的星星。

停泊处酿成了一个充满孩子头脑的梦。……

做一个具有安详的微笑着的眼睛的人,

一个沉默的人,微笑在他眉毛的安详的羽翼下,飞翔的极致(用他那不动的睫毛的船舷,取道欺诈的大海的路,他返回到他曾见过的事物上……用他那不动的睫毛

的船舷

他给我们不止一个关于岛屿的许诺，
有如他对一个更年轻的人说：“你将看见！”
而这就是他，和船长一起，领会了。）

四

苍天！我们的动物拥挤着发出一声叫喊！

我醒着，梦着安尼柏黝黑的果实在它多疣的截短了的英斗里……确是如此！蟹吃光了整整一株软果树。另一株树伤痕累累，过去，它的树干上常开着多汁的花。而另一株，你不能用手触摸它，如同你触摸木头，它不会下雨般落下那些苍蝇和颜色来！……蚂蚁朝着两个方向跑着。妇女们在开花的枫树丛中自个儿笑着，那些基部黑紫的黄花是供有角的动物下痢用的。……性器闻着是香的。汗水为它自己开辟出一条凉凉的路。一个孤单的男人会把他的鼻子埋进他胳膊的皱褶中。那些河岸肿胀起来，在疯狂地举行婚礼的昆虫的夹层下崩毁了。船桨在划桨者的手中发芽。钩端的一只活狗是钓取鲨鱼最好的诱饵。……

我醒着，梦着安尼柏黝黑的果实，梦着叶腋下的一束束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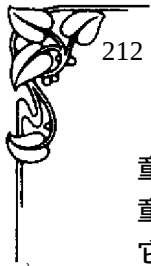
五

……现在这些平静的水象牛奶一样，
一切都倾注在清晨的柔和的虚空中。

甲板在前一天洗刷过，用的水同梦中黎明的混合物相似，

描述着美妙的天空。而白昼的令人喜爱的童年，穿过卷起的遮帘的格子，降落到我的歌上。





童年 ,我的爱 ,它只是那样的吗 ?
 童年 ,我的爱这眼的双环和爱的舒适
 它是那么平静而又那么冷淡 ,
 它又是那么绵绵不断 ,
 它在那儿是陌生的 ,被一双手联结于
 白昼的体贴

童年 ,我的爱 ! 除了给与 ,什么也不做。那时 ,
 我说起过它吗 ? 我甚至不想动一动

这些衣服 ,在绝望中 ,在清晨的绿色的虚空中。
 那时 ,我谈起过它吗 ,我们只须被利用

象一根旧绳子。而那颗心 ,而那颗心 ,在那儿 !
 让它在甲板上拖来拖去 ,比一条旧拖把更卑贱 ,更杂乱 ,
 和更破烂

六

轮到另一些走上甲板了 ,
 我仍然请求他们不要扬帆但是至于那盏灯 ,你最好把它
 熄掉。

童年 ,我的爱 ! 这是清晨 ,这是那些
 温存的在乞求的事物 ,有如歌中的恨 ,
 温存有如在唇上颤动着的羞涩 ,从侧面说出的事物 ,
 啊温存 和那在乞求着的 ,有如男性最温存的声音 ,
 如果他同意向女人的屈从弯下他沙哑的灵魂
 现在我问你 : 这不是清晨轻松的呼吸
 和白昼的挑衅的童年 ,温存如歌 ,把眼睛都拉长了吗 ?

一八

现在离开我吧 ,我要独自走去。

我将向前走去 ,因为我忙着呢 :一只昆虫等着我去商量。

我欢欣于

那有许多小眼的复眼 :多棱的 ,意外的 ,有如丝柏的果实。

否则 ,我跟那些有着青色纹理的石头有一个同盟 :而你也离开我吧 ,

坐着 ,在我的双膝的友谊中。

皮埃尔·勒韦迪

皮埃尔·勒韦迪 (Pierre Reredy) ,1889 - 1960) ,法国抒情诗人 ,早期属立体派 ,后转入超现实主义派。他是梦幻、神秘和不幸的歌者。作品有《佚国的漂流者》、《海的泡沫》、《人皮》、《冒险和风险》等。他的大部分作品 ,收入《往住集》(1945)和《人工》(1949)这两部诗集中。

○一切都是黑暗

一切都是黑暗
风儿歌唱着吹过
树木颤抖着

动物都已死去
再也没有人活着
看吧





星星停止闪烁
地球不再旋转
一颗头倾斜着
它的发拂拭着黑暗
最后一座钟楼还伫立在那里

夜半钟声响起

○观看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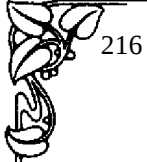
超过界限的那些头颅落了下来
每一个人都在窗子跟前叫喊
其余的人也在大街上
在喧嚷和笑声中间
有一些你从未见过的动物
熟悉的行人
和金色的面孔
小路上的声音
和更高的音调
然后快到中午太阳和喇叭
更快乐的人们开始大笑
房屋张开了眼睛
大门微笑着相互致意
当那行列在尘土中浮动着
孩子们惊奇的眼睛燃烧着
瞧着那穿蓝围裙的女人
浅栗色头发的孩子和胆怯的天使

对那些从别处来的人们感到畏惧
他们不象那些你认识的
你愿意跟他们呆在一起的人
奇怪的陌生人走过还没有消失
夜又点亮了它的灯
演出准备着它的灯火
那热情的舞女从她的衣箱中出来
臃肿的紧身衣充满活力
聚光灯掩映着身躯
月亮旋转在轨道上
他们跳着穿过这个布景
而低低的圆形广场的暧昧的影子
伴着喧哗旋转
而那做着奇异的梦的爱幻想的孩子
为他的丑陋哭泣

○面孔溶解在水里

面孔溶解在水里
沉默地
太多的重量在胸上
太多的水在瓶里
太多的影子翻转了
太多的血在楼梯上
而决不会完结的
是这水晶的梦





○暖气设备

一盏小小的灯
一盏为了照亮你而下降到你腹部的小小的灯
——一个女人的纺锤般拖长的身影——
在那边角落里一个在读书的影子
她那闲散的脚步是多么美丽

线圈在心里
故障在马达里
什么样的磁石驱动着我
我的眼和我的爱都把路走错

一件无物之物
一团重新燃起又熄灭的火
我倦于风
我倦于天空
其实我们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出于人工甚至你的嘴
然而在你的手接触到的地方我却感到热门开了而我
却不进去

我看见你的脸而我不相信它掩藏的东西
你多么苍白
有天晚上我们感到悲伤我们在轮渡上哭泣
人们向下走到那儿大笑着
有时一些几乎是裸赤的孩子从那儿走过
水是清澈的

一根红色的铜丝把灯引到那里
太阳和你的心的都出自同样的物质

○超 脱

世界是我的囚室
如果我远离了我所爱的
你并不太远啊天边的栏杆
爱情和自由都在过于空虚的天空
在这因痛苦而皴裂的大地上
一张面孔照亮了温暖了严酷的事物
——它们通常是死亡的一部分
从这张面孔开始
从这些姿态和这声音开始
只有我自己在说话
我的心在回响和跳动
一道火的屏幕柔和的灯罩
在熟悉的夜的墙壁之间
虚假的寂寞的着魔的圆圈
一束束明亮的反射
惋惜
所有这些在炉火里噼啪作响的时间碎片
又一个被撕去了的平面
又一个在点名中消失失了的事迹
从一个正在死去的人那里
能取得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



○花市岸边

瘦小的胸

啊

云彩

在她自沉的池塘里

冬天不再刮风

而

远离池塘岸

他又一次穿上他的大衣走过

人人都瞧着她在玻璃匣里

她死了还对着这些人微笑

他们不知道怀疑什么

她的瘦小的胸仿佛在颤动

你们用嘴唇在她的胸上吹气

而她的眼睛闭着注视着你们这些绅士们穿上黑色的

衣服

眼睛里闪烁着狡黠

一个小女人我对她很熟稔

悲惨随风儿吹过

扫拂着林荫路

她有一双漂亮的脚

她常常跳舞常常大笑

而现在她将怎么办呢

她转过头去

要求人们让她安息

艾品雅

保尔·艾吕雅 (Paul Eluard, 1895 - 1952) 原名欧仁·格兰德尔 (Eugène Grindel), 早期属超现实主义派, 后加入法国共产党。作品有《痛苦的资本》(1926)、《财富的眼睛》(1936) 和《打开的书》(1940 - 1941) 等。他的《作品全集》现已收入“七星丛书”。

○在一个新的夜晚

曾和我一起生活的女人
正和我一起生活的女人
将和我一起生活的女人
常常是一样的

你得有一件红外衣
一双红手套一个红面具
和一双黑袜子——
瞧见你完全裸赤的
理由和证明
完全裸赤啊佩戴的装饰品
胸膛啊我的心

○人们不能

人们不能比你
更好地了解我



你的眼睛 (在里面沉睡着
我们两个人) 为我的人的闪光
比为这世界的夜晚
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命运

你的眼睛 (我在它那里面旅行)
给这些道路的姿态
一个离开大地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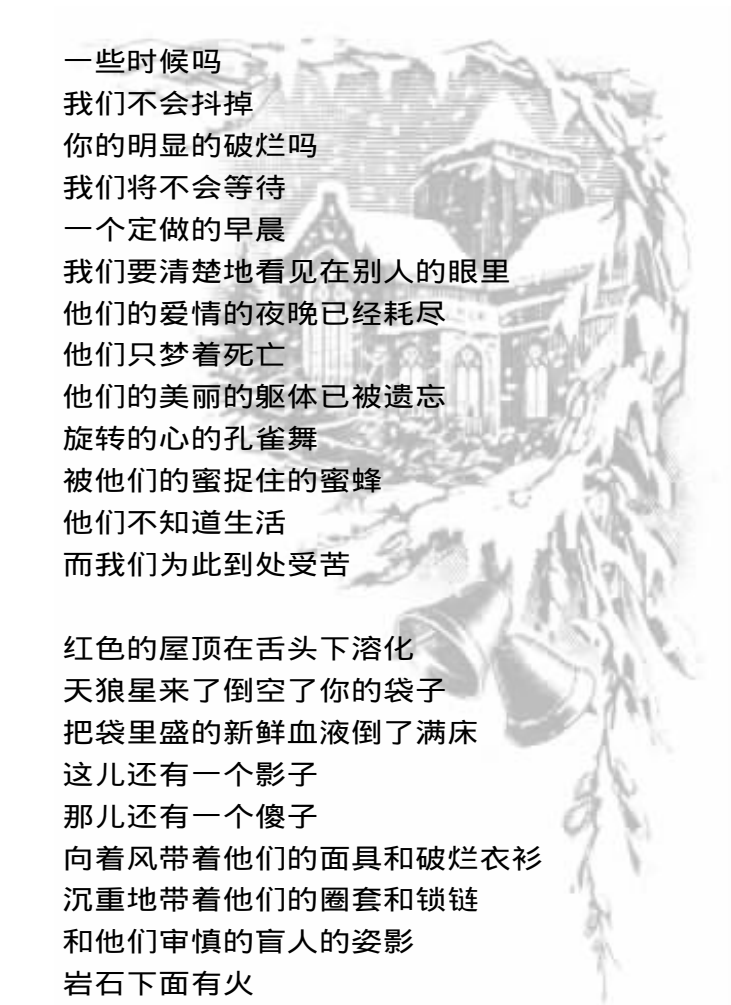
在你的眼睛里那些向我们显示
我们无限寂寞的东西
不再是它们自认为是的那些

人们不能比我
更好地了解你

○头对着墙

他们只是不多几个
在整个大地上
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孤单的
他们常常歌唱而他们有理由
歌唱
但是他们歌唱有如人们劫掠
有如人们相互杀戮

湿润的褴褛的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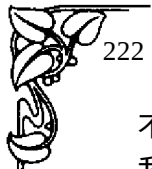


一些时候吗
我们不会抖掉
你的明显的破烂吗
我们将不会等待
一个定做的早晨
我们要清楚地看见在别人的眼里
他们的爱情的夜晚已经耗尽
他们只梦着死亡
他们的美丽的躯体已被遗忘
旋转的心的孔雀舞
被他们的蜜捉住的蜜蜂
他们不知道生活
而我们为此到处受苦

红色的屋顶在舌头下溶化
天狼星来了倒空了你的袋子
把袋里盛的新鲜血液倒了满床
这儿还有一个影子
那儿还有一个傻子
向着风带着他们的面具和破烂衣衫
沉重地带着他们的圈套和锁链
和他们审慎的盲人的姿影
岩石下面有火
为了那将火扑灭的人

注意警戒





不顾它孵化的夜
 我们有比你们的姊妹和妻子的肠胃
 更大的力量
 我们将繁殖自己
 不用她们
 只用在你们的监狱中
 敲击的斧子

〇么' 正

这是人们的炽热的法律
 从葡萄他们酿酒
 从煤他们生火
 从亲吻他们造人

这是人们严厉的法律
 保持他们完好如初
 不顾战争和不幸
 不顾死亡的危险

这是人们温和的法律
 使水成为灯光
 使梦成为现实
 使敌人成为兄弟

一个古老的又是新的法律
 它继续使自己完善



从孩子的心底 到最高的理性

阿拉贡

阿拉贡 (Louis Aragon, 1897 - 1982) 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 早年参加过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 后加入法国共产党, 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心提倡者。他在巴黎沦陷后写的《碎心集》(1940) 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 其他诗作有《艾尔莎的眼睛》(1942)、《法兰西晨号》(1944)、《新碎心集》(1948)、《眼睛与记忆》(1954) 等。中译本《阿拉贡诗文钞》(罗大冈译) 出版于一九五五年。他的长篇小说《共产党人》也早已有中译本。

1940 年的理查二世

我的国家象一只小船
被它的纤夫遗弃
而我和那国王一般
比不幸更不幸的
他仍是他悲伤的王

生活只是一场诡计
风不知道怎样把眼泪擦净
我必须憎恨一切我爱着的
把我不再有的东西给他们
我仍是我悲伤的王

心的跳动可以停止
血可以冷冷地流动



让二加二不再等于四
在窃贼的“鸽子飞”游戏中
我仍是我悲伤的王
无论太阳再生或者死去
天空已失去了色彩斑斓
我年青时代的温柔的巴黎
再见了花市堤岸的春天
我仍是我悲伤的王

消失吧树林和春日
沉默吧爱吵架的鸟啊
你的歌被送去隔离
那是捕鸟者统治的王国
我仍是我悲伤的王

这是受苦的时代
当圣女贞德来到沃库拉赫^①
啊法兰西被斫成了碎块
白昼是这样的苍白
我仍是我悲伤的王

^① 沃库拉赫 (Vaucouleurs) 法国东北部一地区,贞德曾首先向该区总督波德里古谈及援助查理七世。

○自由区^①

忘却了时隐时现的悲伤
微弱了破碎的心的跳荡
灰烬涂白了炽红的炭
我啜饮着蜜酒般的夏日
我在八月进入了梦里
在科雷兹^② 的玫瑰庄园

那是谁啊这样突然地
在园中沉重地啜泣
在微风中低声地责备
啊别这样匆匆唤醒我
只要这片刻美妙的歌
就会把绝望遣散开去

刹那间我仿佛听见
麦田中间一片混乱
各种武器嘈杂的响声
使我深深感到忧伤
无论石竹或是迷迭香
都留不住泪水的芳馨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一九四〇年五月 法国战败投降纳粹后 南部尚未被纳粹武装占领 因称“自由区”。

② 科雷兹 (Cortéze) 法国中央高原的一条小河,小河流经的一座小城亦名科雷兹。





我不知道我怎能失去
我痛苦的阴暗的秘密
轮到阴影支离破碎了
我无休无止地寻求
当出现了九月的破晓

我的爱我是在你怀里
外面有谁在低声唱起
一支法兰西古老的歌
我终于把痛苦识破
歌的迭句象裸赤的脚
扰乱了静静的绿波

雅克·普雷维尔

雅克·普雷维尔(Jacques Prevert, 1900 - 1977), 法国抒情诗人, 他的许多诗都被谱成歌曲, 广泛传唱。作品有《歌词集》(1946)、《戏剧集》(1951)、《雨天和晴天》(1955)、《故事集》(1963) 和《其他集》(1972) 等。他的诗多从日常生活出发, 手法新颖, 语言自然, 深受群众欢迎。



○巴尔巴娜

记住吧巴尔巴娜
那一天在布雷斯特^① 雨不停地下
而你走着微笑着象怒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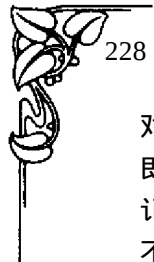
① 布雷斯特(Brest), 法国西海岸一港口。

花朵幸福地湿漉漉地
淋着雨
记住吧巴尔巴娜
在布雷斯特雨不停地下
在夏姆街我从你身边走过
你微笑着
我也同样地微笑着

记住吧巴尔巴娜
我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记住吧
还是记住那一天吧
不要忘记了啊
一个男子在门廊下面躲雨
他叫着你的名字
巴尔巴娜
你淋着雨向他跑去
湿漉漉地幸福地
象怒放的花朵
你投入他的怀抱
把那记住吧巴尔巴娜
不要嗔怪我如果我用“你”来称呼你^①
对所有我所爱的人都称呼“你”
即使我只见过他们一次

① 在法语中，“你”只用来称呼亲人或挚友，一般客气的称呼是“您”。





对所有相互爱着的人我也称呼“你”
即使我和他们并不相识
记住吧巴尔巴娜
不要忘记
那沉静而幸福的雨
落在你幸福的脸颊上
落在幸福的城市里
那海上的雨
落在兵工厂
落在乌尚特的船上
啊巴尔巴娜
战争是多么的愚蠢
淋着这铁的雨
火的雨钢和血的雨
你现在有着什么样的遭遇
而那个深情地
拥抱你的男子
他是死了失踪了还是依然活着呢
啊巴尔巴娜
在布雷斯特雨不停地下
象从前那样地下啊
但是再不一样了因为一切都已毁灭
这是可怕又凄凉的服丧的雨
即使它也不再是钢铁和血的暴风雨
多么单调的云
僵死的云象死了狗
从布雷斯特顺流而去的狗啊



在远方腐烂了消失了
 在离布雷斯特很远很远的地方
 完全消失了
 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罗伯尔·德斯诺斯

罗伯尔·德斯诺斯 (Robert Desnos, 1900 - 1945), 最初属于超现实主义派, 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收在《体和善》(1930) 和《幸运》(1942) 中。他写过不少歌词。他的最好的诗是那些富于抒情味的质朴的情诗, 其中《最后的诗》, 是从集中营里写给他的妻子尤基的。一九四五年他从集中营中得到解放, 不久即因伤寒逝世。

○不, 爱没有死

不, 爱没有死——在这心里、这眼里和这宣告了它的
 葬礼开始的嘴里。

听着, 我已对秀丽、色彩和妩媚厌倦了。

我爱着爱, 爱它的温柔和残酷。

我的爱只有一个唯一的名字, 只有一个唯一的形体。

一切都逝去了。那些嘴紧压着这张嘴。

我的爱只有一个唯一的名字, 只有一个唯一的形体。

如果有一天你记起它,

啊你, 我的爱的唯一的形体和名字,

有一天在欧罗巴和亚美利加之间的海上,

在那太阳的余晖反射在起伏的波浪的表面上时
 候, 或是一个暴风雨之夜在乡村的一株树下, 或是在一辆
 飞驰的汽车里,





在马丽谢布大街春天的早晨，
在一个落雨天，
在睡觉以前的黎明，
对你自个儿说吧，我吩咐你的熟悉的心灵，
我曾经是唯一的最爱你的人，可惜你并不知道。对你自个儿说吧，我们不必对这些事感到惋惜：龙沙^①在我之前面波特莱尔^②曾为那些年老的和死去的妇人侮辱了纯洁的爱而惋惜而歌唱。

你啊，当你死去的时候，
你将是美丽的并依然抱有希望。

而我将已经死去了，整个地包容在你不朽的躯体里，
在你可惊的影象里——你曾呈现在生命和永恒的连续不断的奇迹中，但是，假如我还活着，

你的声音的音调，你的眼色和它的光彩，
你的气味和你的发的气味和许多其他的东西都将活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而我不是龙沙也不是波特莱尔，
我只是罗伯尔·德斯诺斯，而因为我认识你并爱过你，

我完全和他们一样。

我只是罗伯尔·德斯诺斯，为了爱你

我不愿在这可鄙的大地上再去依附别的荣誉。

① 龙沙 (Pierre de Ronsard, 1524 - 1585) 法国诗人。

② 波特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 - 1867) 法国诗人。

○风景

我梦见过爱。我还爱着 ,而爱啊 ,
不再是那一束丁香和玫瑰
满溢着芬芳 ,在那森林内
在笔直的小路尽头一朵火焰憩息着。

我梦见过爱。我还爱着 ,而爱啊
不再是那暴风雨中的闪电 ,它堆放
火葬的柴堆在城堡上在混乱和分解上 ,
它在消逝中把那街头的离别辉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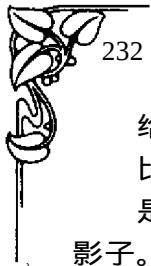
它是黑夜里在我的脚步下燃烧的燧石 ,
它是世界上没有词典能够译出的话语 ,
它是海上的泡沫 ,那空中的云。

在衰老中一切都变得劲直和充满光明 ,
没有名字的林荫道和没有打结的绳。
我感到自己和风景在一起变得僵硬。

○最后的诗

我这样频频地梦见你 ,
梦见我走了这样多的路 ,说了这样多的话 ,
这样地爱着你的影子 ,
以至从你 ,再也没有什么给我留下。





给我留下的是影子中的影子，
比那影子多过一百倍的影子，
是那将要来到和重新来到你的充满阳光的生活中的
影子。

弗朗西斯·蓬热

弗朗西斯·蓬热 (Francis Ponge, 1899 -) 是一位富于独创性的法国现代诗人。他的诗和散文诗都带有哲理性，从有些警句又可以看出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巴斯卡尔对他的影响。作品有《抒情序曲》(1948)、《诗集》三卷(1961)、《新诗集》(1967)等。

○树干

因为冬天马上就要采伐我们了
让我们表明已为树林准备好祈祷

微不足道的琐事使铃发狂
吐露出我们的牺牲啊停止吧树叶
它随着心情变化或是覆盖或是剥光我们
我们难以无休止地想象啊
你已经不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

远远离开我啊我的太真诚的树皮
到我的脚下去会合另一些时期的
过去的脸孔的过去的面具
一个公开的子遗作为和我对抗的你的命运
象你啊所有那些我们看见被陆地和水弄得狼狈的

有着它们的存活片刻的手掌
 虽然我相信你距我的德行最近
 在通常的地方死去而你是倾向它们的
 故意的死并借你的行为消除不幸
 自愿地除去你的自愿的作俑者的面具
 这样一株树仍然在它的树皮下面
 竭力向这树干表明死亡将是完美的

勒内·夏尔

勒内·夏尔 (René Char, 1907 -), 法国当代诗人。他的诗集《狂热和神秘》(1948) 和《升起者》(1950) 反映了法国南方的乡村和农民的生活。他对法国当代诗歌有很大影响。近作有《在多猎物的雨里》(1968) 和《索集》(1971)。

○索尔格

——写给伊冯娜的歌

河流这么快就离开了, 不停歇地, 没有伴侣,
 把你的热情的面孔给我的故乡的那些孩子。
 河流, 在那闪电终止而我的家开始的地方,
 把我的理智的砾石推滚到遗忘的途程上。

河流, 在你的土地上是战栗, 太阳, 焦虑。
 让每一个穷人在他的夜晚从你的收获烘烤面包。
 河流常常受到惩罚, 河流被遗弃了。

河流属于处在胼胝状况下的学徒们,
 没有风, ——它不会屈从于你和犁沟的脊岭。





河流,空虚的心灵的、褴褛的和怀疑和河流,
自行宽解的古老不幸的河流,小榆树的、怜悯的河流。

古怪的河流,狂热的河流,琢石者的河流,
松开它的犁而与说谎者为伍的太阳的河流。

比自己更好的河流,刚诞生的雾的河流,
使恐慌在它的罩子四周消融的灯的河流。
牵挂着梦的河流,使铁生锈的河流,
那儿有星星的影子(它们拒绝把它给与大海)的河流。
转移了的权力的河流,进入河口的尖叫的河流,
咬啮葡萄树和宣告新酒的飓风的河流。

具有一颗决不被这疯狂的监狱世界摧毁的心的河
流,
使我们对天边的群蜂保持狂热和友善的河流。

○还给他们

还给他们那已不再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将重又看见收获的谷粒包裹在麦穗里在麦秆上
摇曳。

教给他们,从降落到飞起,他们脸上的那十二个月份,
他们将珍爱他们心灵的空虚,直到希望萌始;
因为没有什么能造成毁灭或是因灰烬而高兴;
而他,他知道怎样看到大地终于有了果实,

没有挫折能使他动摇,虽然他的一切都已失去。

安德烈·弗雷诺

安德烈·弗雷诺(André Frénaud,1907—)法国当代诗人。他的诗集《国王—占星术士》(1943)反映了由于德国占领所引起的失望和厌恶情绪。作品还有《农民们》(1949)、《没有乐园》(1962)、《历来如此》(1970)等。

友爱

满满的一网回忆
为什么他们要为我把它拉起来呢
我的狗的眼睛 小学生
我常常唱的那些歌
那对于怪诞的故事的热情

在这童年中我不认识自己了
我把这痛苦的雾赶走
让风带走这微烟

让我孤单既然我是孤单的
当我避开它时我还是想抓住它
重建整个的人直到今天的我
他常常接受他的位置和他们的娱乐
啊灼热在今天伤害了我

为你也为我惋惜因为这不容许
兄弟



在友爱中在夜的冰凉的胸前
在我们的母亲的和谐里
一个孤单单的

拉图尔迪潘

拉图尔迪潘 (Patrice de la Tour Du Pin, 1911 -) 生于索格涅。他把他所有的诗都编入《诗合集》三卷中 (1947、1959、1963)。他在诗中创造了自己的神话, 以他的故乡索格涅的景色为背景, 一些幽灵似的人物在其中活动着。他的过于隐秘和奇特并不总是成功, 但有个别诗篇是出色的。

○洗衣女人

我们应该从更高的地方看看树林
在树梢上, 风儿在枝条间嬉戏,
那从南方来的风通常饱含着水分,
又是那样徐缓地和别的森林边沿会聚;
你将听见它升起, 吉玛, 如果你弯身向前,
因为我有一只猎犬的鼻子能预知风暴来临,
风暴将会使我的河流泛滥:
在今晚以前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敲打就要消失的一个村庄的破烂衣衫……

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逃避, 或许
你已经知道这种狂热的冒险,
这种向海的王国的袭击,
在那洪流中可以看见可爱的容颜,
漂流着的孩子们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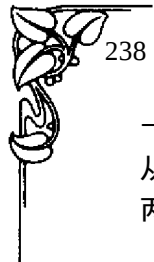
和被水淹没的村庄的呼唤。

但这并不是这样卷动的风，
我们应该认得它，带着本能的畏惧：
堤坝一定裂开了，死气沉沉的水
将在我们面前气喘喘地涌进：
吉玛，别想到我的河流的不幸，
那是整个的冬的峡谷，发抖的
漩涡——在永恒的战栗里。
吉玛，这远远超过一只洗衣船
如此缓慢地浮着，使你觉得它不动，
但是一些移动着的形体从我们面前经过，
——而风把你的发扬向空中！

现在你注意到升腾着的水的喧闹，
我们被卷入了湍流的中心：
你将再一次生活在传说里，那是他们
在黄昏时分在被风暴隔绝的村子里讲的：
一只木船向大海漂去，
载着歌声和疯狂的女人们的笑声驶过，

在被遗弃的峡谷里永远失去了踪影……
你还记得这样的风暴吗，吉玛？
它是这样猛烈，从那边带来如此多的喧哗，
被大水冲刷的村庄的喧哗，被一种
你所不了解的恐惧驱向混乱的动物的喧哗：
它们随着人们逃到高高的休耕地，





一个完全被围捕的,不动的世界,
从上面望着我的河流在泛滥,
两个人在河上航行而没有上岸的愿望!

而我们是仅有的活着的灵魂,
大水将使我们和空幻的事物混杂在一起,
在他们再一次发现的惊奇里,
一些使人喜爱的地带因他们经过而狂喜,
我们一一知晓的草地上的禾草,
灯火全部熄灭了的村子,在月光下
在深夜里,巨大的恐惧将在那儿巡劫!

但是我们将远远地在另一些村庄中间,
我们将在毁灭的波涛前面走过去,
为了看见田野消失在一个冬天的夜晚,
看见乡村深处的结霜的黎明。

而最初的鸟儿们在晨曦里……

伊夫·博纳弗瓦

伊夫·博纳弗瓦(Yves Bonnefoy, 1923 -),法国当代诗人。他的诗受莫里斯·塞夫(十六世纪法国诗人)和后期象征派诗人瓦雷里的影响,比较隐晦难懂。作品有:《动与不动的战壕》(1954)、《荒漠统治的昨天》(1958)、《彼埃尔在写》(1965)等。他还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写过不少评论。

○这儿是祖国的地方

这被撕裂的天空对于你是太低了,

这些树侵入了你的血的空间。
这样 ,啊卡桑德拉 ,别的军队已经来了 ,
没有什么能延续它们的动乱。

一个花坛装饰着门口。他回来了 ,
微笑着靠着它的大理石面。
这样 ,在这叫做树园的地方白昼降落了 ,
它常常是说话的白昼和有风和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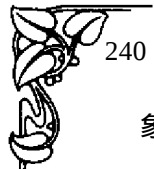
○战场

——
这儿是被打败了的悲哀骑士。
在他守卫着泉水的时候 ,我开始
醒来 ,而这是穿过优雅的树从
和在水声的闹嚷中 ,持续的梦。
他沉默着。他的脸是我在所有的
泉水中或悬崖上寻觅过的 ,死去的兄弟。
一张战败了的黑夜的脸 ,在那个
被撕裂了的肩膀的黎明上斜倚着
他沉默着。在战斗结束时 ,他能说什么 ,
说谁被这令人信服的言词打败了啊 ?
他把裸露的脸转向大地 ,而死了的
是他那孤独的喊叫 ,发自内心的安息。

二

但是他在更深的泉水上哭泣 ,





象死神的天竺牡丹一样开放

在那十一月的泥污的水的空地，
而那水向我们诉说死的世界的吵嚷？

我仿佛，斜靠在今天的执拗的黎明上，
这是我的债务和我所夺回来的。
我仿佛听见啜泣，为那永远存在永不殡葬
我那神秘的恶魔而啜泣。

啊，你将重新出现，我的力量的海滨！
但是让它存在，别管那指引我的今天。
阴影啊，你不再存在。而如果阴影再生，
它将是在夜里——在整个的夜晚。

○让和让娜

你问这低矮的
破败的房子的名字，
它是另一个国家的让和让娜。

当粗野的风穿过大门，
那儿没有歌唱也没有形影。

它是让和让娜，而白昼的灰泥
从它们的灰色的面孔上剥落下来，
我又看见古老夏天的窗玻璃。你可记得？

离最明灿的玻璃远远的 ,那阴影的拱形的女儿。
今天 ,夜里 ,我们将生一炉火
在那大厅。
我们将离开 ,
我们将让火活着 ,为死去的人。

雅克·迪潘

雅克·迪潘 (Jacques Dupin, 1927 -) ,法国抒情诗人 ,巴黎的一位出版家。写过许多艺术评论。出版的诗集有 :《攀登》(1963)和《风口》(1969)。他的诗采用传统的形式 ,但所用的形象或比喻却象万花筒一般使人眼花缭乱。

○埃及女人

在你沉沦之处 ,深度即不再存在。
这就够了——我带走你的呼吸在一支苇管里
为了沙漠里一粒种子在我的脚踵下面绽开。
来了的一切 ,在一记打击之下 ,什么也不再存留。
只有那个烙印还在我的门上 ,那是
拿香料殓尸的人用烧伤的手留下来的。

○骨灰瓮

无穷尽地守望着第二个夜晚降临 ,
穿过那迟钝而明亮的焚尸的柴堆 ,

它已变弱了 ,由于没有骨灰产生。
然而终于那嘴 ,那嘴充满了泥土



和愤怒，
记起它自己正燃烧着
并给河上的那些摇篮引路。

让·马拉克

让·马拉克 (Jean Malaquais, 1902 -) 法国诗人和小说家, 于四十年代迁居美国。

○塞纳河畔的巴黎

——先生你曾听说过塞纳河畔的巴黎吗
我很想到那儿呆上一天——呆上一小时——
再看一眼我出生的那所房子
我出生的那条街
我在雨夜走过的那些街
追随我那万千只蜜蜂
去拾取我那梦之蜜
售票员先生

——塞纳河畔的巴黎——是的——我好象听说过
那是一个可怕的国家
一个可怕的贞女戴着城堡和大教堂的头饰
象一条银色的纱巾
我的儿子——因为我有一个儿子——他十岁
有时在吃过晚餐的甜点心后
激动地对我说起
那过去了的

那些过去的世纪
那些古老的时日
那些沉没了埋葬了的城市那些庞培们希巴女皇们^①

——售票员先生

我很想到塞纳河畔的巴黎去再看一眼
沙滩广场上高高低低的石砌路和
运送着带血的冰块的近郊和
炫耀着红色腰带的远郊和
给菖蒲花祝福的圣热纳维埃芙和

——啼——别那么高声——

他们说圣热纳维埃芙已经死了
他们说她已经
被第一百四十九特别法庭判决了
由于在公共场所行为放荡

——售票员先生

我很想知道在塞纳河畔的巴黎秋天是不是在纺她的
羊毛线
在我的童年的树林里
那些古老的公寓是不是还在谈论那可以追溯到多么
深远的
我的高贵的光荣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书

^① 庞培 (Pompée, 公元前 106 - 48), 古罗马统帅, 希巴 (Saba), 阿拉伯南部一古国, 今也门所在地。



——闭嘴——我有一个儿子
——你要惹我发火了——他十岁——
瞧——在晚餐后——不会等很久——

——售票员先生

我很想知道

——你很想知道那么好吧你去乘到 A 的车
在 B 换车在 C 睡觉在 D 下车而在那儿
你提心吊胆你把钱包拿在手里

悄悄地

小心地打听

那无名的驾船的人

那摆渡的人

那划桨的人

那渡轮

那知道边界的人

那地带

那中间地带

那个人 老兄 他知道冥河就象长虱子的人知道自己的虱子

——那末我去乘到 A 的车

——乘到 A 去的车乘到 Z

到罗盘上三十二个点中的随便哪个点

上帝无所不在而条条道路

通向德意志